

2013 打狗 得獎作品集
鳳邑文學獎

指導：高雄市政府
主辦：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執行：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筆墨
由我·寫
南方

目次

序	文學是城市跳動的心臟	高雄市長／陳菊	006
序	開創文學新浪峰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史哲	008

小說類

總評／沒有共識的共識／彭瑞金 010

首獎 故事／張羈青 012

評語／周芬伶 030

評審獎 浴／游善鈞 032

評語／郝譽翔 042

如何拍攝靜止的閃電／陳榕笙 044

評語／彭瑞金 054

優選 民國風景／陳金聖 056

評語／李維菁 066

溝／韓必晴 068

評語／李喬 082

彷彿情詩／沈眠 084

評語／郝譽翔 098

小說類決審會議記錄 100

散文類

總評／省思生命以完成自我／吳 晟 108

首 獎 鳴寮／林娟娟 110

評語／陳 列 116

評審獎 伏魔錄／沈宗霖 118

評語／楊 翠 124

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陳秀玲 126

評語／林文義 134

優 選 沙島物語／倪惠娟 136

評語／李志薈 146

練字／蘇園雅 148

評語／陳 列 154

手勢／游善鈞 156

評語／李志薈 162

散文類決審會議記錄 164

新詩類

總評／詩意的創造／凌性傑 174

首獎 讀John Thomson攝影日記有感／鄭立明 176

評語／楊佳嫻 178

評審獎 牡蠣男孩／黃文俊 180

評語／凌性傑 182

手指練習／李長青 184

評語／曾貴海 186

優選 日子／郭家斌 188

評語／楊澤 190

番茄切盤／王正良 192

評語／楊佳嫻 194

教師手記／大雨 196

評語／曾貴海 198

新詩類決審會議記錄 200

臺語新詩類

總評／成熟的體會／李魁賢 208

首獎 林安姑娘／施俊州 210

評語／李漢偉 212

評審獎 遠洋的記持／趙韓文 214

評語／李敏勇 216

海洋若是一首詩／陳金順 218

評語／廖瑞銘 220

優選 大樹區的星海／梁明輝 222

評語／陳昌明 226

阿爸的煤炭／張宗正 228

評語／陳昌明 230

瘋神機／林貴龍 232

評語／廖瑞銘 234

臺語新詩類決賽會議記錄 236

「二〇一三打狗鳳邑文學獎」徵稿辦法 244

文學是城市跳動的心臟

高雄巿市長 陳菊

大高雄自從縣市合併後，推動許多大型的國際級建設，讓港都成爲全臺最亮眼進步的城市。但是我們始終沒有忘記，無論城市建設得多麼新穎華麗，文學始終是賦予我們城市生命及動能的心臟。只有用文字對摯愛故鄉，做最真誠深情的描寫，及無微不至的溫柔關照，才能顯現大高雄靈魂深處最優美的輪廓。

高雄這幾年的蛻變，大家有目共睹。除了開啓港都全新國際級大都會的風貌，高雄巿立圖書館總館等諸多大型文化建設的興建，更是文學和文化資產最豐沛的累積，形成大高雄文創動能的新動脈。我們堅信，偉大的城市，需要有堅固的樑棟來支撐，文學便是這城市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在大高雄建設全方位起飛之時，文學活動的推動及對這塊土地的書寫，始終是我們謹記在心的文化建設。每次的打狗鳳邑文學獎都是一次文學高峰的攀登，讓各地熱愛創作的朋友，在此找到了文學豐沃的土壤，進而落腳生根、發芽茁壯。高雄出身的創作者，更以文字書寫出這座城市最美麗的風情，以及個人生命在城市裡的迂迴轉折。

今年的打狗鳳邑文學獎同樣吸引許多文學愛好者共襄盛舉前來參賽，評審委員們對於作品多樣化的呈現亦感到喜悅及驚喜。最後經過激烈競爭脫穎而出的獲獎作品，除了細膩書寫土地及人們的濃烈情誼，更凸顯當代的生活樣貌及省思，呈現南方璀璨瑰麗的重要文學動能。

經過多年的努力經營，這座城市不但吸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學生命養分，更營造出蓬勃朝氣

的文學新樣貌。如今，一年一度的打狗鳳邑文學獎，不但深度結合高雄大都會風情與小鄉鎮鄉土人情，其文學篇章的書寫，更遍及從海洋到高山的豐沛自然生態，展現了族群及人文的美麗景致。相信，在未來，文學——我們這顆城市的心臟，將永續蹦跳出歡悅無比的生命力。

開創文學新浪峰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打狗鳳邑文學獎因縣市合併而誕生，不但推動大高雄文學版圖的擴大，更見證地方書寫脈動的風起雲湧，已成爲南方文學發光發熱的創作平台。今年文學獎得獎作品，不但擁有地方風土人情深刻細膩的篇章，更開拓創作的方向，掀起一波波瀾壯闊的文學新浪峰。

今年的打狗鳳邑文學獎共有三百一十三件作品參賽，我們邀請到國內大師級創作者，和中新生的文壇菁英們，共同評選出這次的得獎作品。評審委員們對於此次參賽篇章內容議題的多元化及本土化，都給予以一致的肯定，且認爲經過這幾年的文學獎舉辦，已形塑出某種南方文學特色，並展現出新的創作角度。

如參賽作品高達上百件的新詩類，首獎〈讀 John Thomson 攝影日記有感〉一詩，把生硬的攝影語言，轉換成更具詩意的文字，不斷辯證古今看法，呈現穿透歷史的流動感。散文類首獎〈鴨寮〉，以平實的文字，記錄大高雄農村景象以及地景，回顧童年記憶和親情，獲得評審的青睞和一致推薦，是這次參賽作品裡，深入地方書寫風土人情的代表作。小說類首獎〈故事〉，以影像出租店的店員，書寫影像最終難逃幻滅的宿命，觸及現代生活的荒謬和省思。

臺語新詩類的部分參賽作品，題材觸及現代人的網路生活或反核等時事新聞題材，讓評審們驚喜萬分，直指這是臺語詩跨出政治及親情等傳統主題的新嘗試。首獎〈林安姑娘〉描寫傳教士們艱辛的傳教過程，紀念其重大奉獻，更藉此重新詮釋臺灣文學及歷史的發展。

此次得獎者涵蓋二十至六十歲的年齡層，可見除了年輕的文學新血持續加入外，中壯輩的創作者亦持續筆耕不輟，在文學競技場上共同一較高下、切磋琢磨。尤其特別的是，過去兩年皆是中壯年天下的臺語新詩類，今年有一位尚在大學就讀的學生獲獎，顯見獎項的持續舉辦，在寫作人才或題材創新上已漸有小成。

除了對參賽創作的肯定之外，評審們更懇切希望，熱愛文學的朋友們日後書寫時，可放入更多對土地與人們的情感，並且設立更遠大的文學標的及夢想。我們相信，打狗鳳邑文學獎就是以如此豐沛的生命力，讓大高雄在築夢踏實的節奏裡，穩定前行，我們更盼望一波波新血匯入這片廣大的文學大地，讓這座城市因為擁有夢想更加雄偉壯闊。

小說類


總評
▽

沒有共識的共識

彭瑞金

今年的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類一共有五十八篇作品參賽，由李喬、李維菁、周芬伶、郝譽翔和我五位委員擔任複審和決審。複審時，有八篇作品得到兩票，有十四篇作品得到一票，沒有一篇作品得到三票以上的票數，是我歷年來參加打狗或打狗鳳邑文學獎評審，印象中最缺乏共識的一次評審會。雖然任何文學獎的評選，都可能因為評審背景、文學觀的差異產生歧見，其結果也可能令參與競賽者有未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所有的評審會評審的結果，都是所有評審的共識。今年的小說評審在進行決審前，對得到兩票的作品以及僅得一票的部分作品，也都經過充分的意見交換，對決審的陣容也進行補強，最後進入決審討論行列的一共有十一篇作品。我必須盡責地向所有參賽者報告，對評審的最後結果言，似乎我們誰也沒有說服誰，複選就大致決定了本屆得獎的結果。

從複審時得票普遍偏低的現象，也可以說今年度的小說作品程度相當「整齊」，僅有將近百分之四十的作品，也就是五十八篇中有二十一篇作品獲得五位評審當中的一位評審青睞，看出它的可取之處。獲得五分之一評審認可的作品，僅有八篇，占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十五不到，最後還能產生得獎作品，當然是按照遊戲規則——評審辦法，產生沒有共識的共識。五位評審唯一的共識大概是參賽者值得鼓勵，希望發出獎金能在來年鼓勵更多參賽者。



依我個人推想，今年度應徵小說所以程度「整齊」的原因，和作者群的年輕化有關，年輕的作者勇於炫奇、長於發揮想像，甚至是幻想、玄想的特性，也就難免出現「輕化」的現象。看到部分寫破落農村、破舊眷村故事的老舊題材，也能被輕化，寫得虛無縹緲，也就無異乎若干血淋淋的現實被寫得金光閃閃了。但從評審的結果言，缺乏一定重量的小說，如果只能吸引評審的眼光，從他的眼前飄過——請注意每位評審的視力都不太一樣，就很難避免有人看到、有人看不到情形了。相對的，有鉛塊、石塊般重的小說，打不痛某些評審的心，也打得痛他們的腳。說白話就是能提供評審實質討論的基礎。至於飛來飛去的作品，真是有些為難評審為你高來高去爭辯什麼。

對於個別得獎作品的好處，我們都推定了評審做個別的推薦討論，就不再這裡贅述。不免俗地，這裡也恭喜所有的得獎人，希望得了獎能激化各位的創作力。

故事

· 張羸青

入夜之後，我的工作將逐漸忙碌起來。

我工作的地點位於大馬路邊的小店面內，招牌的霓虹光線有些舊化，被一旁濾水器店面的LED強光招牌給壓過而無法讓人第一眼就注意到。但這無所謂，因為大部分來店的都是老顧客。我們店面窄小但深長，長型DVD架沿著牆面一直到底。店小只有我一人顧店，站在櫃檯前，對每次打開的電動門溫柔地說起：「歡迎光臨『好時光』。」

在來上班之前，我便觀察到租片的人以男性居多，所以我在和中年老闆賢哥面試工作時，就穿上我唯一一件碎花小洋裝，把頭髮梳成長馬尾，畫上腮紅、唇蜜與濃郁的眼妝。那時賢哥只看了我幾眼，再看了我的簡歷，就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來上班。於是每次上班前，我總是先把頭髮梳理整齊，刷好假睫毛，略微補妝，特別是腮紅與眼妝，男生總對眼妝無法抵抗。而我說話時也和平常不同，盡量將音調升高，在話語之中略帶著甜美與嬌嗔，聽來溫馴像隻可以撫摸的暹羅貓。「這支片可以租三天喔。」我微笑站在櫃檯一一掃描那些DVD殼上的條碼，再微笑著將DVD遞上客人手中。其實，我在心中藏著幾個祕密沒有和老闆吐實。雖然我在DVD出租店當店員，但其實我不喜歡看電影。我會來這裡，只因為這是相對輕鬆的工作，不像便利商店，一整天都因客人眾多而忙碌不已。

我不喜歡看電影有幾個原因，但我想，最大的原因是我無法忍受炫光不停、剪輯快速的電影畫

面，然而每個約會的男生都想約我去看這種影片，讓我看完頭暈卻要忍耐裝作沒事。更糟糕的一次，是我暗戀的男孩約我去看電影，電影才看到一半竟遞來一張紙條。我打開紙條用電影畫面中跳動的炫光才看清，紙條上寫道：「我已經有交往的女友了，妳願意當我第二個女朋友嗎？」

當時我非常生氣，或許他猜想我不會在大庭廣眾之下反應，但我當下就站起來，給了他一巴掌當作電影音效，再往出口走去。

我不愛看電影，但是總需要介紹電影給顧客，所以我總是盡量地聽。我常常看著店內的人，隨意叫一位要挑片的男生，拋出問句：「哈囉，這部怎樣，好看嗎？」

男孩們不分類型，總會湊過來，開始各自解讀著故事。

「這部很好看喔，妳知道嗎，這男主角竟然跑到自己的腦袋裡面，去救記憶中的女朋友，超玄的，根本就科幻片嘛——結果太悶了，我看到都睡著了。哈哈，說不定我睡著時，已經去拯救了我的夢境，只是醒來以後忘記了，哈哈。」

眼前這位戴黑框眼鏡的男孩對我毫不掩飾，以自己的觀點解釋故事。

由於找男人說電影這件事情，我總是屢試不爽，所以我猜想，這世界上所有的男性不需學習，就有著與女性解釋故事的本能。這樣也好，我不用花時間看過這麼多影片，況且，通常看電影的人不希望知道太多劇情。

「這個故事很好看，一個人跑到了自己的腦袋裡面，去救記憶中的女朋友，超科幻的。」我如此告訴下一個詢問的人，通常都有效，他們得到了提示，但是沒有得到內容。我總是提醒自己不能多說，要記得，內容需要隱藏，那是人生之中少數的娛樂，我把這稱作「不可預期的樂趣」。

每天晚班結束後，我關上燈，拉下鐵門，騎著腳踏車在深夜的城市穿梭。回到我租的小套房內，洗完澡就看著深夜的老三台重播的老電視節目，有時有《龍兄虎弟》和《繞著地球跑》，看著十多年前的張菲與胡瓜流利地製造笑點。

我其實想從這些老節目之中看到往昔的父親，但我總是看不到，他是個樂隊手，專職小喇叭。

我看節目的這天，張菲正訪問還青春著的葉蘊儀。葉蘊儀握緊麥克風，一臉純真地說著自己喜歡喵喵，還喜歡G（豬），因為G在她心目中是粉紅色的。隨後，張菲又眯著眼問她，喜不喜歡年長的人。葉蘊儀說，雖然四十歲的男人可以當她爸爸，可是她能接受與這樣的人談戀愛。

夜深了，我看著節目打了個呵欠，隨後螢幕冒出極大的紅色黑體字寫個歌名，伴隨而來的是單歌時間，幾盞燈配上景片，再噴些乾冰，讓歌手在畫面中獨唱，是卡拉帶沒有樂隊，曲畢，我便熄燈去睡。

沒有故事的時間如此單調，情緒無法起伏，所以我們期待故事發生，一旦故事發生，故事會流竄，繁衍，甚至回到自己身上。有一次我放假沒上班，中午時素顏坐在便利商店內的座位上吃著微波便當，聽著我身邊幾個大學年紀的男孩湊在一起討論。

「欸，你知道那個好時光DVD店夜班的女店員嗎，綁馬尾又化妝的那個，靠，她超正的！」

「對啊對啊，她眼睛好漂亮，我爲了看她去租過好幾次的說！」

聽到這裡，對我這種注重外表的女生來說當然非常高興，但隨後的討論反讓我差點噴出口中的咖啡。

「聽說她很好上，好幾個朋友已經上過她，我也來追看看。」

「髒死了，公車你也要。」

「不會啦，戴套就不會髒啦，破處比較重要啦！啊哈哈。」

「都幾歲了還處男，丟臉死了啦！」

我在一旁聽著，愈聽愈覺得這群男生噁心無比，怎麼會有人這樣無稽地猜想他人？可是當他們離去時，我看著他們的背影離開便利商店，一瞬間我突然意會到，他們與我是不同世界的人，對他們來說因爲我遙不可及，所以我的存在只會是一個故事而不是實體，和我們平常討論著電影中的故事，報紙之中的故事，鄰里之間流傳的故事，那些喜歡的女孩男孩之間的故事，全都是一樣的。

我也突然想到，如果這個世界毀滅，世界只剩一個人，除了自己之外，再也沒有故事被創造出

來，那會是多麼無聊的一個世界？我們在現實中活著，但是期盼被故事給娛樂，被操弄，被取悅，人類出生之後無須教育就會對故事有反應，我突然了解，這是人類的天性啊。

深夜回到家，打開電視，這年頭的頻道比以前多出一百台，可是卻變得非常無聊，我繼續看著深夜的《龍兄虎弟》重播，看著張菲正在動頭皮，電視畫面之中，他叫出了弟弟費玉清，費玉清對著螢幕表演了一個藏入色情笑話的故事，配著罐頭笑聲，我一邊擦乾頭髮一邊聽著，也轉過頭來看著螢幕而呵呵笑起。

明明盜版猖獗，DVD店都快經營不下去，那天，老闆賢哥的兒子阿光想看的片被租走，他竟然說沒關係，他回家「抓盜版」，他家網路流量很大，只要十分鐘就可以抓完，還說想要和我一起看電影。

「欸，你家開DVD店，你下載電影來看，你不怕你爸生氣？」我看著阿光輕佻的表情，只好扯出他爸爸，希望他有點良心。

「他又不知道啦，唉叻，《全面啟動》都被租走了啦——沒關係啦，我下載一下子就完成了，很快喔，超方便的。」阿光的手不安分一直摸上我的手背，說的話也令我噁心，我把他的手推開，趕緊擦乾淨別的DVD殼。他悻悻然地看著我，隨便抓了兩片卡通讓我掃描後就快步離開了。

我知道現在盜版嚴重，租片的人愈來愈少，每個願意上門來租片的人就是給我工作的人，所以我都盡量地取悅他們，儘管有時，有些人只想偷摸我的手吃豆腐，他們租了一些三級片，比方《修不好的床頭櫃》、《麵包師傅學水電》這種片子塞到我面前，再對我吃吃笑著。有些人則是塞一些自己是律師或是經理的名片，說小姐有空一起吃個飯，然而我都把那些名片塞入店內抽屜，一點都不想。

我認識的男人不多，有些手腳都不太乾淨，除了一位騎野狼的男子。

在DVD店工作數週後，我便從來客的身分層級與來店時間判斷出，大部分顧客都是下班後騎

著摩托車到來，這總讓我猜想，開車的人們比較有錢，總會找更高花費的娛樂，會去可以停車的影城看院線片。出租 DVD 說白了，就是給像我們這種中下人士的省錢消遣。我總想像著，那些摩托車騎士從上班公司離開後，鑽入街道車潮，沿路騎到 DVD 店門口的模樣。

南部的黃昏把街上每個騎士的身影都拉得好長好長，他們在都市之中穿梭來去，打扮與穿著相似，分不清楚誰是誰。有的人從工業區離開，通勤路途正要開展；有人騎車坐船穿過渡口，在兩岸之間接駁。他們歷經許多紅綠燈等待又起步之後，穿過熙熙攘攘的街口，終於來到我店門口，解下安全帽進入店內，或蹲或站在櫃位之前挑選。

騎野狼的男子只是那些萬千的騎士之一，但他不像那些毛手毛腳的男人只對我外貌有興趣，目前看來，他只對我的「故事」有興趣。

那天，夜已深沉，我打了好幾個呵欠後準備關門。當鐵門半拉的時刻，門外一個男生騎著野狼匆忙來還片，我看了一眼，他年紀看來大概大我十來歲，留著短髮一臉鬍渣，雙眼眼袋很深，穿著工業區鋼鐵廠的制服。

「小姐，我要還片。」

我收下他手中的 DVD，看他倉皇騎走，在深夜街頭成爲穿越街燈後的一紙剪影。

這人來了好多次，他總是在同樣的深夜時刻還片，我收下 DVD 掃描了條碼，按照資料，租片的人是個女生？或許不在我工作的時段借片，所以我沒有印象。不過男人大可將 DVD 丟到還片孔，但他卻沒這麼做，總是那麼剛剛好的親手拿給了我。

那次他又來了，還完片，我正要拉下鐵門時，他的摩托車竟然拋錨在店外，努力踩發卻仍發不動，額頭上汗水像是我手上可樂罐身的冷凝水一樣多。

「嗨——」我好奇起來，走過去開口問起。「我沒看過你來租 DVD 呢。」

「嗯——都我妹妹租的。」他想了想回答，繼續踩發，額頭上滴落汗水。

「你在鋼鐵廠工作嗎？做什麼？」

或許是女生比較讓人沒有戒心吧，他一邊踩發，一邊低著頭對我說，他在鋼鐵廠最炎熱的煉鐵部門工作。

煉爐，一個我無法想像的炎熱世界。他說，整天看著溫度極高的火焰，人生的想法也不太相同，他有時會想像自己掉到煉爐裡面去。

「小姐，妳看那熔化的鋼鐵溫度有幾千度，妳知道如果人進去會怎樣嗎？可能連痛都喊不出來，人就被這溫度給熔化了。」

我聽到「把人熔化」這幾個字，眼睛瞪大起來。

「有時想想，這溫度超過人體感覺，應該就像是被太陽給瞬間蒸發，連痛都不會有了，如果有一天不幸發生，可能比那種癌症臥床很久，要死了又救回來死不掉的狀態好很多很多。」

這畫面對我這普通人來說實在太奇特，我想像不了鋼鐵廠的煉爐有幾度，只能想像眼前這男子的姿態，他跌落煉爐被熱度吞噬，逐漸從腳底到頭頂熔化消失。如果這樣的話，他最後的視線會看到什麼呢？一片炎熱如岩漿的火紅世界，還是什麼都看不到？最後整個人成爲元素融入了金屬裡，一個曾經存在過的意識就在熱度面前瞬間消失，對我來說，這比恐怖片還要恐怖。

「妳還不去喔？」男子問我，他不知道其實我被恐懼勾起了興趣，聳聳肩說。「怕你還發不動啊，要幫幫顧客啊。」

「喔，真好心——欸，妳怎麼會來做 DVD 店？」

果然，聽完了一個令人情緒起伏的故事之後，我們都必須要用故事來交換另外一則故事。其實，在我做 DVD 店員的時間之中，我也一直在期待有人會願意聽我說我自己的故事，一則自己一直無法解釋的故事。

我的父親死於一起密室謀殺案。

那日夜裡，母親早已入睡，警察倉皇地上門通知父親死亡的消息。我們趕赴一間車站附近的老旅社，進入八樓的房內，發現父親所在的房間雖然老舊但保持乾淨，床頭上擺著保護法國號的硬殼

箱，對外的窗戶只開了一小縫透氣。

我與母親驚訝地看著父親全身衣著完好，臉龐看來沒有死亡的痛苦，懷中抱著一個嶄新晶亮的法國號。

警方開始探證，採不到門把上的其他指紋，門外門內也都沒有其他腳印，監視錄影也沒拍到，什麼證據都沒有，室內只有父親的屍體。警方會懷疑父親是去找小姐，但若是這樣，為何沒有任何證據？而他為何把法國號抱在懷中？況且父親的職業是小喇叭樂手，他身邊應該有的是小喇叭，怎麼會是法國號？他專用的小喇叭還在家中並沒有拿出來啊。

況且，如果有人殺他，他為什麼至少用法國號吹出宏亮的聲響，讓全旅社的人都注意到他，進而救他一命呢？

母親嚎啕大哭和警察說，還記得那天晚上，父親說自己要去參加一個地方有力產業人士「打馬膠張」辦給「拆船明仔」的七十壽宴，並且要在聚會上演奏小喇叭，那為什麼最後會出現在旅館這裡？為什麼？

沒有資訊，也查無異常的通聯訊息，一切如謎，母親一直責怪著那些找父親出去的人，直到警方驗屍報告出來，父親單純是心臟病猝發而死亡，有了這證據之後，母親突然失去可以責怪的人，每天都消沉難受。她堅信父親一定死於他殺，此後，母親便陷入精神錯亂，開始隨意編造父親的死亡經過。

在母親的意識之中，父親捲入角頭之間的紛爭，「拆船明仔」與「打馬膠張」兩方的角頭老大請父親這樂手做見證人，然而父親被其中一位角頭老大給妒恨，被小弟用插入毒針的雨傘尖刺入大腿，三小時之後引起心臟病發作，由於傷口過小，而且藥劑劑量很低，所以警察根本不知道父親是被毒死的！

我聽著母親邊洗碗邊說的這段故事，也不知道該回答什麼，對於父親竟然捲入角頭紛爭這種想法嗤之以鼻，那些產業角頭都和他稱兄道弟，況且父親只是個樂手，不偷不搶也不爭，到底能和誰

有致死的糾紛呢？

原本以為故事到此停止，但是過了兩個月之後，母親在每日細心推敲之下，父親的死亡情節便更加進化，之前那根毒針只是表面的線索。其實，父親早已被其他國家的情報組織追蹤。那天，父親收到臺灣情報局的指令要到旅館去把晶片交給接頭的人，但這時有個〇〇七一樣的外國人，明明蒙著臉卻看得出來是麥可·傑克森。他吊著鋼絲從老旅社的窗戶降下，在窗戶的小縫隙之中，對著父親吹箭，射出會誘發心臟病的毒針，父親就被毒針給弄得病發身亡，於是那〇〇七就進入房間內，把黏在法國號內的晶片給偷走，晶片有著臺灣所有產業園區的專利，韓國人和美國人正到處尋找，而父親只是個運晶片的人，不知所以就被國家無辜的犧牲了。

我一邊躺在沙發上看著一演半年長的誇張八點檔，一邊聽母親所說這個更誇張的故事。原來父親捲入跨國專利的國際特務紛爭，但是這父親的角色聽起來，宛如電影之中一出場就要被打敗的龍套，我聽了依舊嗤之以鼻。

在我以為父親死亡故事到此為止時，又過了一個月後，母親的思緒讓這則故事又更進一步。她已經失眠幾個月準備去看精神科，那天我帶著母親走過社區大樓中廊，她突然抬頭看著天空，比著天空說頭上有著依循地球軌道飛行的衛星，那是父親死亡的第三個故事。

父親的死不只是母親之前所說的那麼簡單，我的父親其實從小就是個情報員，樂團團長是個隱藏在地下的反政府組織首領。當年父親從小就被國家的情報局吸收，為了混入這個地方，先和團長拜師學了小喇叭，成為入室弟子，多年後父親終於偷到團長從國外情報人員手中拿到的法國號。

其實沒人知道，那產業的專利晶片不只是藏入訊息的專利晶片，而是藏著世界各個國家的秘密，比如美國總統其實有幾位是外星人假扮而成、白宮的地底下藏著以外星科技製造的機器人。這些秘密太珍貴了，父親偷到這些機密要交給臺灣的情報人員，而那支法國號非常特別，必須按下Do | Si | Do | La | Re 這幾個音符，法國號的擴音殼外端會跳出一個晶片隨後又關起。這密碼只有父親從團長那裡偷聽而知道，法國號的晶片打開之後，蘇聯的外太空的衛星一偵測到，便與窗戶達到

一個恰好的射入角度，發射一個會誘發心臟病的電波，所以父親其實不是被毒針殺死的，而是毒針射入之前，打開晶片之後，就被電波給打死了。

「這樣也好，妳爸爸瞬間死掉，沒有受到毒發的痛苦。」母親說故事的那天，我一邊緊張地看著公車站牌，一邊看著母親感嘆地流淚。

母親說，隨後一位 KGB 情報員就從窗戶縫隙之中用高科技延伸手臂，把晶片給拿走，而我們國家不能讓父親的死亡曝光，只好交代警察，當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母親因為太過悲傷，後來有天終於跳樓而過世，其他人都以為她是因為父親突然過世的打擊而難過跳樓，只有我知道她其實是在逃避蘇聯 KGB 所發射的衛星射線，而不小心墜樓身亡。

知道母親死訊那天我哭了好久好久，我哭得忘記時間，可是不忘在哭之間思索未來。我沒有父母，家裡也沒有財產，租來的房子租約就要到期。我計算所有的資源之後，隔幾天我就辦了休學，打算先工作賺足夠的學費才能復學，好不容易終於找到這間 DVD 店，沒有這間店我就不能生活了，所以才會這麼討厭網路盜版。

「這就是我的父親母親以及我的故事了。」我靠在牆邊緩緩說出自身故事，一說完男子便踩發摩托車成功，引起引擎隆隆聲響伴隨車燈亮起，在地上照出一個圓形光圈。

男人騎上摩托車，催油離去之前轉頭對我說。

「欸，妳媽媽好可憐，一定是電影看太多了。」

我想，他說的一點也沒錯。

他騎著車走了，而我在回家的路程中，回想著遙遠的旅社房內，曾經的時空裡，父親可能喝醉而暈眩，因為不太舒服，所以就先到車站附近的旅社內小憩一下，躺在床上拿出一支新買的法國號要擦亮時，便心臟病發意外猝死。

我覺得原因就是這麼簡單，但是愈是簡單的故事，卻愈讓人窮追不捨。

我在大街上踩著腳踏車回家，其實沒有要哭的意思，但含在眼眶中的淚卻被風給吹出了眼眶。

我把來自鋼鐵廠的男人稱爲鋼鐵男子。自從上次我把故事說給鋼鐵男子聽後，似乎也開啓他說故事的興頭，鋼鐵男子總是在店要關門前到來還片，並且與我說個幾句話。

「今天你要和我說什麼故事？」這天，我一邊掃地一邊問起男子，他滿臉鬍渣，接過我手中的掃把，一邊流利地掃地，一邊說起自己的故事。

男人和我說起自己的家庭，男人的媽媽是個包租婆，在港都各個學區附近找尋因爲各種原因而便宜賣出的屋子，接手之後改裝成學生分租套房，或是翻新之後高價賣出。當然，能夠便宜買到的房子，多少都有些問題，其中最多的就是凶宅。

凶宅的名稱上只有一種，但原因卻有非常多種，跳樓摔死的最多，也有一家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離奇點還有在路沖被卡車酒駕撞入家中而死，更離奇的是一家人吃了不知哪買來的肉毒桿菌豆乾後，全部急救不及而死亡的。凶宅的原因千奇百怪，不過男子的媽媽不相信什麼鬼神之說，每每用極低的價錢買下那些凶宅之後開始改裝翻新拉皮，把屋子變得美輪美奐，出租給外來的學生，當然外地來的學生不可能如本地人知道那一戶是凶宅，既然不知道，也就沒有那些顧忌。

「所以那些學生從來也都沒遇到鬼，學業成績也不錯，所以『鬼』是個暗示，你知道有鬼之後就有鬼，不知道時，根本也遇不到。」鋼鐵男子的母親對他如此說著，並且又說：「因爲仔細想想，我們老家有平埔族血緣，這附近在鄭成功時代、清朝與日本時代都有發生過屠殺，如果是這樣，這邊一定三天兩頭鬧鬼，可是就沒有鬼啊。」

鋼鐵男子的母親不相信鬼，直到最後一次，她買了一戶不是凶宅卻便宜賣的房子，原因是因爲有個男子買不起房子來結婚，因而被女友家長逼退，他內心太過於沮喪難過，便從女友家對面的大樓跳樓，還打電話要女友出來站在陽台上，他想說跳到三樓時可以看女友最後一面，由於他跳的地方是十一樓，在七樓時撞到金屬窗戶的銳利支架因而頭身分離，最後身體墜落在一樓地面，但是頭顱打到三樓的陽台塑膠布雨棚，反彈十幾公尺遠，恰好彈進入對面女友家陽台，到了室內客廳滾了滾才停下，她那正在看電視的爸媽看到男子的頭顱滾到腳邊，一雙眼睛瞪大，三人嚇得好幾日都不

敢回家。

法律上，男子明確死亡的位置是隔壁棟七樓的外牆銳利支架，所以女友家根本就無法被認定是凶宅，但是家人受不了內心恐懼所以趕緊搬家，便宜賣出房子給鋼鐵男子的媽媽。

誰知道不久後，鋼鐵男子的媽媽突然有一天雙眼抖動，隨後趴在地上，撐起身子學蜘蛛走路，開始陷入了精神錯亂，整天大叫。

「我不要再炒房了，是我不好，我不好——！」

男人的媽媽自甩巴掌，頭撞牆壁，全家衝上去架開她。父親後來內疚不已，把家中的房屋便宜出租出去，還造橋鋪路做了許多好事，想讓媽媽積一些陰德，藉由神祇的力量讓她不要精神崩潰。

這故事好離奇，聽得我一愣一愣不知該說些什麼好，加上我之前爲了租房子，與房東之間有些齟齬，聽到有職業房東因爲出租房子而中邪，我突然覺得有點高興，不知道這樣子幸災樂禍是不是很過分。

鋼鐵男子騎車走了，我騎腳踏車離去時想了許久，突然發現男子所說的故事似乎加入了某一部鬼片的情節，但我又說不清楚到底是哪一部片子。或許，人們總是認爲戲劇化的情節在現實生活中不會發生，一旦發生了，就會主觀認爲那很像電影吧。

自從認識鋼鐵男子之後，我的下班時間開始有些樂趣，我們常常聊天，或許我們都是這巨大工業都市中的小人物，但我比他更微小，有時想想自己職業的重要性，大概連螺絲都稱不上，有時我只覺得自己是灌模老舊之後溢出成型的部分，老闆賢哥的儿子阿光組裝到這種模型時都會生氣喊叫。

關於父親爲什麼會學小喇叭，我有一則故事告訴鋼鐵男子。

我的父親十五歲時加入學校的管樂隊，每天在升旗時吹奏國歌，那時他被指派吹法國號，有一次有個專長小喇叭的團員轉學退社，所以父親就被老師派去吹小喇叭。我的父親很有音樂天分，兩種樂器都吹得不錯，但這反而讓他困擾，大部分業餘學習管樂的人都只能專精一種，但是我的父親

竟然能夠學會兩種。

那時，他正在疑惑自己人生的方向時，有一天，他便意很急，去一間公共廁所，正當自己要離去時，突然聽到一聲。

「噗——叭——」

如果是常人，一定會以為那是放屁，但我父親每天都和樂器相處，那音質他聽得清清楚楚，那絕對是小喇叭的音質，一定是某個人中氣不足時對嘴吹出的小喇叭聲。

「是誰，裝神弄鬼！」父親大吼問著，隨後把每間廁所門踢開，但這間公共廁所內一個人都沒有。

我父親看著空盪的廁所呆滯了好久好久，這彷彿是個啓示，說明了這是「老天的選擇」，我的父親就是這樣才選擇小喇叭，並且終生在朋友間以大高雄區第一小喇叭手的稱號自豪。

但是一直到很多年以後，他才發現那個公共廁所附近，是一間學校的管樂隊學生練習處，學長會命令進度不夠的學弟去公共廁所邊練習，用以當作懲罰，那天我的父親驚訝大叫時，應該把一位倒楣的學生給嚇到屁滾尿流地逃跑。

「老天的選擇」這件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其實我父親也弄不明白，他便對我說，遵循自己的心就是了。

男人聽了我父親當年的故事，感嘆著當年自己的人生沒有什麼選擇。他大學按照分數填志願讀到昆蟲系，晚上常去菜市場抓蟑螂來做實驗，要做蟑螂的解剖，把蟑螂的腹部神經、腸胃給清理出來，再釘上小鋼針，做成一個標本。

「不噁心嗎？」我一臉噁心害怕地問起鋼鐵男子，他聳聳肩說：「當你專注時，根本不會有別的感覺，不然你想，男的婦產科醫生怎麼辦？」

鋼鐵男子因為找不到人生方向，所以讀昆蟲系時不太認真。那年寒流，連高雄都溫度低到不到十度，市場的蟑螂都躲起來休息，他抓不到只好先去抓螞蟻，沒想到寒流時，螞蟻都變成了慢動

作，彷彿卡通定格似的一步步移動著，他一邊抓那些黑棘蟻一邊忍不住笑出來，因為他自己也被冷成了慢動作。不過，愈是觀察螞蟻，讓他內心愈沮喪，因為工蟻爲了服務蟻后，沒有自己的心思，終生勞動到死。鋼鐵男子不想讓自己活得像個螞蟻。可是昆蟲系畢業之後他找不到好工作，男子被介紹到親戚的朋友的拜把兄弟家的螺絲廠工作，工作內容就是照顧螺絲機台，眼睛盯著成千上萬的螺絲不斷從機器之中被吐出，在其中挑出沒有打出一字或是十字頭的部分。

岡山的螺絲廠供應著全世界許多航太設施的螺絲，是與全世界充滿關聯的產業。然而對於男子而言，他只是盯著機台不斷吐出螺絲的工人，感覺不到什麼全世界。

直到有一天，環保局的稽查人員上門來，要抓違規排放污水，男子也沒想什麼，依舊低頭工作，但沒想到工廠被抓到排放重金屬污水，公司被勒令停業一年。

在沒工作的這段時間，他好奇地想知道讓自己失去工作的排水管到底埋到哪裡去，於是跟著那些被舉發的暗管前進，走了一段路到了阿公店溪時，他傻住了，看到溪流變成黑色，黑色之中又露出了紅色、橘色，想必是有人又偷排污水，鋼鐵男子沒想到自己做的工作竟然會這麼污染。走在阿公店溪旁，他看著遠處竟然還有稻田、菜田，如果種出來的作物有重金屬，被人吃下去怎麼辦。

這是鋼鐵男子第一次感覺到身爲一個人類的髒污與可惡，他失神地沿著溪流走了好久好久，那晚，他突然覺得身體變得好冷，冷得好像被金屬的怨靈寄生，他躲在床上裹了幾層棉被卻還是一直發抖，他只好把自己用力地裹捲起，裹成了一個螺絲，他被送入生產線，頭被打入了十字，成爲了一只廉價的十字木螺絲。

前老闆索性解散公司，另外再成立了一間新公司繼續營業，打電話來問他要不要回去做工作，把鋼鐵男子從變成螺絲的夢中驚醒，他接起電話聽完之後，不用想就回絕。

他不想再寒冷下去，想找一個炎熱的工作，可以讓自己感覺活著，不再那麼寒冷。於是他選擇了鋼鐵廠，在煉爐旁邊看著岩漿一樣的鋼鐵逐漸成形，透過足以致命的炎熱，感覺自己每分每秒還活著。

聽完男人的故事，我感覺到內心激動澎湃，看著男人騎著車離去後，我開始熱淚盈眶，我也正在尋找生命的意義，存在的意義。

所以這天回到家後，我也試著在棉被裡，把自己裹成了一個廉價的木螺絲釘。

男人出現到了第十次之後，我們常常在門外聊到半夜兩點。或許我們都太相似了，關於活著的這話題，我們愈聊愈深，雖然他大我許多歲，但我深深覺得，或許他是對的人。

「我們這麼聊得來，也許可以更進一步交往看看。」那天我如此說著，但男人聽了卻面露擔心，不發一語思索了許久，才喃喃說起，「這樣真的可以嗎？」

「就算你結婚了也沒關係。」我一說完，男人的臉突然變了，那充滿自信說故事的臉龐突然萎縮得像個拾荒阿嬤手中捏皺的爛塑膠袋，我知道他正在深思與我交往的可能性。

我關上鐵門，離去之前在他臉頰親吻一下。看著他騎車在都市中成為剪影一般的離去，這背影深深印在我心中。我突然想起了父親，鋼鐵男子再大十二歲就是我父親的年紀，會不會其實我對他有所感受，是因為想念父親的關係？

只是鋼鐵男子不再出現，每每下班時段，我都在門外多等十分鐘。他愈不出現，我就更加胡思亂想，他是否憂慮著我的出身，因為他知道我家庭的狀態，她會不會嫌棄我這種人呢？一個在都市之中什麼都沒有的女人，努力妝扮自己以擁有一個維生的工作。他會不會猜想，我哪一天也被蘇聯衛星的射線打中，所以害怕捲入國際之中的紛爭？

男人消失的這段時間之內，是我人生之中想像力頻道的開關被一次全開的時間，我才了解想像是故事的起源，我已經把全部的眼前看到的DVD片中的大綱，與男子和我的故事套過一輪，讓故事在腦中各自發展，我與男子來到了迪士尼，練了武功，在哈利波特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等車，我才明白原來想像力在猜疑的女人心永遠沒有終點。

直到有一天，我正在關廁所的燈，男子在半掩的鐵門還片孔留下一片光碟片就離開，我奔跑

出去，卻只看到他的騎車背影，我趕緊回頭看，那是一片要借還的韓劇外殼，我趕緊打開裡面的DVD來看，我還以為他會藉著這片DVD之中的內容和我溝通，以為這會是他對著我一字一句留言，但是DVD播放一看，只是臺灣各地的風景寫真，最後停在了旗津的夕陽，一艘渡輪開過去，在圓月的夕陽前成了剪影。

我以為這會是超於想像的故事，但只是一片風景DVD？但是仔細想想，我想像的那些東西根本不可能出現，然而他為何要這樣？

我不願意再想，隔了一天我打電話去他們公司，公司說沒有這個人，我打開抽屜，看到一張法律事務所員工的名片，我冒充是某某法律事務所的成員，要查詢這個人是不是與工業污染有所關聯，職員一聽猜想是他檢舉了公司，便慎重地說要替我查詢，隨即查到一人和鋼鐵男子同名，但他不是冶煉部門的員工，只是個清潔工，已婚有一個小孩，值晚班的清潔時間，他在上週離職，原因是因為小孩生了罕病要去臺北就醫，索性北上依親。

我起先呆滯了一會，隨後凝過神來，問為什麼他們要借這麼多DVD，人事成員不耐地說，晚班清潔工有時要待工，無聊時大家在休息室看片，你管他們租了什麼片，難道要來抓著作權？

我掛上電話，突然陷入詭異感覺，男人為什麼要騙我呢？原來他已婚，話說回來，我有說過就算已婚我也不計較，但我又想，或許我的說法太超越常理了，超於常理的事情往往令人擔憂害怕，男人會不會因此以為我要仙人跳呢。男人的孩子生了重病，一定非常煎熬，對他來說，與我說故事，或許是他人生之中目前唯一的娛樂。當他以為我要仙人跳，就放棄與我在夜間聊天，在每個凌晨的故事中出軌。

這讓我深思，這些來租片的人想要一個好看的「故事」，但其實他們不知道，他們想要租的是「情感波動」，或哭、或笑、或激動、或恐懼，經過這些情感的波動之後，去沖洗、去淡化規律又無聊的工廠、辦公室的上班記憶。我想著，我們DVD出租店的工作偏重下班時段，就是為了這些人所需要的故事而存在，而我和鋼鐵男子彼此成了彼此短暫的情感波動，也可以說是一段娛樂。如此想著

心情便好過了一些，既然也被娛樂了，就不算太吃虧。

我的生活回到常軌，只是有時拉起鐵門要關門時，還期待著一台野狼的到來，我想等他來歸還那片韓劇殼之中的DVD，想問他為何要如此騙我？直到有天關門之前，一位要還片的男生匆匆忙忙要來還個卡通片，我如常地用嬌嗔的語氣問起：「故事好看嗎？」男生趕緊湊上我面前說了一串故事後離去，我聽得一愣一愣，回到店內掃描了DVD殼上的條碼，才發現原來這片DVD是快要遲還，將要被罰錢。

我放了DVD快轉，發現故事和男人說的都不一樣。我想了想，其實這男生只是怕遲還片，根本沒看完DVD，只是想要和我說話，便說出了大綱之外都沒有的劇情。

我這下才終於理解，每個男人都有即時說故事給女人聽的天分，其實那正是說謊的本質，如此而已。

我在十多年前的《龍兄虎弟》之中，看見張雨生在節目中介紹自己的歌曲，看著看著讓我覺得唏噓感傷。隨後進入單歌時間，我終於看到了我的父親，父親在樂隊之中舉起小喇叭演奏，當時的江蕙正在婉約唱著：「我沒醉——」父親這一組樂手的鏡頭只有兩秒鐘，隨後切回江蕙的臉，哀怨地叫大家不要同情她。

我想著，如果我是導播，我只想拍江蕙，在樂隊中不起眼的小喇叭手誰想拍啊，一群人都梳油頭穿著白西裝，看起來像是生產線製造出來的人偶，我想起鋼鐵男子說的，那些在阿公店溪旁生產出的螺絲釘。

我把電視關掉，瞭一聲。轉頭到陽台去，儘管入夜了，這城市依舊沒睡，車流不息，許多人四處奔走，他們的故事各自發生搬演，我的也是，只是我與鋼鐵男子的故事結尾平淡地令我生厭，卻又讓我有些感傷，每每看電影，都希望故事愈離奇愈好看，但一旦發生在自己身上時，只想要那些故事中的樂趣，卻不想要那些苦楚。

雖然說未知結局其實是一種樂趣，但如果是自己，便又是不同的想法。還好我並非喜歡歐洲電影悲傷結尾的人，我認為人生必然需要一些希望，悲傷的故事若最後一顆鏡頭結在城市的夜景，這個城市便會給人負面的感覺，我不想對我生活的都市這樣，我打算讓自己活得快樂一點。

於是在 DVD 店流利地收起客人的 DVD，整齊排列，歸檔清點。收店之前，儘管我眨著眼打著呵欠，還是專心地補完妝讓自己看來不累，望著外頭那位戴著黑框眼鏡的男孩，緩緩走過來要還片。

「這 DVD 裡說些什麼故事啊？」

我略帶著嬌嗔口音對男孩眨眨眼問著，男孩興奮地看著我上了眼妝的雙眼，搽上粉而顯得粉紅的韓系雙頰，男孩眼神充滿了光彩，像是準備打開水龍頭似的張口欲講。

而我全神貫注，眯著長长假睫毛的眼，撐著下巴，在這周而復始的夜裡，微笑地等待著。



評語
周芬伶

巧妙結合小說的虛構性與電影的虛幻性，演化一場虛虛實實的人生。結構層層套套而不亂，藉在DVD出租店的女孩的視角，介入他人的故事，或他人侵入自己的故事，鋼鐵男子的設計既能表達在地性與生態議題，又不顯突兀，他們若有似無的愛情，既說明了人生在故事中，又說明了娛樂與被娛樂的現代人愛情的荒涼。作者說故事的魅力完全在後設的技法中顯現，令人驚喜。



張龔青

〉 作者簡介

我本來學農，後來學設計，再後來學傳播，再後來去山裡服務，現在寫劇本以及各種文體。平常的娛樂是走路看動物，看鳥巢或是泥鰍，如果可以，白天會看雲，晚上看星星。

〉 得獎感言

關於高雄我有很多回憶，二〇〇〇年時從屏東騎車去西子灣看煙火，結果原來煙火放在山後面，我們什麼都沒看到，然後幾千台摩托車塞在廣場上兩個小時動彈不得，吃了很多很多的廢氣（之後好幾年都不喜歡看煙火）。後來的我去了臺南讀書，那時高雄車站還有車站花園，二〇〇三年要去駁二畢業展，結果遇到 SARS，畢業展取消了，我在開會結束回程的路上覺得有些感傷。去年，我搭捷運到旗津去吃了烤魷魚，看著渡輪開來開去覺得很奇妙，好像變了很多，又好像沒什麼變，我邊吃魷魚邊想，我會有這種感覺，不知道是因為我變老很多的緣故，還是那隻魷魚少了一隻腳的關係。

浴

· 游善鈞

她的右後方，是一扇淺灰色的塑料門，打鏡子裡乍看，以為是堵水泥牆，可實際上不如夾心酥厚實，叩敲時發出節慶一般空心的咚咚聲響，不僅看起來既廉價也不牢靠，似乎隨意伸腿一踢，便會給踹出個大口，才肯定那確確實實是空心的。

她剛洗完臉，將水龍頭扭緊，豆大水珠串還橫掛在睫毛上，卻只注意到擱在面前置物架上，最右側的那枚鋁鐵罐子。

那是你前一陣子新買的刮鬍泡，清新檸檬口味，上頭一張不真實的男子臉孔正視著她，咧嘴笑得開心。她會好奇，你為什麼這麼快便得買一罐新的刮鬍泡，難道你的賀爾蒙至今仍旺盛未衰，下顎不時竄冒扎人鬍渣。可自己分明什麼也沒看見，沒被扎著。

她起初想將那張近乎滑稽的卡通面孔轉開，卻在鏡中看見了更完整的他。
她不知曉自己必須仔細調整角度，才能不看見一切。

譬如她原只想彎下身子，可卻出乎意料，跪了下來，雙膝摩貼於水氣尚未盡褪的細密馬賽克瓷磚，其實也不是多麼了不得的大事，她想，腰桿突然催勁，挺出上半身，向前俯壓，臀部自然抬高，像極了瑜伽動作裡柔韌的貓式。

削薄下顎湊到排水孔附近，扳低臉孔，潮溼腥味蠻橫刺入鼻腔，將胳膊關節逐一打直，她伸長手，繞過自己的側臉，試探似的，戳了戳那片貼黏在排水孔上頭，防止毛髮堵塞水管的塑料濾網；

或許是使用時日太長，不僅質料的柔軟度退化，起初鮮嫩欲滴的綠色皺縮、剝落，彷彿一塊發育程度不一的青苔，也彷彿從前老家日落後常點燃的盤蛇蚊香。

而這番聯想，著實教她感覺那股氣味益發濃厚嗆鼻。

破解迷宮似的，她的指尖，沿著螺旋狀的紋路，由外朝內一圈圈轉去，指腹滑過疙瘩狀的顆粒，質地滑膩，彷彿這段時日以來，全身融化的油脂與剝落的皮屑全攀附其上——直至感受到一團觸感紮實，彼此交纏織結，溼潤如藻草的纖細毛髮，才停止繼續深入。

如是以往，她會抽兩三張衛生紙疊在一塊兒，再仔細對摺幾遍，待對於厚度感到滿意之後，才凹摺雙膝，蹲下來，身子保持略微前傾的巍顛狀態，同樣扳通手臂，把那團陷於迷宮裡頭，電路線圈似的毛髮徹底包覆住；如是以往，這一刹那，她會觸電一般，俐落收手，下意識狠狠捏緊紙團，腰部猛地發力使勁，順勢起身扭頭，赤腳踏出淋浴間。

她似乎不打算拉闊身後的隔間玻璃門，只將輕巧掐捏在指尖之間的紙球投入馬桶，絲毫不在意必須經過多長時間，才能夠被完全浸潤沉底。紙團確實無聲被一口口齧成了更深、更深的灰色，她按下按鈕。冰冷觸感紮實，喚醒了殘留於指尖上頭，那分明穿了好幾件衣服隔絕了好幾層毛髮的太溫暖的刺癢觸感，思忖下回衛生紙非得多重疊兩張不可，否則換個牌子亦是方法。

若非某日如廁後馬桶堵塞，滿口髒黃污穢，什麼也吃不下，只能破破作嘔，她恐怕會一直這麼做。

沒有了馬桶這出口，她杵立苦思許久，遲遲未將內褲拉起；泛黃的白色內褲上，隱隱約約可見一道歪歪扭扭的纖細裂縫，可仔細一看，發現根本不是撕扯而出甚至略微起了毛邊的溝痕，只是一根不再那般光滑黑亮、似乎營養不良的鬚曲陰毛。

終於想到辦法，她開心拉起內褲，穿得緊密，匆匆套上長褲，她沒有抽取任何衛生紙便重重踏入淋浴間，零碎細屑的馬賽克瓷磚大概想與她說些什麼，但淨被她一腳壓住，只得住嘴，安心旁觀接下來的一切。

假使空間足夠，她好想整個人趴下來，即使胸前的壓迫感令她覺得窒息，也好想將臉頰緊貼透涼的瓷磚——縱然離開時，臉頰上或許留下通紅顯眼的溝槽凹痕——以全然不同的視角重新認識世界。這畢竟太難，她只能相同拉扯日益鬆弛的大腿肌肉，蹲下，俯身，極盡所能逼近那座綠色迷城，眼睛眨也不眨，避開毛髮叢聚的部位，一含住裸身之處，便緊緊齧著，俐落一把撕開。那不是迷宮，不是蚊香。她看見長久隱藏其後的金屬排水孔，覺得那並沒有與遙遠記憶中的晶亮印象重疊。直覺得好陌生。

爲了不繼續仔細下去，她彷彿頓時化身爲一隻準備發動攻擊的蛇，直直挺起上半身，一手抓起垂懸在水龍頭後方、癱軟無力的蓮蓬頭，一手則充滿挑釁意味抬起對方的下顎。滿室嘩啦啦嘩啦啦。

她也許哼起了某段旋律，卻聽不清晰。只確實知道，她正用那一把水沖刷那張翻了肚、已看不出那到底與什麼相像了的塑料濾網。

當時，她並沒有突發奇想，試著沖洗那塊教自己好失望的銀灰色排水孔，因此無從得知，那鑲了一層薄霧般的金屬外殼，究竟有沒有擦乾淨、撥雲見日的一天。

嘩啦啦啦。

浴室持續發出毫無新意的聲音，無聊恍如一首爛透的芭樂情歌，直到確實有什麼從中脫落，她才點頭，也用力捶了水龍頭。嘩啦啦嘩啦啦即放晴，成了滴滴答答，不消多久，什麼聲響也沒有了。她覺得自己好像真看見了太陽一般。

小時候，她曾聽說直視太陽會瞎。在來得及瞎以前，她仍有些事得先完成。

癱軟在一小片粉紅色瓷磚上頭，彷彿被裱框起來似的，照例是一團毛髮；沾附了水分的毛髮，糾纏得比從前愈加緊實，局促一瞥，教人以爲那即是一根無比茁壯粗大的毛髮。看得入神，經過抽絲剝繭，她知道那並非錯覺之故，深深覺得那束毛髮已不如從前茂密旺盛，即使借力勉強聚攏在一塊兒，反倒可笑。

她太害怕那些毛髮變乾，甚至害怕毛髮逐漸變乾的過程。

她挑起彼此的下顎，滴滴答答——嘩啦嘩啦。

她持續溼潤那團毛髮，並小心翼翼將之沖到自己面前的排水孔。

幸好浴室門始終關闔，沒有誰知道那天下午，她花費多久時間以及耐心，才讓那些分明各自成立、獨自生長的毛髮全通過了排水孔，流入闌暗水管（譬如那些胡亂吞下的東西，從不被關心到底去了哪裡發生了什麼事）。

在堵塞的一日來臨之前，都沒有太亮的問題。

同樣是那一日，馬桶落難的那一日。

他來了。

她長久不這樣覺得有趣了，他一進門，便直截對第一次見面的她說：我要去廁所。

即使是親戚，她也罕少見著這麼大刺刺的人。

他是你的姪子，血脈族譜上或許很親近，可實際上你們卻不常見面；這或許得歸咎於你，都怪你事業做得太大，大到什麼都無奈顯得小了。

某夜離家前，你忽地說從下個月開始，這房子會多一名房客，她自然不懂你的意思，如同你自然懂她不懂你的意思。你解釋一名姪子考上這裡的物理研究所，可臺北不光是課本裡頭所描述的地狹人稠，他應證般沒抽著宿舍，你的哥哥詢問可不可以讓他在這裡借住一年，好省下一筆高額租屋費，待明年重抽時——至此，你沒再說下去，逕自走入浴室，將門半掩。

淅瀝淅瀝。

當他從廁所出來時，她剛好站在門外。

吃過了嗎？她問。

沒有。他答。

不挑食吧？她問。

什麼都吃。他答。

她燒了一整桌的菜。我不知道你愛吃什麼。她說。

他維持一貫的風格，一句話都沒回，不客氣扒了起來。

當他埋首狼吞虎嚥，她在亞麻質料褲管上抹了抹手，走向浴室。

門關上的剎那，細微震動，空空洞洞的，好像還有許多空間的那種，擰過頭，她發現自己已經習慣不上鎖；白瓷洗手台乾乾淨淨，一時鬍碴一絲鬍碴泡沫渣子也沒留下，無趣得很；幸好多了幾痕新爬的水跡，光線斜布之中，恍恍惚惚透射出了的灰色陰影歪扭若蛇。

她撇過目光，走向馬桶。馬桶蓋一如往常放了下來，她想他果然沒有像外表看起來那般粗俗。這念頭，教她突然好像能嘗到他正在努力咀嚼的食物味道。咯滋咯滋。分明不同軟硬，混在一塊兒以後卻是太相同的聲音。脫下內褲，她坐了下來，直到兩團臀肉感到無機質的冰涼，才真正安心下來。

下腹略微向體腔內收縮使勁，淅瀝瀝瀝瀝，即使這麼做了，仍感覺尿道中的尿液無法徹底排淨，前後左右挪動屁股，縱然感受贅肉細刺晃顫，仍試圖盡可能抖去尿水。束手無策以後，她乾脆起身，拉起褲子，按下按鈕前，扳高馬桶蓋——她終於發現自己好想好想看見的東西了。

一根充滿活力的新鮮陰毛。

粗黑的鬚曲線條，在白色馬桶的映襯下顯得更粗壯黝黑了。

她徒手捏住那根陰毛，沒發覺下體涼颼颼的，高高舉起，非常湊近眼睛。黑得發亮。她一面讚嘆，一面將陰毛舉高，藏入自己的頭髮。這一頭黑髮，是她人生至今最大或許也是唯一的驕傲，每當舊時同學見面，大家總說她從身後看起來仍是一樣年輕。屢屢反覆的恭維，彷彿關於她，真只剩這些了。

她像隻貓似的打了個收斂的噴嚏，穿起褲子。

細細搓洗雙手時，吃飽了嗎？她對著鏡子裡的自己問，迅速瞄了鏡子裡頭檸檬口味的男性臉孔

一眼。

她第一次對自己煮的菜感到飢餓。

妳不吃嗎？一聽見她打開門，他問。毫不忌諱將飯添作一座小小的尖山。

飯會煮得太黏嗎？她問。拉開椅子，在他對面坐了下來。水可能放多了。

差不多。他答。夾起一把分明燒得爛熟發黃的菜葉，放入嘴裡，脖頸兩側肌肉積極扯動。

她突然餓到好難過。

難過得聽見，浴室洗手台裡，那些帶走了自己手垢的水，形成一圈圈緩慢的漩渦，一個透明卻又攪雜了灰色調的漂浮蚊香，沒有起煙卻教人眼軸痠疼，一尾柔細纖長的小蛇，含著利牙，讓人膽戰心驚。

而落在洗手台外的巨大水珠無動於衷，邊緣鑲了一道月牙勾銀灰色影子。動也不動。

早晨醒來時，你照例不在。

她已不再想像，醒在你旁邊的自己究竟又變成了什麼模樣。

爬下床，她走向浴室。

打開門，看見一名男子站在馬桶前，淅瀝淅瀝。她趕緊將門闔上。她忘了從昨晚開始，進浴室前，得習慣敲一敲這扇空心的門。

垂眼站在門外，腳趾前的細黑門縫好橫好橫，她好想告訴他，曾有一次洗澡時，拉起水龍頭上的栓鈕，扳起把手，水卻沒有一如預料從蓮蓬頭噴出，而是自水龍頭一逕向下灌流。按下，拔起，再按下，再拔起；無論反覆多少回（栓鈕甚至顯出鬆脫跡象），水依舊沒有選擇蓮蓬頭這條路。

她不甘心這樣穿回那身骯髒的衣服，背抵住凍冷壁面，蜷縮在水龍頭底下，略微浮凸的脊椎，恰巧塞滿了瓷磚之間的縫隙。

他似乎沒有發現方才的插曲，嘩啦嘩啦。她以為他在洗手，聽了一陣，等了一陣，明白他清洗

的不是那雙指節粗糲、指甲修剪得好短的大手。水聲愈來愈響亮愈來愈靠近了，她悄悄將身子挪離門板，彷彿之間有塊她喜愛的蘆薈口味的果凍正逐漸成形，在大堅韌以前，盡可能柔軟彈開了她。好好。她離開。進到廚房。

她很安靜，只有烤麵包機小小聲地烘烤了四片吐司，開關冰箱時擠壓污黃橡膠墊發出了仿若憋不住笑的細微撲滋，她從裡頭取出三種不同口味的塗醬（抓住第一瓶時，玻璃罐冰涼，她短暫錯覺自己的手也成了塗醬的一部分），有酸有甜有鹹，十足豐富。即使不被看見，她仍隨時準備周全。

早餐剛預備好，門開了。她逐漸清晰聽見黏膩的腳步聲，拐向客房，聲音好聽，像是大雨過後，半堅韌半柔軟的橡膠輪胎輾過溼潤樹葉時，那帶著些微黏膩的細緻碎身聲。她聽得入神，覺得好似能聞到那探抵鼻腔深處、令人幾乎喘不過氣來的清新氣味，直到他穿著一件球衣背心直截截進眼底，才趕緊將所有塗醬擺整好。

未坐定位，他便伸長手臂，五指隨之如蹼似的延展開來，撿了一片吐司塞入嘴裡，大口喀滋喀滋了起來。

不塗醬嗎？她問。

不急。他答。

是這樣。她只好說。

他終於坐了下來，兩側手肘抵住桌沿，眼神直視前方，放空似的嚼著同樣沒什麼表情的吐司。

她將塗醬逐一往前推，推近他的面前。走到他身旁，從架子取下杯子。回身時，從他球衣的寬敞縫隙裡，她看見了他的乳頭。嫩紅色的乳頭和她記憶中的你粗黑刺硬的乳頭不大相同。看著看著，一定是錯覺，她覺得在她的注視之下，那粉嫩的乳頭似乎逐漸轉變顏色，色調變得暗沉，質地也因此顯得堅硬。

她轉開臉，走回冰箱面前，替他倒了一杯牛奶。

她瞥見包裝盒上頭的註明，心想待會兒自己也來喝一杯，如此就能新買一瓶全脂高鈣的了。

她背後的他，扭開罐蓋，打算將三片吐司，各自塗滿厚厚一層不同口味的醬料。你很會打籃球？她背對著他問。牛奶流得緩慢。

還好。他答。

穿這樣去研究室，不會很奇怪嗎？她實在好奇。

他專心啃咬吐司。

牛奶剛好斟滿。剩下的就是她的了。

將所有吐司吃淨，咕嚕嚕一口喝完牛奶，她知道那是液體的，不是喉結的聲音。他離開廚房，再出現時，單肩背著一個黑白條紋相間的帆布背包，而她還沒收拾，還沒吃。

我出門了。他說。身上那件球衣，被背帶拉扯開來，露出鎖骨以下，顯得較為白皙的肌膚。

好好。她答。

她沒有問他會不會回來吃晚餐。

她沒有送他到門口。

她看著他背影霎然消失的位置，將盤中烤得好酥脆的麵包碎屑撥在一塊兒，成爲一座小丘，愚公移山一般推入嘴中，乾得刺口，她覺得，真有必要再烤兩三片吐司，她一面忍著刺痛一面思忖。

那晚，一如所料，她煮了太豐盛的一頓晚餐。

她坐在餐桌旁等他，時而正襟危坐，時而蜷臂伏臥。

期間甚至曾陷入短暫睡眠，醒來時意識模糊得徹底，那件事又如同夢一般悄然而至。她幾乎不確定那到底是夢抑或真實的回憶。

早晨，當她以爲他早已出了家門，正坐在馬桶上專注排便時，門板突然被敲響。空洞洞的聲音，讓他有力的指節變得更立體鮮明。

我要出去了。他說。很有禮貌。

她拉緊喉頭，啞啞應了一聲。底下傳來撲通撲通複雜的水聲。

之後才想著，倘若當時裝作沒聽見，讓他再多敲叩幾回，該有多好。

她還想起某件事，更久遠了些，那次和你約好下班後一起吃晚餐，走進咖啡店，捨棄靠窗的座位，她一逕往裡頭走去，最後挑中一個誰也不會注意的角落位置（現在想來，這種選擇的改變，或許和年紀稍有關係）。等待你遲到的期間，她下意識摸了摸鼻翼，卻忽地被嚇著；她覺得自己敏感的指尖，方才似乎觸碰著了某樣尖刺並同時富有彈性的柔韌物體。那是鼻毛，她好想立刻剪掉，可手邊偏偏沒有小剪刀，猶豫了片刻，選擇拔下。

連根拔除後，她仔細端詳，意外發現原來鼻毛的顏色如此深沉堅定，是相當好看的墨黑色，甚至感覺自己的嗅覺，因為多了個孔洞而變得益發敏銳。

醒醒睡睡醒醒。

午夜十二點將至，一天就要過去，他始終沒回來。

她拍了拍枕得熱烘烘的臉頰，雙手冰涼得令人訝異，推椅起身，斜上的椅背微微銜住桌沿，她走向浴室，方向雖可說是逃也似的，心思卻在無意間放緩了步調。

門闔上的剎那，整間浴室引起微弱共振，她脫去衣裝，隨手扔在洗手台邊，拉開玻璃門。當她踏進淋浴間，著實嚇了一跳，他今早沐浴時遺留的水跡，至今仍未蒸發殆盡；變得冰涼的積水，教瓷磚顯得更為劃膚硬冷，踏在粗糙嶙峋、排列得密密麻麻的馬賽克瓷磚上頭，那直捅心臟的透體觸感，讓她錯覺自己彷彿正踩在一隻鱷魚身上。

她著急扭開水龍頭，張開所有毛孔，水溫一滴滴升高，勒緊了喉頭，方感到慶幸的同時，又忽地覺得什麼好似真要活了過來。

她不知道，當萬千水柱刺在她的軀體時，他正好插入那把新打的鑰匙，熟悉俐落打開了家門。好餓。他無法向誰吐露。

當她穿好衣服，頂著一頭溼濡黑髮踏出浴室，立刻聽見更溼濡的咀嚼聲，她覺得自己的頭髮好

像霎時變得更長了。

怎麼這麼晚？她站在廚房門口問，手裡抓著一柄暗紅色吹風機，持槍一般。

這次實驗結束算早了。他答。像是沒見著她似的一逕扒入好冷的飯菜，背包癱軟在另一個座位裡，彷彿一隻洩了氣的斑馬。

她不再問了。走到客廳，讓身子隨性倚靠著沙發扶手，就著廚房滲透過來的稀薄微光，一面細心抓順髮絲，一面轟隆隆吹了起來。

非常熱鬧。

你永遠不會知道。她為什麼好開心。

只因著某日早上起床，當她坐在馬桶上淅瀝淅瀝，她好開心，她看見玻璃隔門後的排水孔，終於發覺，若稍微將目光從鐵灰色的排水孔上移開，專注凝視排水孔所製造出的放射狀恍如拉長的水滴一般的空洞，並且擅自將內側尖端逐一往軸心想像聚攏，便是一朵黑色的盛放的敏感的花。

嘩啦嘩啦——

燈光突然一暗，什麼也看不見了。

什麼也看不見了。

只剩下耳側吹風機馬達逐漸停止運轉的嗡嗡聲，她的頭髮仍處於潮溼糾纏的狀態。

時鐘滴答滴答。

奇怪的是，聽不見他咀嚼的聲音。

評語
郝譽翔

作者文筆細膩而優美，擅長營造心理氛圍，故此篇小說雖看似平淡，表面風波不驚，但其實內在充滿了強烈的情感張力，透過一個女人的視角，觀察公寓生活的點滴，情慾的狂想與愛恨糾葛，一切盡在不言之中。此類關於女性身體與情慾的題材，並不算新鮮，在臺灣文學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就已經屢有佳作出現，但這篇小說卻仍能另闢蹊徑，寫出女性身體與情慾的創意，成績可圈可點，可以說為臺灣的身體書寫又添新頁。

這篇小說另一值得注意之處，還在於空間的刻劃，作者將「公寓」：現代都會人的生活空間，做一精采的再現。全篇小說全聚焦在這一方小小天地之內，有形之牆化為心理上的無形之牆，讓人想起女性文學「閣樓上的瘋婦」典故，禁錮與自由，形成了巨大的拉扯，使得本篇小說讀來扣人心弦。



游善鈞

〉 作者簡介

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現就讀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創所；瓦解詩社成員、退詩社成員；曾獲時報文學獎、林語堂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臺中文學獎、雲林文化藝術創作獎和香港青年文學獎等獎項。

〉 得獎感言

謝謝家人和朋友，謝謝評審，這篇小說修改了兩次，或許終於能把想說的話，表達清楚了。

如何拍攝靜止的閃電

· 陳榕笙

「首先，我們要先解決器材的問題……」S 在會議一開始就擺出主導者的姿態，眼神閃著自信的光彩，語調平緩而有力，現在想起來，這正是一切災禍的開始。

畢業製作分組時，我就警告過你，不要單憑個人情感來選組；你沒把我的話聽進去，死盯著蹲在地上綁鞋帶的 S 低腰牛仔褲頭露出的股溝，顯然同性的忠告往往都是耳邊風。

當然 S 的魅力毋庸置疑：當了兩年電影社的社長，策畫過校內幾次轟動的影展，她早已是系上的風雲人物；S 並不屬於穿著打扮時尚又儀態嬌豔的那型，相反的，纖細身材的她總是一貫緊身黑 T 恤深色牛仔褲，特別細的深褐色長髮綁成一束陽光微風穿透無礙的馬尾，帶著冷漠傲然的臉上，似乎天生的好膚質，從來沒有化過妝，五官不特別漂亮，但有一股脫俗的氣質，總能吸引別系的男生大老遠跑來看她一眼。

她的傳聞比外型還要出名，就像是宇宙中難以偵測的黑洞，擁有巨大引力，使得周遭的時空都以 S 強大的重力為中心而彎曲凹陷。你當然也是無可避免在那膜狀宇宙繞著軌道向中心滾去的一顆小行星，一旦被吞噬，就毫無逃生的機會。

因此當分組的時刻到來，你終於鼓起勇氣去向 S 詢問同組的可能；在那之前，S 連正眼也沒有瞧過你一眼，你就像速食店兒童餐附贈的廉價玩具，世俗、安全而且構造簡單，裡面僅有小小的迴

力機構或是發條裝置，比起 S 那種複雜無比的超凡心智，你們的層次與程度實在相差懸殊。

你不懂攝影，軟體也差，就連寫篇文章都錯字連篇；我唯一能解釋 S 讓你同組的原因，除了你有車家裡又有錢之外沒有別的。

拍攝影片雖然可以向學校借器材，但要拍出水準的傑作，還是有許多必然的開銷，因此你在交通或資金上可以幫忙。S 很清楚你對她懷有好感，像那樣的風雲人物可以很輕易地辨別平凡者的傾慕，或是潛在的利用價值；她透過你邀我入組，當然不是因為我們交情好，而是看中我後製剪輯得過幾個學生獎項的緣故。

我對 S 沒有什麼好感，因為我本來就不喜歡鋒頭太健的人；雖然如此，我還是答應加入這個畢製組；我很清楚 S 是有才華的女孩，熟知影史發展與各類電影表現手法，是全系教授寄予厚望的明日女性導演，能跟她合作是難得的機會。我很好奇：一起念電影四年了，我們這樣的組合能夠拍出多麼與眾不同的作品。

同組的同學 T，是系上有名的蕾絲邊，一頭朝天短髮染成赭褐色，小眼雀斑國字臉的不協調外貌，成為女同志似乎省事，又自我感覺特別許多；並不是我以貌取人，特立獨行的怪咖是我敬而遠之的對象，但她又偏偏是編劇課中成績最好的同學，擅長揣摩小人物的心境，每次讀她的劇本我都有泫然欲泣的感動，聽說 T 還身兼小劇場演員，也出版過兩本獨立發行的詩集，在某個小圈圈裡享有崇高的地位；像這樣匹配的對應關聯與特立獨行的特質，讓 S 和 T 經常出雙入對，上學期她們常常在學校外面的摩斯漢堡親暱擁吻，在學生間閒語很快傳開：T 穿著垮褲，露出男用四角褲的花褲頭，S 小鳥依人地躺在那上面，她們互相把手伸進對方的衣服底下，這些傳聞讓一年級的大學新生對她們崇拜得要死。

我對同性戀其實沒有偏見，但這樣不顧旁人眼光摸來摸去，讓我很看不慣；雖然在學校可以盡量離她們遠一點，沒想到畢業製作還是成了同組組員；我欣賞的朋友類型，是像你這樣為人爽朗又直率、好相處的大男孩；如果不是因為跟你大一開始就同寢室，一直有種患難兄弟的義氣，我也不

會自找麻煩和她們同組，就算再有才華都一樣。

幾次的畢製會議，終於讓你回家跟父母請了大筆款項；本來畢業後打算賣掉換新的中古車，現在只能繼續延役了。至少你開心如願，每次開會時總是陶醉於 S 調度指揮的丰采；她的確具有某些成功導演的特質——敏銳、表達精確而且要求完美，為了一個畫面可以反覆討論整個下午，絕不輕易妥協。

在我們的畢製影片中，有一幕極有技術挑戰性的畫面：在某條河流出海口的荒涼溼地，鏡頭朝向一望無際的灰色調海面，烏雲密布的天空，一道閃電劃過天際……這簡直是可遇不可求的影像！身為小組中負責攝影剪輯的我馬上抗議，這一幕何其困難！要先踏破鐵鞋去勘景，鐵定是人跡罕至的野外，所以要搭掩蔽物，視野要好，沒有太多人造物，還必須預先知道雷雨雲的方位，不能太近否則拍不到東西，也不能離太遠不然對不到焦；空氣不能污濁不能有光害；還要有預知氣候的超能力，梅雨季節或是夏天雷雨包成形成才有可能，最好是颱風外圍高壓迫近，但若下起暴雨又沒辦法拍攝，毛毛小雨則不會有雷擊；就定位之後，還要調整機器的光圈焦距，可能要用長時間反覆的拍攝才能得到足夠篩選剪輯的片段；我向她們坦承：要拍出這樣的景，幾乎不可能。

儘管如此，S 和 T 卻不願退讓，一個堅持非得要這個畫面才能呈現出電影的深度，另一個幫腔說，這個畫面是影片中人物重要的心境與詩意上的隱喻……我突然被當成只咬住技術問題發脾氣的無知攝影師，什麼 sense 都沒有，只想要輕鬆混畢業……最令我不爽的，是你這個有異性沒人性的傢伙竟然軟綿綿地貼上她們那邊，還說拍出這個景才能顯現出我們的厲害。

六月底的某一個下午，我們開車到了曾文溪出海口的海堤旁，無比幸運地找到了一處廢棄的碉堡：除卻要先清運滿坑的垃圾、清完還有一股濃濃的霉味與無數的蚊子之外，倒也還是個遮蔽海風，又能朝向出海口安全架設望遠鏡頭的地方。

架完了攝影機，黑雲已經壓得快到頭頂了，但無論等多久，就是沒有打雷的聲音，你自顧自的巴著 S 不放，從你口中吐出的無聊話語，讓每個人都背對你時猛翻白眼，我不停翻著分鏡表，盤算著後面還有多少場景要拍，心裡想像著一拳打在你臉上的愉快感覺。

第一天的守候就這樣過去了。

第二天的守候就這樣過去了。

到第一個禮拜結束時，我提議用電腦動畫：班上有一個動畫組的同學，特效軟體揮灑自如，我們只要拍好陰天出海口的景，回去請他幫忙加上閃電就好了，要多亮多閃什麼形狀都可以，還可以炸飛海上的漁船哩！你高興得大叫太棒了怎麼不早講？完全忘了當初附議要實地拍攝這一幕的人是……S 和 T 互看一眼，冷冷地堅持一定要拍到真實的閃電。

我早就知道答案了，所以也不意外；重點不是呈現怎樣的閃電，而是自視甚高的傢伙總認為沒有嘗到苦頭稱不上為藝術犧牲。你垂頭喪氣的樣子像條海堤上的流浪狗，更加堅定了她們的信念。

在等待的時間裡，我通常都拿張童軍椅守在器材旁，除了在出現打雷徵兆時可以第一時間搶拍之外，令我吃驚的是：除了我之外，沒有人會操作學校這部 3CCD 的商業攝影機。我們讀了四年的電影系，這台機器也出借過無數次，竟然連你都不知道要怎麼調整畫面色調峰值；所以我只好像個孤獨的狙擊手一樣，守著攝影機等待；並且幫心不在焉的你重溫大二的攝影器材操作實務；S 與 T 一點都沒有顯露出想學的意願，一不留神，兩人就不知道手牽手消失到哪裡「勘景」散步去了，我深深覺得在這個小組中，被指責想以電腦動畫完成作品的我才是唯一不偷懶的傢伙。

一次我們守候到深夜，你趴在器材箱上睡得像田裡的瓜，T 回家趕赴令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門禁，原來像她這樣特立獨行的女同性戀竟然也有必須遵守的家規；幽暗的碉堡中，買啤酒送的 LED 野營燈獨撐場面，偶爾我和 S 會零零落落地交換後製意見，我們心裡都知道對方基於某些原因防著自己，換成你能理解的說法，就是不對盤。

現在想起來，我們四個人都不對盤。

S 說她畢業後想繼續拍電影，她說不能忍受人只能照著既定的路去走……從小 S 就熱愛藝術電影，特別是影展中人性無比扭曲的那一類；我知道你最愛看的電影，片頭一開始的五分鐘通常會有三萬發以上的子彈亂竄，重金屬搖滾的配樂讓你熱血奔騰，連片頭字幕都還沒跑完就死了數十人；就興趣這方面而言，你和 S 根本也不對盤。

畢業後你想要進入電視台當記者，就算從基層的技術人員開始也沒關係，我很害怕你錯字奇多的國文能力，跑馬燈的字幕總有一天會讓人完全看不懂；除了緊咬不放的劣根性之外，我實在找不出你有任何當記者的潛質。

T 痛恨這個社會以及社會以外的一切，每天都覺得自己的性向被社會壓抑與迫害，因此除了 S 之外，她幾乎不跟我們講話，但偏偏 S 常常以最直接的諷刺來處罰或虐待她；當 T 說她畢業後想繼續在小劇場中當編劇時，S 臉上露出的鄙夷之色，像是某種化學作用在她們兩人的表面之下激烈地產生反應；S 和 T 這樣不完全擬態的假性戀愛，是我和她們不對盤的主因，也因此我竟能在這個小組中保持清醒，看著你拚命討好 S，當司機當雜工當印鈔機，還樂此不疲。

守候雷雨將至的夏夜，我們繼續喝著早已不冰的啤酒；S 在幽暗的碉堡中問我，將來畢業後想做什麼。我苦笑了一下，若說是想去廣告公司上班應該也會被輕視，於是隨口編出因為生性懶散慣了，如果可以，我想去當臨時演員，而且只演屍體，各式各樣的屍體：沙場賭場命案現場，解剖檯下水道或埋在地底下的棺材，只要是一動也不動地躺著，什麼都不用做，要被畫上多恐怖的特效妝都無所謂，還可以順便補眠……搞不好我能在屍體的臨演界闖出名聲，哈哈。

S 的眼眸在黑闇中閃爍著光，她被逗笑的時候比較好看。

聊著聊著，我們又回到了心中渴望拍攝的電影場景，S 的腦中，就像唯美畫面的生產線，能夠源源不絕地創作出一個接著一個的動人畫面；我們聊到電影的大哉問，她說電影就是人生的解答，需要用一輩子來追尋……可惜你睡著了，否則你要是看到她認真的神態，說不定立刻就感動落淚！因為連我也不得不有點佩服 S，有些人天生就具有某些特質，也許你就是喜歡 S 這種特質。

夜漸漸深沉，外面天空突然傳來石轆轤滾動般的低頻震動，我和 S 跑出碉堡，雷雨一滴一滴像是機關槍掃落下；我和 S 像是非洲草原上突臨雨汛的久旱動物，驚愕著一動也不動地以身接雨，越過海堤吹來微微鹹熱的海風；走離碉堡透出的光暈，黝闇中我們互望一眼，突然之間毫無預警地兩人就像磁鐵一樣擁吻；天空中閃著雷，彈珠般的雨滴打在身上有點麻癢，而你在碉堡中熟睡。

由於不能讓你醒來後，發現我和 S 遍體淋溼；我先開你的車載 S 回去；一路上車內異常沉默，淋溼的衣服貼住肌膚，體溫蒸散青春的氣息溢滿狹窄的車廂空間：從沒想過 S 身上的味道會令我腦袋發癢，我竟感到一種該死的興奮與悲愴；到了她租屋的樓下，S 緩慢地選擇用詞，連我都感覺到她心念流轉激起的波紋，混著她緊身的黑色 T 恤散發出如同幻想中黑玫瑰的香氣，S 開口問：要不要上來，擦乾頭髮再走？

我笨拙地吞了一大口空氣：不用了……喉嚨乾得就像久旱的峽谷，從那中間通過的氣流拼湊的語言，有如邪靈附身的發聲。

怕你醒來找不到人，我先回去了，說不定今晚雷雨雲往出海口飄，就能拍到妳要的閃電了。

事實上那天當然也沒拍到畫面，我回到碉堡時，雨已經停了，我把熟睡中的你叫醒，你一邊抱怨著蚊子的凶猛，一邊埋怨著兩個女生都不夠意思……我收拾器材和你一起回去，一路上虛偽地回應著無聊的話題。

你別問我這事情是怎麼發生的，那只是沒被鏡頭捕捉到的一道閃電。

從那天開始，我和 S 更是相敬如賓；我常常藉故要趕後製進度，躲在學校的剪輯室裡不參加例行討論，你和 S、T 倒也樂得趁著連續晴朗的天氣四處勘景；大部分的影像都已經拍完了，所以只是找個理由趁畢業之前好好玩耍而已。

某天你把行車記錄器拍到的車禍畫面傳到了電視台，居然被拿來製播成新聞橋段，還拿到了影

像授權費兩千塊，還有一張社會線組長的名片！你彷彿通過了面試般開心，大聲嚷嚷著說要請大家吃飯；我原本想躲，但實在拗不過你，才勉為其難來了，雖然我知道我心裡也期待著，能再見到S。到了海產店，幾杯啤酒下肚，T察覺出我和S的目光，在空氣中旋轉追尋與閃躲，一張臉垮了下來，眼睛眯成一條縫，開始藉酒意大爆S的情史。

畢聯會主席的怪僻、被甩後轉到北科大的學弟、在S家樓下大哭鬧自殺的臺文系男生、電影社唯一的波蘭籍交換學生、總是遠遠守在榕樹下哲學系的怪咖……這些彷彿實境秀般的緋聞鬧劇，其實班上同學早就目擊多次或傳聞已久，也是我以往提防著S的原因，但是在T的刻意渲染之下，卻像是酒精催化，交替刺激著我們的神經。

可以看出你脹紅著臉卻又不敢作聲，聽著酒醉的T數落S的風流韻事；S則是眼神空洞，對於那些尖酸諷刺與詆毀一句不回，只是默默地抽菸喝酒，偶爾定睛探詢我的反應；我多麼想從這個可笑的場景中抽離，回到安靜、乾燥又冷到骨子裡的剪輯室……此時，S砰一聲站起來，落雷般甩了T一個耳光，海產店裡酒促小姐嚇得踢倒了地上的空啤酒瓶，S抓住我的手轉頭就要離開，我只來得及對你拋下一句：「我先送她回去，這裡交給你……」後面傳來男性化的T嚎啕大哭的聲音竟然如此淒厲尖銳，令我想起孩提時隔壁愛哭的小女孩。

你一直到最後都沒有弄懂這場翻臉的前因後果。

你以為有了行車記錄器，就能當記者；雖然現在的新聞，全都充斥網路畫面，但有些事情你一定不會明白：再怎麼厲害的行車記錄器，也拍不出一道閃電劃過昏暗灰撲的出海口，那種淒美。

大概是年輕吧？S以為分手不過就是一些悲愴唯美的電影鏡頭與抒情配樂，但是分手是會留下傷痕的——被她甩了的男孩子們，眼神黯淡地在校園中遠遠避開她的樣子，我經常看到。

但是那天晚上我還是跟S上了床。

我愛S的決絕，無可避免地被她心中毀棄一切的傾向所吸引。

黑洞也好，黑玫瑰也好，黑寡婦也好……我完全可以理解你不自量力的衝動；如果我沒有和她同組拍攝畢業製作，或許還不會受那內在藝術感性與天分的感動；如果下起雷雨那天你沒有在器材箱上熟睡，或許我和 S 就能清醒地忍受你的冷笑話與溫啤酒；如果沒有那場帶有野性氣息的暴雨，就不會在回程路上蒸散慾望氣息時深深中毒；我知道現在說這些都於事無補，我違反了和你四年來的友誼與不成文的男性公約，和你想追的女孩發生關係。

那是靈感，稍縱即逝……

那是高潮，射精的一瞬間就像腦海中的落雷。

那是死亡，快得來不及按下快門。

要拍攝一道完美的閃電，你必須先認清它致命的本質。

過了幾天，畢業成果發表限期前的最後一次小組會議，我們終究還是沒有拍攝到 S 想要的畫面。令人意外的，T 一副沒事的样子來開會，帶著她自己跑去拜託動畫組同學幫忙製作的閃電片段；S 看了之後，默默接受，兩個女生握緊彼此雙手，像是不會反目一般。

你什麼都好，但我卻覺得：之前苦苦的碉堡守候，就像被耍著玩。

我們把畢業製作的影片從頭播放了一遍，每個人都對我的剪接手法讚不絕口，你特別激動地拍著我的肩膀，用你一貫的開朗直爽，直呼兄弟真有你的啊！當初找你加入真是找對人了。

我看著電影，突然覺得這部超越學生製作水準的作品，簡直是幼稚造作、無病呻吟，又極度缺乏某種自知到了極點……我心中彷彿堆積了累累恥辱的烏雲，鬱住了呼吸，在冷得要命的剪輯室裡，我眼前的影片宣告著：這是一段用盡技巧只為取悅觀眾的獨白。

由偽善者發出的獨白。

T 在大家最亢奮而我最冷靜的時刻，轉頭對我和 S 說：

「怎麼樣？你們真是一對才子才女，什麼時候才要把你們搞在一起的醜事閃光一下啊？」

一道閃電，燒進了靈魂深處。

你不可置信地望著我。

在你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之前，S用力地將手提包砸向T，袋子裡的東西撒了一地；在我臉上挨你一拳之際，我瞥見S慌張地撿起書名彷彿是《公務人員初等國家考試……》的參考書。

人生的答案，就在電影裡。

我在你的怒火中，扮演起一具臨演的屍體。

在我們離開冷得像太平間的剪輯室之後，彼此枯槁慘白，如遭雷電炙燒一般。



評語
彭瑞金

乍讀這篇作品，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應是作者對某文學獎的不信邪，即是文字上有了修正，我已經無法把它從記憶庫裡翻出來比較了。但無論是屬於哪一種情形，我都認為是值得肯定的，前者代表作者對自己的作品有自信，後者是對自己作品的再思考。結果則證明作者是對的——終於得獎了。

這篇作品取材於傳播或廣告學系學生的畢業製作，一組根據畢業製作的 SOP 執行畢業製作的過程，作者巧妙地把它轉化為一篇小說，文字乾淨俐落，結構緊湊，主題清晰明確，可以說是根據短篇小說寫作的 SOP 執行完成的小說。

不過，這不是校園文學獎，校園裡或學術界視為有趣或重大的事，不一定能在校園外得到共鳴。雖然我十分肯定這篇作品在「執行」的過程裡，有其領域專業的社會對話——批判性。



陳榕笙

〉 作者簡介

臺灣文學創作者協會祕書長。

曾獲福報文學獎等二十餘獎項，入圍新聞局二〇一〇年度優良電影劇本徵選。

著有《沒人出海捕魚》、《天哪！我們撿到一把槍》、《珊瑚潭大冒險》、《貓村開麥拉》等書。

〉 得獎感言

感謝創作路上的高低起伏，也謝謝主辦單位。

民國風景 · 陳金聖

民國路是條不到三百公尺長的小街。街的盡頭橫著大水溝，進得來出不去。兩邊的房子不同樓高，坐南朝北的一側，結結實實起了四層樓，對街的一排房瞬間矮上一截，兩層樓加一小間的閣樓。光是氣勢，對街的這邊就先輸了。

小街外，還能看見的黃土地，只剩遠遠一角在大水溝的邊上。街中的一家，已經四樓高的水泥天頂，還戴著一層醜不拉幾的鐵皮帽子。窗框外，一幅廉價的中國山水掛畫懸吊在那裡，像是鐵皮帽子凸出了帽沿一樣。掛畫裡的假山假水，讓整條街染上一股妖異的氣息，連釘在掛畫上方的八卦鏡，也鎮不住。

前後二十多年，小街的住戶換了三輪，圍著街兩邊的水稻田，像是都被收妖收進那懸在水泥天頂上的中國山水掛畫裡，一塊一塊的減少。灰髒髒的水泥樓愈建愈多，掛畫的生宣紙顏色跟著更黃澄起來。

王太太從門裡走出來，說句，日頭真大。腮邊兩坨肉，已經垂到嘴邊。身體笨重的移到日頭下，仰頭看正午的日光穿進八卦鏡折射下來，王太太伸手到眉邊，作勢遮光，日頭已經砸落下來，碎裂在整條街面。再往前走沒幾步路，王太太已經流一身的汗，轉頭要回家去。

斜對門的家庭美髮廳，四面玻璃門晶透，王太太一眼就看穿了裡面，正午一個人也沒有。兩張理髮椅還不成對，其中一張的粉紅塑膠皮椅面經過長年的磨損，邊緣已經像蛇蛻下的皮，讓人看了

覺得老舊不堪。

家庭美髮廳的一塊白底綠字小招牌，穿出交叉著數十條電纜線的小街天空，方正地掛在新砌的磚牆。小招牌上，只簡單寫著的「美髮」已經龜裂，遠看都能發現，臉面的細紋好像從字上長出來。王太太看著這一塊招牌，用了快十年。招牌是後來掛上的，家庭美髮廳都開店好幾年了，才想要掛一塊招牌，來的人也沒變多，反而一年比起一年還少。站在四面玻璃門外，王太太看得仔仔細細。

再隔沒幾戶，一家樓下停輛車齡快要作古的老賓士，車身卻還天天洗得發亮，日頭碎在上面，散出破裂的光塊。蜜來在門邊探頭，王太太看見也裝作沒看見。還是蜜來先招呼的，「出來散步喔！」王太太嘴角笑卻不出聲，蜜來眼尾笑紋擠到妹妹頭劉海都遮不住，頭一縮又躲回門裡面。

整條街最先打掉房子翻建的，就是蜜來。兩層加上小閣樓的房子，一翻就是五層水泥樓，那時正紅色的外牆磚，在兩邊的房子都已經老舊缺角的小褐磚中，突然凸出來。蜜來走過街，眼尾的笑紋愈來愈深，滿口的股票經，一臉藏不住的春風得意。王太太看她身材矮小，逛過街的脚步，老是匆忙得像隻老鼠。也沒得意多久，新賓士成老賓士，正紅的磚牆也髒得跟原來的褐色小磚差不遠了。王太太冷笑。日頭還是那樣大！

明水從大水溝旁邊的小岔路走出來，手握著一把四季豆跟應菜。王太太剛好轉頭，沒有看見明水穿的一件花衫褲，一頂大斗笠綁條碎花頭巾繫在脖子上。門邊一疊信和帳單丟在那裡，王太太撿起來，第一封給丈夫王玉山的地址還寫成舊街名，早兩年都改換叫民國路了，仔細看信是從大陸寄的，難怪不知道早換過一次地址。

才剛有這條路，王太太就住進來，蜜來跟美髮廳都是同時前後進來的老住戶了。幾個女人跟著都做阿嬤，民國路的樣子也在改變，兩邊的房子倒是兩層有小閣樓的一排，先一戶一戶的翻建，外牆褐磚打掉，貼起花花綠綠的磚。有一陣子，王太太在對街這邊，開窗看見好幾戶牆外連搭著鷹架護網，家庭美髮廳的招牌也先拆下來，電鑽打得整條街都像是在跳動。

「大概廷婿死，領不少保險金喔！」王太太說給蜜來聽，話不知道怎麼就傳到明水的耳裡。才知

道蜜來的嘴守不住，好幾十年毛病還是沒改，真是無藥醫啊！連幾個月下來，房子翻建好，搭在外部的鷹架才拆掉，王太太看到美髮廳的新門面，以為多不同，新的樓仔厝呢，結果還是一樣普通，外牆的貼磚也刻意挑跟隔壁同一個花色。

有話沒地方講，王太太一口氣憋在心口。看蜜來在美髮廳外面攔下明水，一隻嘴巴像老鼠在咬布袋，窸窣窣窣，窸窣窣窣……日頭像一把火在頭上燒，王太太撐不了太久，轉頭回去吹冷氣，關門碰出很大的響聲。蜜來斜眼正好瞄見。

明水的腳都是泥，打開水龍頭洗腳，遠看小腿肥厚得跟大腿一樣粗，靜脈血管像青竹絲攀在上面。明水用刷洗衫褲的力道，搓那雙腳掌。綁在斗笠上的那條花頭巾，溼黏黏的，整身都是汗臭，明水倒是沒太大感覺。一把長滿鏽斑的鐮刀壓在斗笠下面，幾條舊電線剪成一截一截丟在地上，明水看到才想起了帶去綁絲瓜棚。

「無人客呀！」明水光腳，溼淋淋的踩進門。咳聲嘆氣的。吊扇在上面空轉，扇葉壞了還沒裝上去，明水打開電風扇，仍是熱氣轟轟的向她撲過來。真的要裝台冷氣了。「嘸生意，今仔日是要呷啥？」明水音調提得很高，好像是在對誰說話。「嘸生意，是要怎樣裝冷氣啊？」

沖完澡，日光直直穿過晶透的玻璃門，照射進來，明水看見里長永壽從光影中走過來，顧不得整顆頭還在滴水，拿毛巾胡亂包住就趕上去開門。永壽脫鞋進來，原本個頭高大，卻刻意把身體縮矮，背顯出駝態，頭低低對著明水輕聲的交代事情，走到美髮廳的暗光處，遞過一包物件。嘴巴細細的啞響，說什麼四周都聽不清楚。

永壽穿鞋正要走，又看見王太太要出門，冷眼的瞥過來。明水嗓門大，多少聽出背著說話的人是永壽，王太太的臉色更沉，像她腮邊的兩坨肉，垂垂的往地面掉。明水看見一身長衫長褲的王太太快步走出來，皮膚有種死白，像泡水過久的浮腫。一把洋傘撐起來遮住大半的臉，傘下長衫褲包住的身軀已經出汗。

王太太喜歡整身都穿白衫白褲，大熱天，一雙手還戴純白色絲質的蕾絲手套，手拿一罐消毒酒精，走到哪裡就噴到哪裡。以前製造橘子條汽水的家庭工廠還沒倒閉的時候，就看王太太一身穿得白閃閃，拿著消毒酒精在家庭工廠內沿路噴，沿路擦，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把運勢都擦到沒有了，橘子條汽水的家庭工廠倒後，王太太的那身白衫白褲還是照樣穿，看見人，嘴笑，眼睛卻還是流露睥睨的眼色，忍不住想拿酒精朝人噴，消毒掉比自己低一階級的人一樣。

早幾年王太太還風光，人前人後講大陸那邊請多少傭人，明水邊洗頭邊聽。沒多久有風聲說，賣假酒，在臺灣偷做假酒，再跑去大陸賣啦，真天壽喔，也不驚害死人！蜜來在她門前探頭，邊說，邊拿根牙籤在剔牙，明水在裡面洗頭，餘光老是沒看見蜜來的脖子，像縮起來一樣。這時才恍然想起幾天前，永壽替三兩個便衣引路，去敲王太太的門前，還特地繞來跟明水探口風，問王太太一家平時都在做什麼？「嘿清楚呢！」整間房子從裡到外都像罩一條黑布，大門整日關緊緊。蜜來湊過來，多少添說一點，嘴裡含顆蜜棗，講話咿咿哦哦。

便衣沒讓永壽跟進去。那麼高的個頭站在好幾公尺遠，頭還戴著上任競選用的帽子，守在街口。蜜來一溜煙，就不見人影。街上冷清，卻有幾十隻耳朵豎著。明水走到騎樓，把晾在那裡曬乾的紅酒瓶、透明玻璃罐收進來，轉進廚房前，還沒見有人走出來。

有好幾日，王太太一直沒出現在街上。是聽見蜜來的聲音從對面傳來，才發現王太太的門透出了小縫，沒看見那張白得發脹的胖臉，只有一個巨大的陰影躲在門後，蜜來說話好用力，妹妹頭的劉海一震一震的。「抓耙仔。」門縫溜出來的這句話，紮實的傳過對街這邊。明水一回頭，蜜來剛好側過身，門邊的王太太半張粉白的圓臉像是擠了出來，胖臉上的眼睛沒有瞄過來，只有刻意提高嗓門的「抓耙仔里長」這幾句話反覆。

永壽也聽到風聲，避開好一陣子沒來。蜜來儼然重新得意起來，在民國路來回穿走，消息一個緊接一個的流傳。王太太的門仍是閉得緊，明水每早拉開門，看過去斜對面漆得烏黑黑的鐵捲門，感覺沒打開過。只有掛著山水掛畫的那格小窗，早晚都推開。明水在對街這邊，偶爾瞥見王太太的

背影，手上三炷清香的紅點遠遠燒著。小窗裡面，除了神明桌，也看不出什麼來。往往王太太才轉正臉，那格小窗很快便關緊了。有時，明水總感到王太太在關窗前，唇角有著淺笑存在，讓人發寒的。

在那之後，沒再聽過王太太提大陸的事。胖臉的神采被蜜來搶去不少，整個人委頓很多。倒是時常說，逮到機會，一定狠狠修理永壽這個「抓耙仔」。有仇無地方報，像發粉囤積在王太太的身體裡，一日一日的膨脹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人一老，反而迷戀起農事，明水買了好幾小夾鏈袋裝的菜籽，在大水溝邊無主的荒地闢出幾小區，翻土種茶葉植果樹，要來黃豆渣當肥料，舀水溝水澆灌，倒也容易活。農具都是撿來的，大部分或缺角或生鏽，拿繩線重新捆紮，膠布貼牢，又可用上好幾年。

明水常常一身的汗臭進屋，客人都是一群上了年紀的女人，嗅覺也像失去一樣，彷彿聞不到明水身上的汗味。從雜誌報紙上剪下來的女明星海報，貼得牆上都是，畫報褪色了，女明星的髮式過時，總也沒有記得撕下來過。蜜來經過，嘴還在咂咂響，眼尾自然的往上吊，她的妹妹頭在髮廊剪的，一顆頭好幾千塊。逢人就是家庭美髮廳剪不出來的樣式。

半個人高的方形鏡，把蜜來的原形都照出來。明水站在鏡子對面邊洗頭，看到鏡子裡面那些蜜來藏不住的細紋，一聲也不吭的聽她說話。女人翻著桌上擺的舊髮型雜誌，不識字，只好揀有圖片的幾頁，攤在腿上仔仔細細的看。蜜來的聲音在旁邊，像沒上油的螺絲聲，刺得人耳朵發痛，女人也沒看出雜誌上的髮型，都已經是好幾年前時髦過的羽毛剪。

好不容易去沖頭回來，已經不見蜜來，女人和明水都鬆口氣。民國路上的日頭正爬到最上端，日光穿射進來，折入半人高的方形鏡裡，散出來的光讓兩個女人臉面恢復了一點光彩。明水手抓吹風機的風口，吹乾女人一頭的溼髮，一手撩起兩邊的鬢角，一撮白頭髮突然硬生生跳出來，明水趕緊又順著風口的熱風向吹放下來。一整頭的烏黑，已經有瑕疵。女人操臺式國語，指定要老廠牌子

的染劑。明水從舊紙箱翻出囤貨，工廠說早停產了，接下來也補不到貨。

「換牌子啦！」明水手調染劑，戴上手套，還想勸說，女人已經不耐煩的擺擺手。

染劑滴落到手上，像塗層辣椒膏，在皮膚毛孔啃咬。明水感覺這年的夏天熱日也跟辣椒膏一樣塗滿了全身，整個人彷彿著火，心頭熱燙、毛躁起來。才幾分鐘的工夫，女人仰著頭，已經睡熟過去，還微微打鼾。

從鏡子看出去，整條街讓日頭把人影都曬乾、蒸發去，光溜溜的。連蜜來都不知道躲去哪裡。明水脫掉拋棄式塑膠手套，洗不乾淨手上殘留的染劑，已經像胎記暈成一小塊黑點，得等幾天讓它自己褪掉。女人還在呼呼的瞌睡，一時沒醒來，明水看著外面的日頭還大，想說再等一陣子。打開電視，正播跑債回來的豬哥亮節目，明水不自覺跟著笑開來。

玉山的競選旗幟插得整條街的電線杆上都是。王太太的那格懸吊山水掛畫的小窗外也暫時改掛玉山的人形看板。還沒聽到蜜來出聲，已經看到玉山拿著擴音器沿街拜票。王太太跟在旁邊，揮手致意，玉山一身大熱天實在不適合的西裝，灰色溼成藍黑色。王太太的一把洋傘時不時還戳到玉山光禿的頭。

玉山趁揮手的同時，順手揮開洋傘，這一揮，倒讓步伐已顯出不穩、吃力地拖著笨重身軀前進的王太太腳下一絆，差點跌出隊伍。蜜來在耳邊尖笑出聲，明水一回頭，她人已經走向隊伍，只看蜜來手緊緊握住玉山，很高聲的喊「當選！當選！」跟那日蜜來握住永壽拜票的情景沒有多大差別。

街道瞬間喧囂，像春雷後下過一陣大雨。綿延好幾尺長的爆竹，燒到盡頭，如在地上的泥濘，踩出雜亂的鞋印來。明水癡癡的看呆，那群以王太太為首，跳宋江陣一樣的陣頭，七爺八爺開路踩過街的衝鋒而來。

即便一臉的油光，妝結成粉塊，凝成一張畫壞的傀儡面具，王太太那把洋傘遮住日頭，一張臉陰慘慘的藏在光影搖晃的碎塊裡面，吹脹的身軀直挺挺的向前，再向前，顛著屁股，左搖右搖。蜜

來尖笑，穿出了那陣頭。玉山讓人推擠到後頭，只剩光禿的頭還有一點光在上面，其餘丰采，全讓隊伍和王太太在前面搶盡。

一條小街走得那麼長。永壽幾年下來，在民國路做的順水人情，像跟著一陣大雨後的喧囂，都沖洗乾淨。永壽瘦長的半身頭像旗幟，垂在電線杆，讓玉山新插上的旗杆掩在後面，只露出一面白淨的背景。

王家熱鬧好幾日，永壽來也躲著不打招呼，閃身過去。王太太較勁的態勢愈來愈明顯，蜜來在兩頭敲邊鼓，明水感覺她說話顛三倒四，瘋癲得不像話，時時都在探口風。誰都知道明水是永壽的樁腳，連王太太看她的眼色，都像背後活生生就站著永壽的人一樣。

「萬年里長也要換人做啊！」蜜來說王太太逢人就說這句話。明水聽在耳裡，但是臉上沒有透出什麼動靜。蜜來瞅著明水的臉，看不出任何異樣，才死心的接著說：「聽講王太太那邊，一人一票五百！」像是貼在明水的耳朵，蜜來喘出的熱氣都噴到明水臉上。「啊，永壽是乎人多少啦？」明水後退一步，讓出空間，明擺著要躲開蜜來的樣子。蜜來一說話，比在菜園小蟲從袖套鑽進去，整身搔癢更讓人難受。趁斗笠擺在外面還沒收好，日頭也不大，明水抓著鏽蝕的鐮刀，匆匆抓幾包菜籽，一截長根芽的白甘蔗，溜到大水溝邊。看蜜來不打算跟過來，心頭的煩躁才沉澱下來。

也是一票五百，王太太盤算的跟永壽差不多。看來蜜來沒收到錢，嘴巴才跟擴音器一樣四處放送，不然這陣子風聲緊，明水也打聽不到王太太那邊給的價錢。過了大水溝，菜園沒有大樹跟大樓當遮蔽物，日頭直直曬下來，包在外層的花頭巾已經感覺出熱來，明水的心頭卻漸漸涼冷。

連著好幾日找不到永壽，連王太太都躲藏起來。要不是傍晚，瞥著她那圓滾的身軀，拿掉洋傘的遮掩，以極快的碎步速度鑽進幾戶人家，明水還真以為王太太從街上消失了。

時間晚了，明水關掉招牌的燈，街上突然一陣黑，路燈像是也閃爍一下，差點就閃神沒看見王太太偷偷由門縫擠出來。明水剛好站在視線的死角，王太太往裡面瞄的瞬間，沒有看見她。腋下仿

佛夾著手掌大小的黑皮包，可惜光線太暗，看不大清楚。

天一亮，整條街還在睡，明水倒是先醒。難得賴在床上，躺得像一根白甘蔗，直挺挺的。手掌貼攏在腿側，雙腿併緊，在聽外面的動靜。明水的房間和街上只隔著一堵牆，開窗就能見斜對面的王家窗外懸吊的那幅山水掛畫，現在懸掛在那裡的是玉山一幅半身的人形看板。

聽到消息，已經臨近傍晚。一百九十六票對二百一十二票，廢票二十一張。整條街意外安靜。王家的門從早上出去，沒再敞開，整棟烏黑黑，沒有一盞燈發出亮光。明水才洗頭出來，吹風機拿在手裡，水沿著脖頸滑下來。沒注意到披在肩上的毛巾掉在地，只顧著跑去接電話。王太太意外的沒有出現，蜜來倒是趕著跑來打聽，「啥人當選啊？」

「王先生。」明水坐下來，屁股緊貼住沙發，身體後躺，也像吸盤黏附在那張已經有了異味的老沙發上。

民國路的街中王太太一家外牆上，重新又掛上了一幅中國山水掛畫。黃澄澄的生宣紙沾了一層灰，假山假水更像罩了一團霧氣，讓人看不清。

前兩日下過一陣大雨，工人遲到，現在才來拆仍懸吊在那裡的玉山人形看板，光禿的頭已經有幾處沾上鳥糞。那格小窗上的水泥天頂夾縫，不知道哪來了野鳥築巢，一雙飛進飛出。

大清早，就見明水進進出出忙著丈夫的忌辰祭拜。等到香爐的清香燒剩半截，把幾疊金紙從供桌拿下來，丟進金爐，一張一張的燒。明水仰頭，看見已經是正午，日頭升到天頂。金紙上面貼的錫箔在火堆裡，化成灰燼前隱隱發著光。明水摺了幾張金紙，再丟進金爐裡，火焰重新從死白的灰燼竄大起來。

王太太撐把洋傘走出來，金爐的火堆正好燒得剩一點紅光，金紙早都化成一堆白灰。明水在陽台收好金爐，才要下樓，已經聽王太太在喊她。明水人還沒下來，聲音已經先到：「王太太，來洗

頭喔？」王太太自己挑了把椅子，拿出酒精朝四周噴了噴，把一條長長純白的披巾披在那張老舊粉紅塑膠皮的椅子上坐定。洋傘收在腳邊，時時隨身，怕被偷了一樣。

那把粉紅塑膠皮的椅子真的該換了，王太太一坐，邊緣蛇蛻一樣的細皮都翻立起來，明水清清，聲喉溼潤了，一出聲，整間家庭美髮廳也精神起來。王太太像醒過來一樣，腮邊肉晃跳一下，「洗頭吹頭？還是今仔日要上頭毛捲仔？」明水邊問，邊對著王太太前面半人高的方形鏡，拿條橡皮筋把自己頭髮綁起。「攏可以！我看今仔日洗頭吹頭就好，也想要把頭毛染黑呀，整粒頭白蒼蒼啊！」鏡子裡，明水低著頭，先梳整著王太太的中長髮，再抬頭看一眼鏡裡的樣子，來回個幾遍，才轉身擠一點洗髮精到手心，摻水搓出泡沫。

日常底層，所有風景都如往常。一晃眼，日頭像是又跌了下來。



評語
李維菁

《民國風景》這篇小說讓我想起前輩畫家李石樵的畫作〈市場口〉，這幅畫中有穿著白色旗袍的富裕外省太太，走在臺灣傳統市場中，身邊不時圍繞著其他討生活的市井小男與小女。

作者將街坊之間女性的較勁，閒話細碎，加入男性地方選舉的角力，里長、美容院、鄰居太太，人物面貌與市井風光的描繪，流暢細膩，復古氣氛流動，犀利卻保有某種韻致。而女人之間的微微酸辣，最後因為一場選舉的成敗，女人之間的小小地位革命波瀾，又依附著男人的興衰，定了局面。這篇小說在題材的選擇或是文字處理上都表現優秀。



陳金聖

〉 作者簡介

一九八五年生，高雄鳳山人。臺中東海中文系、花蓮東華創英所畢業。曾獲吳濁流文藝獎、花蓮文學獎。

〉 得獎感言

八月的高雄，天熱，讓人整日想昏睡，得獎的消息，瞬間帶來了一點涼意。在故鄉拿獎，多少讓自己的書寫有了較為深刻的意義了。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

溝

· 韓必晴

阿水伯騎的腳踏車才「嘎」一聲煞住，停在三合院的屋簷下，阿水姆就迎出到院子，迫不及待地吼說：

「啊你是去叨位？四處找不到你人！」

「是有什麼代誌？」阿水伯答著。

「你的好小弟阿明，打電話來亂，又說要賣土地；說什麼咱攏老了，種田太艱苦，不要霸著祖田不放手……」阿水姆一直嘮叨著。

阿水伯皺著眉，不發一語，逕自走向水井，用力壓手把，沁涼的井水沖向泥濘雙腳，阿水姆追著念叨說：

「啊你是有聽到唔？你這個做大兄的那也這無用，放你小弟對咱大小聲，眼珠裡還有尊重兄嫂
嘸？」

阿水伯點根菸，漫步到偏屋水塘邊，回頭對阿水姆說：「我知啦！」望著剛冒竄出的絲瓜嫩葉，阿水伯想，今年要早點疏枝葉以利絲瓜開花結蕊。想到阿明的話，「種田真艱苦」，會嗎？阿水伯想不透，么弟阿明從小就很少下田做農活，後來做木匠學徒就更少回家。當完兵，結了婚也搬出祖厝，幫人釘木櫃、木門營生，生意鼎盛時也雇了三個學徒；後來木工式微，阿明又和人合夥開工廠，生產飼料用紙袋和尼龍繩子，狀況一直不錯。豈料阿明染上賭癮，時常賭輸錢，瞅著他已是

人大種，有妻有子，也不好去訓斥他；想不到他還在外包養一個酒家女，阿水姆好心去提醒阿明老婆玉娥注意，卻被她回罵說是造謠生事。沒想到兩個月後，阿明倒了會，避不見面，村裡的會腳都跑去跟玉娥討債，賣車子去抵債時，才發現福特千里馬那部車竟然過戶在那酒家女名下。玉娥羞憤交加，尋死覓活嚷嚷要離婚！阿水伯夫妻倆好說歹勸，又送米送錢給玉娥，想幫阿明度過難關。阿明整天躲躲藏藏，怕被債主堵上。又簽了好多借條，誰知道能否兌現？雖說「一人一家事」，村民不會去找阿水伯要債，但是誰都知道阿水伯兄弟四人的祖田還沒分家，阿明那一份至少也值些錢吧！阿水姆見人就說：「祖公啊放下的財產，天壽啊，不能賣的！」阿明被債主逼急了，除了打躬作揖，只能告訴債主，一旦祖田分家賣掉，一定還錢。阿水姆和阿明就在這個關節對上了，讓阿水伯非常為難。

阿水姆走到菜圃摘了些空心菜，拿進廚房氣呼呼地把菜摔在地上，坐到小板凳，有一搭沒一搭理著菜。腦中浮現的是年輕時嫁到阿水伯家的往事；那時阿水伯的三個弟弟和兩個妹妹都還沒婚嫁，加上沒分家的大伯、小叔兩家，總共有三十二口人。身為長媳的阿水姆每天有做不完的家事，清晨天才朦朧亮就起床開始生火煮豬食，爾後再準備眾人早飯。彼時公婆掌家計大權，吃的是攪了一半地瓜籤的米飯，配菜常常是醃蘿蔔乾或者是菜園裡種的芥蘭菜、高麗菜，硬梗又苦澀，與連皮的肥豬肉一起炒，盛盤裡可見漂浮著些許油絲。當家的婆婆還交代要多下鹽，閩南語美名為「鹹香」，其實是讓大家因為怕鹹，吃大口的飯配少許的菜。

三十多口人分四番吃飯，五點鐘左右，公公要吃第一輪，爾後是家裡種田的壯男吃，收洗碗筷後再給孩子們吃，最後才輪到妯娌女眷。常常吃到最後，桌上已經沒有配菜，只得撒些鹽粒和著稀水飯吃，阿水姆記得自己不只一次翻胃嘔吐。

收拾完早飯，女眷們提著大桶衣服一起到井邊洗。接著是張羅午飯，女眷要輪流送到田裡去，那時常常提著重甸甸的兩竹簍，在烈日下走半個多小時的田埂路才到，再餓著肚子走回來。心裡總想著，只要分了家，哪怕再小的田地，也要好生計畫一下，在休耕的時候可以再種些其他值錢的作

物，讓自己的孩子吃好些、穿好些！

想到這兒，阿水姆心中就有了希望。大家庭中，權威的公婆掌握經濟大權，除了家裡吃喝共同開銷外，各房小孩的學用品、制服，甚至洗衣「茶摑」都得自己打理。阿水姆和妯娌們利用農閒的晚上編草帽、袋子，賺些許外快來支付這些開銷。那時年輕氣盛不服輸，爲了能給孩子多買雙新鞋或者新襪而常常做加工到深夜，偷偷點一盞小油燈，還提心吊膽，唯恐婆婆發現而挨她罵。白天裡忙前忙後，晚上又趕編草帽，可是只要自己孩子穿得比他房的體面，就一點也不覺得累。

也許年輕時的阿水姆長得醜吧，威嚴的婆婆特別不喜歡她這個長媳。新婚時，阿水伯還在外地做工，兩星期才回家一趟，短短兩晚單獨相處，她總是格外珍惜，從不向他訴苦。阿水姆傳統的觀念只覺得，嫁給阿水伯，做他的女人，就得認命。每天起早睡晚，做盡家事、田事，也看盡臉色。記得第一次起灶生火時，因爲一時情急，一口氣吹起滿臉揮灰，澀得眼睛都睜不開。幸虧小叔們幫忙，這才順利煮好三十人的一頓飯。婆婆有事沒事就是那句：「初生的囡囡，乍入門的媳婦，寵不得！」說得阿水姆淚水直往肚裡吞。人前人後，不敢怠慢，日子也就在煎熬裡流去。

阿水伯的父叔輩有五房，本來很大的一片田地就被切割成五份。阿水伯的父親取得五分之一的田地後，又帶著阿水伯四兄弟一起種。首先是大弟阿清覺得種田很辛苦，一年四季忙忙碌碌，育苗、插秧、引水、除草、割稻子、曬穀、裝袋送農會，遇上颱風水災總是擔心受怕，就算年收兩季，扣除繳農會的穀稅和自家留一年吃的量，剩餘的幾乎賣不了多少錢。同鄉有人到基隆碼頭做搬運工，阿清和二弟阿圳也跟著去，不久也把妻小都帶離開老家，從此落戶在北部，除了清明和過年時節，兩兄弟很少回鄉下。種田太苦又賺得少，一代傳一代，田地愈分愈小，逼得鄉下許多年輕人遠走他鄉，彼時工廠漸漸多了，隨便找個工廠做工，也比三兄弟守著那不會變大的田地強。阿水伯是長子，不曾想過要離開老家，就這樣一直和老父親種著四兄弟共有的田，轉眼就三十年了！

當時大弟阿清在外地買房子缺頭款，曾回到鄉下要求分祖產，阿水伯老父親破口大罵，說他是敗家子；後來二弟阿圳也回來吵要分家，阿水伯老父親只有黯然答應。四兄弟先分了祖厝宅地，因

爲田地分散在兩處，分割不易，就暫時由阿水伯家種，可是每年得給三個弟弟少許租金，算是向他們租地來種，也讓老父親還可以去田裡轉轉。想不到老父親在分厝地後不久就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四兄弟也沒人再提分田地的事了。

父親去世後，田地還是由阿水伯家繼續種。阿水伯夫妻倆勤奮地種田，有一年還得到村裡農會的獎杯，因爲他們培育的新品種水稻，穗粒最肥大飽滿。想到這裡，阿水姆心中好生安慰；家裡六個孩子個個爭氣，都有正當職業，也很孝順他兩老。遺憾的是，沒有一個願意留下來種田。孩子們也都嫌種田苦。苦嗎？阿水姆邊問自己邊把理好的空心菜放在水龍頭下沖洗，一眼又望見右手虎口處那條長長的疤。

這條疤是有一次送飯到田裡，回途路上不小心絆倒，摔跌到田溝裡，被一塊尖石頭割傷留下的。溝另一邊就是自家田，那時候阿水伯看到她摔倒卻沒走過來扶她，也許是瞅著人多，不好意思吧！回家後，自己包紮好傷口，著實地大哭了一場，也不知道是傷口痛還是心裡痛！以後，每次到田裡看到那條溝，就觸動了阿水姆心底深處的隱痛，蜈蚣似爬在手背的疤也成了她心中一道無法磨滅的創傷。

半世紀種田的日子，阿水姆的皮膚曬得黝黑，兩手粗糙，看上去十分蒼老；這些年來，田裡的事都有機器代勞，就連在廣場上翻曬稻穀，兒子也堅持雇人來做。阿水姆已經多年都不去田裡做活了，閒時到臺北、臺南看看孫子、外孫，女兒、媳婦又買給她胭脂面粉，頭髮染黑燙鬆，出門穿著絲襪，手提個泰國鱷魚皮包，看上去已完全不像個「作息」的人。難怪阿明會手指著阿水姆要她清心、享老福去吧！還死抱住這塊水田做什麼，不是擺明和小叔們過不去嗎？

靜下來想一想，阿水姆連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不肯鬆口答應他們賣掉田地？總是感覺，那塊田有自己依附數十年的感情；因爲它，使得自己和街坊鄰居有了聊天的話題，有了自己過去的回憶，有了希望和喜悅！尤其是年輕一輩的種田家，哪個見到她都是「水姆早、水姆好」的問候，把他們的水田看成是一塊模範田，因爲他們會培育出最肥碩優質的穀粒；也把他們的水田看成是一塊狀元

田，因為水伯、水姆的兒女個個爭氣，在鄉里是「一枝」，最讚的！

就是這些個複雜的情愫，阿水姆咬住不鬆口。想想也難怪阿明、玉娥夫妻倆怨恨，狗急也會跳牆嘛！不過這也是他倆咎由自取。阿明生意旺盛時，開著一部千里馬大轎車，神氣拉風；玉娥更是跌，不但吃的、用的非常講究，就連孩子就學都迢迢僱越學區，轉進都市讀；鋼琴課、英文家教排得很密實。三天兩頭來阿水姆處炫耀新衣服，那股氣焰簡直冲天。後來阿明因著生意上的應酬染上賭博，動輒有數萬元輸贏。又聽信損友胡亂投資自己外行的生意，弄得債台高築，挖東牆補西牆，最後連本業都拖垮了。現在玉娥賭氣帶孩子住在娘家，阿水姆跑去幾趟，勸玉娥回來幫阿明顧好家庭，再圖振作。不料又招來玉娥怨懟，指他們見死不救，罔顧手足情。玉娥更在債主面前大肆批評阿水姆故意攔著不賣田地，害他們被銀行、討債公司逼得走投無路，放話說要斷阿明腳筋！搞得全村子許多人都背地裡講阿水伯沒個做人阿兄的樣子，阿水姆也缺少阿嫂的氣量。爲了這些傳言，阿水伯沮喪又懊惱了好些日子；一面想把田契交給阿明辦貸款，一面又不知怎麼跟老伴說。

煎一盤小黃魚，煮碗絲瓜麵線湯，再把空心菜炒上桌，阿水姆去廟口老人中心找老伴回家吃飯。鄉下人素來節儉，老兩口子從來只在餐桌上配一道葷菜；阿水姆愛面子，她總是穿紅戴綠讓別人看到她的光鮮體面，在家吃得卻很寒碇，反正沒人會知道。

兩口子正吃著，忽然聽到：「阿水兄！喔？在吃飯哪。」

阿水姆迎著聲音看去，原來是村尾阿康的小老婆——阿環。看她尖著嗓子講話，走路左搖右擺的妖嬈相，村子裡大家都說是「注定」細姨命。與阿水姆同年紀的村婦沒一個看得慣她；也想不透，像阿康那麼踏實忠厚的老厝邊，會從都市帶回一個茶店查某當小老婆，氣得阿康嫂長年吃齋禮佛。阿康帶著小老婆住到工廠，兩造不見面，落個清靜。令人不平的是，阿康嫂的七個子女都不排斥他們的環阿姨，時常往工廠跑。後來才知道，原來阿環掌經濟大權，不時三百、五百給小孩零花錢；這一來大家更加同情康嫂，也視阿環爲心機深沉的蛇蠍。

「唉唷！水嫂啊，你兩人那咁這麼清心！免帶孫子，後生又孝順。嗯！好命哦！哪像我……」阿

環比手劃腳地灌迷湯。

「環啊！有什麼事？」阿水伯站起身來，迎向客廳。

「沒啥大事情。去送貨單，順便來庄內看你們啦！」阿環拉張椅子，一屁股坐下。

阿水姆在廚房豎起耳朵聽，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這女人沒事也從不來家裡泡茶閒聊。

「水兄，聽說你大漢後生、媳婦都在銀行吃頭路，那是金飯碗咧！隨便說一個月都有十萬元收入；我要是你們，早就搬去和他們一起住。都市真熱鬧，不像這鄉下，要買一塊蜜斯佛陀的粉餅擺無！」阿環愈說愈來勁。

阿水伯吐口菸，笑而不答。

「我們還沒七老八老不能動，不想離開老厝去靠孩子。」阿水姆也來到客廳，語氣有點衝。

「不是這樣啦！你們倆艱苦一世，也應該享享老福。趁現在四處玩玩走走也好嘛！我去年去泰國玩，不貴，三星期才四萬元，有吃、有住還坐飛機，很好玩呢！」阿環拉著自己的上衣又說：

「這就是在泰國海邊買的，真的俗，一百元一件。穿起來輕鬆又少年。」

阿水伯兩老沒搭腔，氣氛頓時很僵。

「想那時，康仔就是聽我嘴，賣掉他家那塊地，和別人投資開工廠、做生意，不然現在哪能賺錢，還不是得去翻曬稻穀，辛苦做田事。所以，康仔常跟我講，水兄你腳關節常發病，實在應該把水田賣掉，你們後代攏有『讀冊』，誰人還去種田？」阿環終於說出來意。

「你們如果要賣，我有熟識的人牽線，免佣金。咱們是老厝邊，我不會騙你們！」

阿水姆氣得站起來，扭腰指向阿環說：

「妳若是來勸我們賣田地，失禮！不相陪了。」阿水姆走向神明廳點香。

「阿環，莫生氣。我女人今天有點反常，也不知是哪一條筋有問題！妳的好意，我真感謝。」阿水伯吟哦半晌，沒再接下去！

「水兄，你小弟阿明在過年時向我們周轉六十五萬，後來牽一部半新舊的車來抵債，看你水兄的

面子，我們算那車子十七萬，另外四十多萬講好半年內一定還清。康仔看在水兄和我們交陪很深，利息攏總免，只還本金。現在阿明避不見面，我只有來找水兄，我們知道你是有信用的人，一定會給我們一個交代的！」阿環擺著一副債主的臉孔，完全沒有了笑容。

「水兄，你知道我們也是小本經營……」

「是啦！是啦！我了解你的意思，我會盡快聯絡阿明給你們一個交代。」阿水伯把未抽完的半支菸捻熄在菸灰缸裡，語氣黯然。

「水兄，多謝啦！我就知道你是一個有信用的人，那我回去了。」阿環走著又說：「帶水嫂來我們工廠坐啦！」

阿水伯苦笑說：「不送，慢走！」

阿水姆這廂點了一把香，雙手合十，滿心虔誠地拜向觀世音神像，嘴裡念念有詞。插香在香爐，又跪倒在神案前，俯身再拜後開始擲筊，連擲三回，都是笑杯。阿水姆心慌了，再拜向神案，情急之下竟然以自己的生命來做還願的條件。果然這次擲出了聖杯，阿水姆滿意地連連叩謝神意。

阿環走後，阿水伯算了算阿明欠下的債。倒一個會加上欠阿康的餘款就得要七十萬才擺得平，情急下罵道：

「這個憨生！看他如何收場？」

傍晚時，阿明偷偷溜回村子，打了電話約阿水伯在土地公廟見面。

瞞著老伴，阿水伯硬著頭皮去和阿明談。

「阿兄，阿嫂在家不方便說，我特地來告訴你，有人出兩百五十萬買我們那塊地，除了增值稅，一切費用買方會出。這個價錢不低，二兄、三兄攏沒意見，現在就看你了！」阿明心急地一口氣說完，也順手把最棘手的問題丟給阿水伯。

「阿明，你老實說，到底你欠多少債？」望著眼前已為人夫、人父的小弟，阿水伯實在不忍責罵，只能關心他的狀況，看看能否幫他一把。

「沒多少啦！只剩幾十萬。」阿明含糊回答。

「老實說！」阿水伯厲聲厲色吼他。

「你欠康仔四十幾萬，阿環來討債，你知道嗎？」

「幹！查某人！她廷不討，她來討啥條！」

阿明啐口痰，恨恨地說：

「好康的都報給他們，賺到就忘記朋友的好處，我又不是沒誠意，將車子都過給他了！」

「百來萬的債，你怎麼還？當初時好好的工廠怎會突然虧空這麼多？你不替自己想，也要替玉娥和四個孩子想呀！他們現在在崇德厝，你知道嗎？」阿水伯並不多話，這些嘮叨是半年來一直想對阿明說的。

「阿兄，免講過去啦！我會東山再起的，一定會再賺大錢的。眼前，你先答應我賣掉那塊田地，你也省得再操勞。我打算和朋友投資做建材生意，市場不錯呢！」阿明口中的新未來讓他的雙眼炯炯有神。

「我……」阿水伯支吾著。

「阿兄，只要是你答應，阿嫂也不會擋。咱四兄弟只有你在種，而且許多事都雇人代工，你也知道一年賺不了什麼錢，不如賣掉。若是你沒啥開銷，你那份錢放給我用，照銀行利息加一分給你。」阿明愈說愈順。

阿水伯想，幸好只是兄弟間談話，要是給老伴聽到，她不氣得跳腳才怪！

「我是阿兄，我有責任保住祖宗財產。」

「什麼時代了！你保住這塊田有什麼意義？放著給別人種或是荒在那兒？」阿明急切地說：

「阿兄，我四十幾歲的人了，你不能看我從此倒下去，我要再站起來，我不要過這種避東避西的日子，拜託你要……」語氣近乎哀求。

阿水伯低頭嘆口氣說：

「村長說，先將田地抵押給銀行，貸出來的錢你先拿去用。」

「阿兄，恐怕二兄他們不會答應。」阿明雙手握成拳，囁嚅地說：

「而且，而且那塊農田也貸不了多少錢！」

阿水伯萬萬想不到，絞盡腦汁想出來的兩全之計居然得不到認同！他氣得板起臉孔說：

「老二、老三那兒我會跟他們說說看，我不能看著田地就這樣賣掉，村人會罵我們是不肖子孫！」

當晚，等阿水姆睡覺後，阿水伯撥電話給二弟、三弟。

兩人似乎預先串通好了，給阿水伯相同的答案，「要就賣斷，四人朋分，各取其中一份，否則就不賣。絕對不答應抵押給銀行。」

阿水伯掛上電話，悻悻然地走到前院曬穀場，就著簷階蹲下來抽菸。夜，好涼好靜。剛借給別人曬完稻穀的廣場被刷洗得乾乾淨淨。阿水伯撿起一粒篩落角縫的穀粒，憑感覺，他也判斷得出，乾燥程度已達農會要求的標準了。

時代真是變了，阿水伯想起自己還是孩童時。雖然身為長曾孫、長孫和長子，卻不敢恃寵而驕；不但對長輩必恭必敬，言聽令從，就是同輩的堂兄，也不敢違逆。如今，自己身為大哥，今年也六十二歲了，在三個小弟面前卻講不出一句硬話，甚至連保留祖產的事都不能做主！

想起老伴最近對他冷言冷語又擺臭臉，再想到阿明焦急無助的眼神，二弟、三弟自私絕情的態度，阿環逼債的嘴臉，還有村人不解原委的惡毒批評，以及村長和幾個老友既同情卻愛莫能助的關心……

阿水伯急得想大叫，喉頭卻緊鎖而發不出聲來。

突然間，阿水伯跑進農具房，匆匆抱起不鏽鋼的農藥噴灑器，背在身上，跑出天井，消失在夜幕裡。

凌晨三點半，阿水姆被村長一夥人接到醫院，院方已發出阿水伯病危通知書。

阿水姆和兒子、女兒守在加護病房外。她臉色灰白，蓬頭散髮，不時地擦拭眼角淚水，嘴裡還喃喃自語：

「老的！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放我一個人……」

根據送阿水伯到醫院的朝永父子說，阿水伯倒在田溝裡，右手還按著農藥噴嘴。

醫生初步判斷是吸入過量農藥，加上浸在冷水裡太久，年紀又大，有併發症情況……

三天後，阿水伯總算脫離危險期，但是意識還是不清楚，看到來人就說：

「我去噴藥，你不知道，今年蟲害很嚴重呢！」

阿水伯住院這段期間，阿明沒敢再提賣田地的事情，村人和部分債主也因為阿水伯險些喪命而轉批評為同情。只是大家心裡都有數：欠下的債還是在，問題依然沒解決。誰也不知道林家的事會怎麼發展下去！

阿水伯出院後，還是會常常胡言亂語，可是醫生檢查診斷，腦子並未受傷，只是暫時的意識不清，回家靜養，不再受壓力、刺激，自然會慢慢恢復。

阿水姆悉心地照顧老伴，四十多年的夫妻，早已習慣了兩相扶持、作伴的生活，從來沒想過誰會先誰而去！守在加護病房外的那三天，整個人彷彿只剩一副軀殼，茫茫然任人擺布，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來的，聽到老伴度過危險期，才慢慢恢復正常知覺。

「少年夫妻老來伴」。雖然阿水伯對阿水姆不夠體貼、尊重，也談不上過好日子，可是在阿水姆的心裡，始終覺得，嫁給阿水伯，她很快樂也很滿足！

這天早晨，阿水姆洗好衣服，晾曬在竹竿上。遠遠望見村長和阿明一行人往家裡走來。阿水姆趕忙迎上去，不讓他吵醒阿水伯。

「水嫂，阿明來找我好幾次，說是水兄答應他要將田地拿去銀行抵押貸款，是不是？」村長問。
阿水姆一聽，火氣上頭，不由分說，劈頭就罵：

「阿明，我們做兄嫂的是哪一點對不起你？你這樣沒良心，苦苦相逼；你阿兄被你逼得差點沒命，到現在還神智恍惚，你做得太過分了！難道你要害死你阿兄才甘願？」

「阿嫂，妳怎麼這樣說？阿兄自己年紀大，不注意，才會摔倒在田溝，怎麼能怪我呢？而且，我一直勸阿兄賣掉田地，就是不要看他太辛苦啊！」阿明一臉無辜地替自己辯解。

「你真好心，真關心，我們當不起。現在我二女婿已經去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分割手續，一人一份，以後誰要賣、要抵押，各隨人意，不要再來刺激你阿兄。這樣，你應該滿意了吧！」阿水姆說完，揮手示意阿明離開，自己也往回走。

「不，阿嫂，阿兄真的有說要拿田地去抵押貸款，他不願意阮林家的祖產被賣掉。」阿明追上阿水姆好生解釋著。

「阿明，你老兄願意，可惜你另外兩個阿兄不答應，他們害怕你會將他們的份一起吞掉！」阿水姆滿懷氣憤，顧不得兒子、女兒的交代。

「這……他們怎麼對我這麼……」阿明愣在一旁，說不出話。

「阿明，做人要本分，就算是兄弟，也沒有什麼事是應該的。祖公呀留下這些田地，你阿兄和我打算將它續給子孫。」阿水姆說完又招呼村長說：

「來裡面泡茶啦！」

阿明終於沮喪地走了。

在當土地代書的二女婿奔走處理下，阿水伯兄弟的那塊田地終於分割好了。

阿水姆一直把這事瞞著老伴，事成後再偷偷把所有權狀藏在櫃子底。

那廂，阿水伯的病漸有起色，身子骨也養好了。他迫不及待想到田裡去轉轉。

這面，阿水姆拖延、敷衍著，一直不讓他出門。後來拗不過，阿水伯騎上腳踏車，高高興興地出去了。

沒多久，只聽見阿水伯氣急敗壞的叫：

「阿滿！老的！妳爲啥不告訴我……」

「分割土地的事情爲什麼不和我商量？妳竟然自作主張將田地割開！妳知不知道，我是大兄，我不要把田地割成一塊塊，我要它是完整的！」

「你兄弟四人四顆心，分割開了也不用再翻來吵去，各人隨各人意。祖公存放下來的財產，本來就是四個人分的！」阿水姆小心解釋著。

「妳這個查某人怎麼管這麼多？阮林家的事不用妳插手！」阿水伯厲聲大吼。

阿水姆從未見過老伴發這麼大的脾氣，想起自己這些日子衣不解帶地伺候他，他卻說出這麼無情的話，不禁一陣心酸、委屈而掉淚。

當晚，阿水姆把兒女都找回家說明，無奈阿水伯的態度依然沒軟化，兀自坐在神明廳，不吃不喝也不說話。兒女們都替老母打抱不平，卻礙於阿水伯昔日嚴父的形象，誰也不敢去勸諫，只有一個勁地安慰老母。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夜很深了；阿水姆癱坐在沙發，紅腫的雙眼無神地望著前方。兒女們或躺或靠，疲憊不堪又不敢離開。突然，阿水伯緩緩走進客廳，對著阿水姆說：

「老的！跟我去巡田水。」

兒女們如大夢乍醒，個個目瞪口呆。大兒子急忙說：

「阿爸，現在三更半夜，看不清……」

阿水伯未答理，轉身出門，撂下一句話：

「還不快點！」依然權威十足。

阿水姆遲疑半晌，起身跑到後屋拿了斗笠，綁好袖套，捲起褲管，快步跟在阿水伯身後，兩人很快消失在黑暗裡。

「老的！妳還記得年輕時，爲了怕別人擅自引走灌溉的水，我們常常半夜坐在田埂上守著，等看到田裡汪汪一片水才讓別人引走？」阿水伯平靜地問。

「是呀！是呀！有一次，我實在撐不住，打了盹，整個人摔到水溝裡，後來發高燒。那次以後，你就不讓我跟來。」阿水姆想起往事，語氣中掩不住的興奮。

「老的！妳說得對。我們兄弟就像一個已經散板的木桶，不能再箍在一起了！我惜祖產，我愛種田，不能要求他們也跟我一樣啊！」阿水伯嘆口氣又說：

「隨他們去！」

阿水伯信步走到光禿禿的田中央，訥訥地說：

「老的，妳會不會覺得種田很……很艱苦？」

阿水姆一時百感交集，答不出話。阿水伯轉身看著阿水姆良久，慢慢地說：

「很艱苦，是不是？」

阿水姆被老伴看得心中一陣慌亂，急忙擺手說：

「不，不會，啊，習慣了，不會啦！」

月光下隱約看得到阿水姆露出的一口黃板牙和踩在鬆土上的那雙大腳丫。



評語 李喬

「溝」的取材與主題不易討好：鄉下老夫老婦如何讓讀者眼睛一亮？那就考驗作者的敘事工夫與主題詮釋功力了。

本作沒有新鮮花招，只是詳實細膩地描繪「阿水伯」、「阿水姆」，於是一對老人外形內心都浮現出來。對於年紀相差不多的讀者是熟悉的左鄰右舍，至於「現在的」小朋友，那就懵然陌生。

這類題材寫成小說有一「危機」：很難不一路沉到底，最後一絲新鮮空氣都吸不到。「溝」竟脫出這個困境，結尾叫人鬆了一口氣。

「溝」的語言有一特點，也可以說：很自然地反映了當代臺灣社會的「生活語言」：整體是「華語」的表現，但不知是無心還是有意，混雜了一些福佬語詞或句子。筆者個人認為很好。個人是主張臺灣應往「混雜語言」方向走。

理由是北京語、福佬語、客語在歷史語言學裡是 *ancestor language*，彼此可相容不必互斥。誠然，客語難沾邊，原住民語只能以詞彙為單位加入吧？這就涉及「文學語言」的種種爭執了。個人是十分贊成如「溝」所呈現的面貌。



韓必晴

〉 作者簡介

四年級後段班的我出生於南臺灣，一路從路竹國小、臺南市中
山國中、省立家齊女中，再到師大英語系畢業後開始教書、結婚、
生子，在職場與家庭間忙碌地打轉，唯一不曾放棄的是讀書閱報以
及寫作，退休後開始整理舊稿，承蒙不棄用以補綴，至表感謝。

〉 得獎感言

得獎了，感恩也感謝！

這是一篇舊作，跟著我二十五年，搬過三次家。我一直很珍惜
這篇手寫稿，常常拿出來讀，或增或減地修改它，卻不輕易寄去參
加徵文比賽。我知道它會受某些讀者青睞的，在未來的某一天！

從小我就愛看小說。小學時代的暑假，依傍在父親放書的櫥木
箱，翻看一本本書頁泛黃的書，竟是最清涼的享受。印象深刻的
有司馬中原寫的《狼》、鹿橋的《未央歌》、翻譯版《包法利夫人》、《戰
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似懂不懂的讀完。愛幻想的我也
想要寫寫，寫的當下，故事中出現的人、事、物，真假虛實都有，
他們滿足了我酷愛安排情節與天馬行空想像的癖好。

父親是一個勤奮的筆耕人，他鼓勵我多寫，更要去發表。他常
說：「一篇作品，只要有一個欣賞它的讀者，寫作人就值得安慰了。」
這句話深植我心也影響我至今。讀書、寫作恐怕是我永遠的情人。

高雄是我的第一故鄉。自從到臺北讀大學後，就業、婚嫁定居
新竹，回高雄一直是我心底的最愛與至痛。父母往生後，我很少回
高雄，但是卻愈加思念它。少眠的我，夢中常見一頃翠綠稻禾，烈
日下隨風擺動，彷彿還嗅到那股飄浮在空氣中的溼熱南風，與兒時
的味道一模一樣……

彷彿情詩 · 沈眠

X 又看到那對男女。第二十九次。他們正從 *noel* 外面走進來，手牽著手，像一團不分彼此、甜蜜的火焰在行走似的。從架立在車道外的監視器，她看到他們搭計程車。X 拉開招待室的門，用力在臉上堆滿笑：「休息嗎？」

戴紳士帽、厚框眼鏡、年約三十歲的男人點頭，「休息。」

X 注意到他們的手還握在一起，彷彿鑄得一體成型。她開始介紹還空著的房型。男人的眼睛沒有 X 的存在。他轉頭看穿米白色洋裝、五官深邃、氣質靈動、年紀或許有二十五、六歲的女人。男人問她：「妳覺得呢？」

女人認真瞅 X 手中捧著的本子，「蝙蝠俠那間，上次我們去過了，法式古典也是，監獄有點那個，我們不要好不好？」男人像一頭忠犬，他點頭同意。女人繼續說：「那麼，就去紐約蘋果或者玫瑰之愛，好不好？」

男人立馬回頭對 X 表示要玫瑰之愛。X 說總共一千四百元，請問刷卡還是付現？男人從背著的包包取皮夾，掏出一張信用卡，遞給 X。X 說了請稍等，回身獨立在車道中央的接待室，在刷卡機進行付費操作，同時眼睛盯著監視螢幕。他們果然又在外頭擁抱和親吻，動作極其自然，一點都沒有顧忌，但又不是那種刻意高調曬恩愛的意思。X 完全能明白那兩個人濃情蜜意到血肉相連的狀態。她很羨慕，羨慕到心痛。而她也因為這種羨慕，陷入長久的失眠狀態，不得不去看心理醫生，

拿更多的安眠藥，以便人工黑暗能夠粉碎她的意識，讓她入睡。

X 將房卡、信用卡和簽單交給男人，努力保持最健康、完整的微笑，希望烙印在男人的眼底，雖然機會微乎其微，不過她總是想試試看，就是一片殘影也好。男人說謝謝，把東西接過來，房卡交給女人，信用卡和簽單都收回皮夾，兩個人繼續手牽著手往電梯走去。X 安排他們三〇一號房。後來她總是盡量給他們離電梯比較近的房型。她站在接待室門口，望著紳士帽男人帶著女人去他們即將熱烈纏綿的房間。一個轉彎，他們離開視野。X 回頭，在電梯的監視螢幕裡重新看見他們。而車道外頭有車子進來，她暫時擱下對他們的關注。

X 上班的地方在明誠三路和裕誠路的交界，是整個高雄最高級的汽車旅館之一。她一向上早班。那對男女也總是在九點、十點左右來，而且是平日，連續長達一年以上的時間都來消費。X 一開始真的不明白究竟他們從事什麼工作，怎麼可以在非假日自由地活動？或者是家境極好、無須工作的富二代？尤其是那個看起來很像電影導演或藝術家的男人，她挺好奇的，他是不是名人呢？他有那種風格與器度。顯然也不可能是性交易或者偷情，他們的態度相當理直氣壯，那是一對戀人啊，她相當確定。那麼為什麼不回自己家就好呢？

要到後來，X 才會發現原來女子只是個女孩，在 X 第一次看見他們的一個月前，女孩才滿十八歲。X 很不敢相信。女孩的臉部線條很深刻，看起來的確顯老沒錯。但毫無疑問的是個美人。可是再怎麼成熟的臉，也不至於讓她有這般大誤判。只能說女孩整個人流露的器度和眼神都異常的堅定，完全沒有一般小女生那些遮掩、無知和迷惘的表情與稚嫩感，還非常自在且篤定地享受她十七歲男人的愛慾滋潤。另外讓 X 訝異的是男人居然已三十六歲。完全看不出來。他整個人散發某種纖細、神祕的味道，絕不毛躁，但極有活力的樣子讓 X 誤以為他比實際年齡小六、七歲。他們確實是很有意思又登對的一雙戀人。

而 X 漸漸對那個總是戴著紳士帽的男人有了點什麼，她不想承認，但身體卻由不得她。夜間腦海會慢慢浮現他的身影，她的手難以控制地深入自己的陰部進行撫摸與探掘。她渴望他飽滿的進

入，她渴望他像一團火撩亂進她的深處。

她記得第一次看見他們應該是一年多前。夏季。外頭炎熱的太陽簡直像是持著火焰槍到處在噴射虐殺一切似的。恐怖至極的氣溫。他們也是搭計程車到 motel 外，再沿車道走幾步路進來。由於職業再加上自己特定興趣的關係，X 積極訓練自己對客人年齡、行業與性格的觀察能力。初招待那對她後來暗自稱呼為詩人與幸運女孩的戀人時，X 還沒有什麼多餘的想法，只覺得兩個人談吐、應對很不同一般，連詞語的挑選都特別靈光熠熠，好像經過極深極深的淬煉一樣。

X 按照招待守則照例要推薦較貴的房型，並強調空間大許多、設備也極好等等推薦詞，詩人男問幸運女孩好不好？X 記得幸運女孩表情稍微有點僵硬地說，你決定就好。於是，男人乾脆地決定要最好的房間。兩個月後，X 才曉得原來那天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確立彼此戀人身分的日子，難怪幸運女孩有點不自然。但也只有那一次。之後幸運女孩就再也沒有任何那類的表現。女孩深深地愛著詩人。

他們的交往是這樣子的：詩人男是臺北人，幸運女孩則住在屏東市，兩人經由網路認識。詩人男經常在網路部落格發表作品，女孩是忠實讀者，總是留下回應，久而久之，他們便進入 MSN 的線上聊天模式，接著是交換手機號碼，每天傳發簡訊，再來就是電話。這段期間歷經兩、三年。在女孩確定上大學的那個暑假，也就是 X 看到他們來 motel 的那一天，他們正式交往，成為堅定無疑的戀人。

他們的第一次約會，是他們交往的第一天，也是幸運女孩的初吻發生日，更是兩人裸身以對撫摸、親熱的重要時刻。所有情侶會發生的事，他們在第一次見面就都做到了。女孩整個人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她初次發現原來身體的愉悅那麼強烈，但她沒有呻吟，她咬著牙抑制想叫喊的聲音。女孩害怕打開。但她忘了她其實已經全部打開。她的腦袋空白，一團彩色的煙霧在裡頭搖擺，五光十色的暈眩。對一個少女來說，那個經驗的確太龐大而超級。

兩個人之間，唯獨真正的做愛，也就是性器的結合這件事暫時被跳過去。女孩說還不可以，說

她沒有準備好，男人居然也就忍耐下來。X聽到這件事，覺得不可思議，詩人男就要接近四十歲，性的方面一定會有需求，而且不能不說是熟悉的，但他卻願意停下來。理由如果不是他很愛她，又可能是什麼呢？女孩真是有夠幸運的。真的是。

X自己的初夜就沒有那麼重要、美好，值得自己不停回味。因為是國文老師奪走的，那年她才高二，是國文小老師，經常和老師接觸。她對三十好幾的老師並不是特別有興趣，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即使是現在，她也還是搞不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她知道那不是愛情，但是不是情慾呢？X並沒有把握。當時她那麼小，她懂得情慾嗎？也許懂吧，也許她的身體裡面有種飢餓，有種想要用力吞食些什麼的飢餓。但X不願意往下想。她只想遺忘更多。

那是一個晚上，老師藉口要她留下來幫忙處理校刊。X對寫作本來就很有興趣，她和老師走得近，也是因為擔任校刊編輯，經常要與老師做討論的緣故。而國文老師也曾經是文藝青年，他的桌上還放著一張拷貝，裡面是一首刊載在報紙副刊的短詩，好像五、六行的樣子。他不無得意地說能夠擠進去副刊，得要甚有本事才行。X亦夢想自己能夠有這樣的本事。然她想不起來那首詩究竟寫什麼，老師的筆名是什麼她也忘了。或許是寫得並不怎麼樣。後來，X常看見詩人男作品出現在報刊，就更確定國文老師的戰績不過是偶然的意外，根本不代表其能力。

總之，編完校刊，老師堅持說他要送X回去，他們搭電梯到學校地下室取車。他們上車，老師發動汽車，打開車內燈光，從公事包裡拿出一疊A4紙，把它們遞給X。她還在納悶是什麼，老師說：「這是我寫給妳的情詩。」

當下，X只覺得有一團爆炸在自己的腦袋裡打轉，炸個沒完。居然會有人為她寫情詩，而且是老師？她只是一個平庸的女孩。踏入社會後，因為學得不錯的化妝技巧才勉強有人看得見，但也未必引起多大的興趣，不如此，真是誰都不會注意到她。就學時期尤其是這樣。她不醜，但也不美，就是那種十分路人的長相。X一直不想承認這件事，但男生的反應，她自己也清楚。只要有更好看

的女人出現，本來就有一搭沒一搭的男人們全都長了翅膀，飛得又遠又快。

但國文老師的示愛讓 X 的心像鳥一樣踩著輕盈的腳掌蹬啊蹬的就要往天上衝去。她在車上翻著 A 4 紙上的詩句，一遍又一遍的讀，還掉了眼淚。而這個時候，老師已然開著車離開學校，一遇到紅燈，他的手就摸上 X 的大腿，往內部探著，覓著。X 還捧著那些情詩兀自感動得不得了。不知道過了多久，老師忽然在路邊停下車，要 X 坐到後座，且必須蜷縮身子，躲在駕駛座和後座的空間。X 不懂，但她簡直為那些情詩喜到翻了，想都沒想就照做了。她往後爬的時候，還聽到老師說，我的小情人真乖，老師載妳去一個夢幻的地方好好疼妳。

那個男人把她載到 motel，不是她現在工作的這種高級汽車旅館，只是休息四、五百元就能搞定的廉價 motel。但 X 哪裡知道呢？雖然她看到那破舊的鐵捲門、長壁癌的牆壁、老舊的洗手台和浴缸，心裡還是有那麼一絲疑惑，不懂這裡有什麼好夢幻，更隱隱地覺得自己也跟著腐敗了。但老師激情得很，一把鐵捲門關下，車子熄掉的火好像全都移到他的身上，他抱起不算輕的 X，衝上二樓，氣喘噓噓地一起跌在床上。

他對她為所欲為，她也放任他。她失身於他，而且不只一次。那之後，有三個月的時光，只要老師想要，他就會藉口要她留下來處理一些什麼，再載她去各個便宜的 motel 偷歡，一次又一次。而 X 愈來愈困惑，連一丁點的快樂都未必有。

X 在這之間什麼也沒有得到，情詩只有初夜那次看過，後來都沒有了。老師給她的，總是根本不到愉快的性交，老師只顧著讓自己高潮，並不怎麼顧念她的舒服程度。但至少不太痛，畢竟他的有點軟，又有點快就完事。

即使如此，X 還是心甘情願。因為那些情詩，印在 A 4 紙上，一句又一句妳是我的火焰為我點燃黑夜諸如此類的句子，深深地游在她的腦海深處。老師在上面擺動時，她總覺得那些字句正從他癡肥的身體跑出來，一枚枚掉落她的肌膚，而且鑽進去，鑽到體內深處。她在當時甚至有幸福的感覺。不過隨著國文老師被當時的校花告發他誘引她而遭到解聘的消息傳出，X 短暫的美好日子徹底

煙消雲散。

經過一些消息的整理，X很快拼湊出真相來。原來國文老師拿著同樣的一疊情詩到處騙取高中女生。他慣用的伎倆就是到處送情詩，但其實來去都是那十幾首。已經有不少女孩遇過，但敢怒不敢言，只不知他是吃了哪一種類的豹子膽居然去惹家長會會長的女兒，同時也是學校最美麗驕傲的校花，不但當場碰了一鼻子灰，女學生還即刻告知父母，且把他寫的那些情詩當作罪證呈上去。這下子，國文老師鐵定變成過街老鼠，很快就被驅走。

X則一聲不吭。聽說好幾個女生都遇過呢！有些人還在教室公然嘲諷，說也不看看他是什麼豬樣子也敢來惹老娘，連學姊都有份，到處都有女孩跳出來說話，說什麼老師也對我示愛，但我怎麼可能會喜歡那種變態醜八怪，怎麼樣惡毒的評價都有，而且人數攀升到居然有百人以上。好像上當的只有她一個，X可不願意過被嘲笑、侮辱的學校生活，只能保持沉默。她沒有跳出來指認。

多年以後，她想起那段往事，都還會為自己當時的愚蠢感到羞恥。但她想，生性怯懦的國文老師一定不可能沾染那麼多人，而且那三個月裡，他幾乎三天兩頭就要找X出去，根本沒有多餘時間與體力找那麼多女孩下手。X甚至懷疑，他一定是因為得手了X而食髓知味，想要更好的女孩，才讓歪腦筋長到校花身上。換言之，當年那些急著說自己被求愛過的女生八成都是假的，故意裝作不屑老師的示愛以抬升自己的價位。X也暗自猜測一定不只有她被矇騙。她還不是最笨最醜的，她只是平庸，而國文老師指派的各班小老師，除了那個校花以外，都長得一般。X很肯定還有人跟她一樣受害。不可能只有她一個人。不可能。

幸運女孩的身體歲月就不像X那麼坎坷了。女孩有一個全心全意愛著她的男人。那是很強烈的情感，就算是外人也沒有不注意到的。尤其是X暗中訂閱詩人男的臉書及部落格以後，更能肯定這件事。

詩人男有很長一段時間克制著自己不進入幸運女孩。他們交往半年以後，在男人生日的當天，

女孩才把自己獻給他，作為詩人男的生日禮物。這確實是最強大的禮物。詩人男徐慢地插入女孩，流下了眼淚，抱著女孩，很久很久的時間都沒有動作，只是親吻她，和她說話，他謝謝女孩，謝謝她帶給他的所有美好。而女孩的初體驗也在詩人男小心而緩慢的抽送，接近過高潮。他們熱烈的喘息與交纏的身影持續不斷地迴盪在 X 的腦中，她幾乎聽得見女孩最後發出一連串意義不明的呻吟。原來那就是高潮的語言啊。

Motel 來來往往的顧客那麼多，雖然大部分都是性交易，但其中也不乏有趣的。那種單人入住的，隨後便有穿著花枝招展、身上不知道灑了幾瓶香水足以薰死人的女子來訪，也從來不會兩人一起離開，總是女人先走，X 很清楚這就是肉體的買賣，不過她什麼都沒有說，仍然保持著服務的標準禮儀。其中有幾個比較出色的女孩也被男同事看中，留下過電話，還直接約在工作的 motel 上床，員工價嘛，終究比較便宜，X 也不是不能理解。不過，他們不提供外叫服務，這是為了保持正派經營的緣故，也害怕條子來釣魚，讓 motel 遭殃，聲譽因而受損。有些客人一進來就打電話要叫應召，X 只能客氣地指出這裡沒有這樣的服務，大部分二話不說就掛電話了，但也有臭罵她一頓的。

無論如何，motel 大抵都是與性有關的，雖也有家庭活動，但來這裡休息的人，基本上意圖十足明顯，都是渴求性愛。X 看過男男和女女的出入，有些女人帥氣到不行，有些男子則嫵媚到連 X 都會心動。但 X 就只對那對戀人感興趣。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的眼睛只允許彼此的存在，那是無比忠貞的表現，尤其是詩人男凝視幸運女孩的時候，彷彿整個宇宙的光線都集中到女孩身上一樣。她從來沒在別對情侶身上看到那樣具有生猛之愛的眼神。X 在旁邊看了都覺得自己快融化了，她也想要被那樣全心全意的眼神包圍著。

當然了，X 對他們的特別注意，主要是有一次她在幫他們刷卡、確認房間時，接待室門沒有關緊，她親耳聽到詩人男開心地說：「是妳給我的運氣，我才能拿 X X 文學獎的現代詩獎——」那應該是他們第五次還是第六次來 motel 時，X 無意間聽到的。聽到現代詩，X 的耳朵立刻像野地的兔子一樣豎起。這才是 X 何以要對詩人男懷有無比興趣的決定性關鍵。

X立刻上網查詩人男提到的文學獎得獎名單，經過 Google，很快地鎖定幾名對象，剔除不符合的人選外，就找到了他。再經過某些文學獎公布的照片，更肯定詩人男是誰，隨後她申請一個空頭臉書帳號，持續追蹤他的網路動態。很快的，X成爲詩人男的頭號粉絲——安靜但用力地把他所寫下的詩句都紋身般刺在腦海的超級粉絲。她爲他的詩意癡迷，她爲他寫下的那些情詩輾轉難眠，她幻想自己是那些情詩的對象，那些詩都是寫給她的。一定是這樣，沒有錯。X的心這麼決定。

不止是寫作，X也熱愛閱讀，尤其是詩。她在網路上亦開闢自己的部落格，也加入各個文學論壇，尤其是喜菡文學網和吹鼓吹詩論壇。但她很清楚自己沒有詩那方面的才能。她覺得詩人簡直是天生的物種，不是隨隨便便能變成的。她試著寫過詩，但很不像樣。雖然有人來打招呼，表示讚賞，但X知道自身的斤兩，並沒有抱持這方面的野心。然而，這並不阻止她對詩的閱讀熱情。

她從來沒想過會有一個活生生的詩人出現在眼前。這不是說X沒有看過詩人，在電視藝文節目上或者文學活動、發表會等，她都看過。然則，從來沒有一個詩人出現在她的工作場合。X以前總認爲詩人是聖潔的天使，是在天上的物種，如何可能會現身在motel這樣的地方，而且只爲了休息，也就是說做愛。想來她自己就覺得好笑，詩人也是人，也有慾望，也需要一個房間睡覺。什麼天下天下的，全都是她想太多了。

遇見詩人男以後，X寫作的意願就更強了。大概是他和幸運女孩上motel的第七次吧，X開始寫他們的故事。一開始只是紀實性的散文，但寫著寫著，不自覺地加入虛構的部分，變成追求擬真感的小說——

那是一對熱烈相愛的戀人，男的是詩人，女的是大學生，他們跨越島嶼南北的距離相戀，一種高溫烘烤般的愛情。他們總是每個月兩次在高級motel約會。男人對女孩無比之好，女孩也一心一意地向著男人。他們不怕奔波，來到此處密集地見面，從九點到下午三、四點，他們說話和做愛，過著很安逸的家居生活。三個鐘頭到了，大概中午，他們離開motel，退房，到裕誠路去吃午餐。他們

不喜歡motel的餐點。對面有兩家店，他們都喜歡，一個是Gary Bee 69，專賣美式漢堡，肉汁之噴發啊教人垂涎，三層起司豬肉漢堡特別精采，另一間則是充滿家庭風味的義大利麵餐廳，養了幾隻可愛的貓。他們都很喜歡貓，但並不玩貓，他們只是一邊看著貓很有詩意的模樣，一邊吃著口感絕佳的義大利麵，然後結帳離開，走回馬路的另一邊，回到motel，另外要一個休息三小時的房間，繼續他們的甜蜜時光。

寫到這裡，X已經花費兩萬多字去細膩描述他們兩人的相處場景，那些極致的色情因為愛情而變得聖潔無比的種種潮溼之畫面。X常寫著寫著，忍不住就要把手往自己的下體伸去，面對筆電螢幕、閃動的游標，咬著嘴唇，小聲但確實的淫叫——X自己一個人住，小套房，也不遠，就在臺鐵新左營前面的海光二村，這一帶如今隨著高鐵和新光三越的進駐而水漲船高。隔壁，住著兩個櫃姊，她還是不好太亂來——她想像詩人男如對待他的幸運女孩般撫摸、進入她，X乾燥了好幾年的肉體溼潤得整隻手掌都是，那些汗液簡直是漏出來的水滴，把椅子弄溼。事後，她還得拿抹布擦乾淨。寫到此，X的筆鋒一轉，往下這樣寫著——

然則有一天，只有那個男人來，而且形容哀傷，沒有多說什麼話，只是要了一個房間。總是負責接待那對情侶的女接待人員警覺有什麼異狀。那人的樣子看起來像是馬上就要死了。且他手上提著塑膠袋，袋子裡是黑黑的東西。女接待幫男人完成入住手續。在一個小時後，她撥電話進去，沒人接聽。她覺得放心不下，找個肚子痛的藉口，離開接待室，同時暗自取了緊急備用鑰匙，從清潔通道的安全門溜進那男人的房間，再用鑰匙打開門，裡頭煙霧瀰漫，女接待立即嗆咳，時間緊迫，她衝向前奮力將男人拖到門口，跟著回身將燒起來的炭用浴巾裹起來，到浴室去，扭開蓮蓬頭，讓冷水對著那些死神的呼吸沖刷，還把浴缸旁大片落地窗拉開，讓新鮮的空氣進來。隨後，女接待又去照顧那個男人。他已經半昏迷，滿臉憂傷像是碎片一樣。女接待抱著他，對著他跳舞中的靈魂大喊，嘿，你醒醒啊，醒一醒，我求求你醒過來。女接待感覺男人的靈魂愈跳愈遠而更是緊張，她愛你，我愛你，你知道嗎，我愛你啊——

「我愛，我愛你啊！」當螢幕浮出這四個字，X忍不住也這樣大喊著。

那天早上，是她第二十九次看見他們。一樣的甜蜜，不對，不一樣，他們愈來愈甜蜜，他們之間的愛情愈養愈是堅定、強壯。他們完全沒有分手的跡象，完全沒有。X一下班，回到家，看了影片以後，就發狂似的敲打著鍵盤，讓小說中的詩人男投向死神的懷抱。然後，是她將他從死亡之中劫出。是她，不是幸運女孩。X第一次意識到對幸運女孩無以收拾的恨。為什麼她這麼年輕就能經驗如此美好的愛？為什麼她懂得愛上他？為什麼她就是能被她選上？為什麼她值得？為什麼她長得很好看？為什麼都是她？為什麼她這麼年輕？為什麼？為什麼？……

X的臉最近都還滿僵硬的，但那對戀人沒有看出來。當然了，他們只看得見彼此嘛。幸運女孩還說：「那個小姐每次看到我們都笑得好開心哦。」詩人男在床上抱著她回應：「可能是因為她很喜欢我們。她是個好人。」

這就是詩人男的評價，原來X莫名其妙拿到一張好人牌。原來在他眼中，她就只是一個好人。一個替他們安排房間、讓他們能夠深邃地做愛的好人。X點擊檔案總管，叫出剛剛看的、讓她又忿怒又憂傷的影片——

他從包包拿出了一個木盒子，雙手捧著，他說：「生日快樂。」女孩很驚喜，她坐了起來，「你又買什麼？」詩人男：「嗯，這個只有超過預算一點點，只一點點。我答應過妳，要買超過兩千元的東西一定會先跟妳報備。但我這兩個星期在臺北都沒有跑去看電影，剛好可以補平。」幸運女孩打開木盒，是印章，一組。「我們的對章。」男人說。女孩把木頭圓章拿出來，看了看，「有五個字欸。兩個都是。」詩人男笑了，「我們的筆名，我二，妳三，不就是五個字，」他指著蓋印的部位，「而且妳看哦，我請店家幫我弄成加的樣子，我的兩個字是橫的，妳的三個字是直的，垂直相加，另一個則是我的直，妳的橫。」女孩頓了好一陣子，沒說話。男人說，「妳不喜歡嗎？」女孩搖搖頭，「我很喜歡。所以，無論是哪一個章，你的兩個字之間，都有我筆名的第二個字，對嗎？」詩人男笑

得萬分燦爛，他比比自己，又指著幸運女孩，「妳中有我，我中有妳」。

緊接著，X 看到女孩眼眶變紅，眼淚流下，男人溫柔地擁抱她，一直說著不哭、不哭，怎麼哭了呢？他抱她的樣子，猶如他是她的城牆。X 按了一下鍵盤的空白鍵，影片靜止在他們相擁的時刻。X 注意到，男人的眼睛也紅了。怎麼就從來沒有人以這樣的姿勢抱過自己呢？X 感覺內臟裡纏著冤屈般的滋味，好像她的身體是牢籠，她正在過不見天日的監獄生活似的。

詩人男並不是特別有錢。但他很積極地寫稿、參加文學獎，有著不俗的成績。而且他不吝對幸運女孩付出，總是買詩集和一些特別的事物給女孩，最叫 X 眼紅的是他做了一本手作詩集給女孩，全世界僅有那麼一本。X 很想要，她很想要。更重要的是，詩人男爲了女孩積極地進行種種兩生活的預備。他努力地寫字賺錢，並沒有那種藝文人士的傲慢，對生活不屑一顧。他曾經對女孩這麼說：「爲了妳，爲了我們，我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平庸的活下去。」

X 聽到那句話感動得在自己的房間不能控制的大哭。

而那對戀人啊就連談色情的事，都詩意盎然——詩人男：「剛剛的體位舒服嗎？」幸運女孩：「當然啊，我都沒力了。」詩人男：「是什麼感覺？」幸運女孩：「很像，有個深沉的機關被開啓。」詩人男：「我也覺得舒服，像是天堂被我們的動作製造出來。」幸運女孩：「對啊，身體受不了在那麼高的地方。」詩人男：「妳叫床叫得超級華麗哦。」幸運女孩：「哼，你就只愛欺負我。」……

他們需要地方隱密而乾淨的纏綿，X 工作的地方就是。她也暗中設法替詩人男省了點錢，總是以她所能處理的折扣給他安排房間。同時，她刻意安排他們最靠近電梯的房間。他們兩個星期就約會一次，非常固定，幾乎沒有太多變化。這也讓 X 方便處理。她能夠把握他們出沒的時機，就意味著她放置的攝錄機器不會被查到。如果長期的放置，早晚會被公司的反針孔偵測發現。

X 對其他人完全沒有興趣，就只想要具體掌握詩人男的一舉一動。因此，只要在九點以前放置在空房間，且不安排別人入住，直到他們來過、退房了，再尋一個機會拆除機器，即能免去被察覺的危機。

一開始放小型錄音筆，貼在床頭底下。他們來的第八次，她就這麼做了。她膽戰心驚，生怕被同事和經理發現，後來食髓知味，乾脆在電視那裡和床頭邊的檯燈放可以連線透過網路傳輸立刻察看動向且能錄影的針孔即時攝影機。X 從事的這個行業啊，多少知道這些門道，能夠找到設計得微小化、不比鈕釦更大的機器。X 的確得逞。她偷聽、偷窺到詩人男和幸運女孩的無數祕密，她連他們喜歡什麼體位、能夠做多久都瞭如指掌。她手頭上擁有二十一份他們的錄音和錄影檔案。她專注地凝視詩人男的所有動作，傾聽他的所有語言、呻吟和喘息。在對他的激烈幻想裡度過一天又一天。她愈來愈想擁有，愈來愈想。

然後一個星期以後，機會來了。晚上十一點多，X 輪值到夜班的時候，詩人男突然一個人來了，但臉色沒有任何不對。第三十次。X 開門招待他，密切注意隨身攜帶的物品，沒有塑膠袋。他拖著一個行李箱，眼神平靜，並不像受到傷害。X 開口問他：「女朋友呢？」詩人男的聲音有著幸福的滋味，「嗯，她先回家。」X 又接著問：「怎麼沒在一起？」詩人男沒有多想：「我來主持一個詩刊發表會，她有來，但不能在外面過夜，明天才會來。」X 對他微笑，「那你一個人要在這裡獨守空閨等她哩。」詩人男笑了。X 又問：「所以，今天是住宿？」詩人男點頭。她幫他 check in。詩人男向 X 道謝，準備走向電梯。

X 空白的腦袋突然有個念頭跑進來，她離開接待室，去電梯那兒叫住他，「先生。」詩人男回頭，「是。」X 說：「今天，剛好有個活動，會招待一份消夜。等等送到。我會打電話通知。」詩人男沒有懷疑，再一次謝謝。

看著詩人男坐著電梯上去，她鎮定地回到招待室，等了五分鐘，說有客人點餐，她要去準備，順便要弄自己的份，她讓另一值班同事看一下，還問她要不要，玩手機排遣時光的同事說好。照理說，廚房有別人負責。但最近爲了節省人事成本，經理希望十一點過後，由值班人員順便處理。X 帶著包包離開了招待室。她走進廚房，在冷凍庫裡找出配好的料理包，只要解凍，再加熱就好了，

挺方便的。X弄了三份。她知道詩人男愛吃什麼，她選了蝦仁炒飯加上一杯奶茶要給詩人男，跟著又弄了兩碗牛肉泡麵給自己和同事。同時，X把安眠藥取出，磨碎，在詩人男和同事的麵和飲料裡面全都加料。她端著麵走進招待室，同事還在玩她的h t c。X說：「趁熱快吃，我把消夜送去給客人。」同事哦一聲，一邊玩，一邊吃麵。X搭電梯到二樓，把食物放在詩人男房間的鞋櫃，又折回招待室，打了通電話通知詩人男消夜準備好了。跟著，她吃起自己的那碗麵。

十二點，同事打呵欠，她覺得頭有點暈。X說，「那妳趴一下，反正很晚了，不太會有人來。」一點過後，同事睡死了。X開始動作。她把手機帶在身上，準備好說詞，若有人來發現古怪，她只要說自己在廁所拉肚子就好。她帶著鑰匙還有包包裡的攝影機器，往詩人男的房間移動，她從清潔通道的後門進去。她敲門，等了一分鐘，沒有回應，再敲一次，手勁加大，裡面很安靜。她打開門，再小聲地關好，往內走。他躺在床上，已經睡著。X小聲叫著，「先生，先生。」詩人男一點反應也沒有，她上前，戳戳他的臉頰，「先生，你醒醒。」她確定他已熟睡。

X把攝影器材架設好，這一次無須遮掩，她把燈光開到最亮，把它們放在最靠近床的位置，三種不同角度。她脫去自己的衣物，把蓋著詩人男的棉被掀開，挪到另一邊沙發椅上。詩人男赤裸，他似乎習慣裸睡。X慢慢撫摸他，舔他，從頭到腳，愛憐無比，深深、深深地她讓他的身體興奮起來。他還熟睡著，但陰莖激烈地勃起，就像面對幸運女孩那樣，又大又堅硬。X坐上去，她握著他的灼熱部位對準自己已經溼潤的陰道，沒有猶豫地讓它進入。詩人男眉頭皺起。X的動作停頓。他醒了嗎？

等了漫長的一、兩分鐘，男人繼續沉睡。X等著，又耐心地等了五分鐘，才開始動作。她騎他。X只是想要他的小孩，沒有別的。她知道男人只會愛幸運女孩。這麼久了，她很清楚。所以，她放了適當的安眠藥確保他不會醒來，然後跨騎在他身上。X身體的所有細節都在展現對詩人男的癡迷，她要記得這所有的所有，她要記得。X低聲的叫著，像狗在吠。X感覺自己是一條母狗，一條爲了情慾而凶猛、強悍的母狗。她要他的精子猛烈地射入子宮，她要生一個詩人的後裔。她想要

擁有一個僅僅屬於自己的詩人。

「哦哦，我們的愛慾本事，我們的色情如此詩意，你說，是不是呢？」

那是神奇而迷亂的夜晚。X 在一個鐘頭內騎了他三次，讓詩人男射在她體內三次。整整三次。她感覺到男人的器械在她體內震動、顫抖。她覺得好飽滿，好飽滿。然後，她把一切收拾乾淨。她拿溼毛巾清理淹沒在他身上的愛液，溫柔地幫他蓋好棉被，收拾攝影機，把燈關好，回到接待室。同事還睡著，不到天亮大概不會醒來。X 安心地感覺高潮的餘緒在體內起伏、迴盪。

早上要交班前，X 搖醒同事。同事滿嘴的乾渴，對 X 感到很抱歉。X 說沒關係，人身體總有不舒服的時候嘛。她按時下班，回家，把攝影檔存進電腦，又看了一遍，她很滿意自己在床上的表現，她更狂喜她的體內將有一個生命。她會生一個徹徹底底的詩人。有什麼比以自己的身體直接製造一個詩人更能呼喚詩意的行動！

X 把國文老師的情詩燒光——她回家後，忽然想起自己還留著它們。她燒了它們，在浴室的地板。然後回到床上，一邊摸著肚子，一邊想著現在再也不需要那些偽情詩。X 雖然還只是 X，一個平凡的、任誰都能替代的 X，但她已經變得不一樣了，因為有一名真正的詩人在她的體內，她將會有著截然不同的光芒與人生。接下來的日子，她會是燦爛的，燦爛，她會是這樣子的。

她愉悅得近乎迷失般的笑著，持續笑著。爾後，她打開電腦，調出先前寫下的文字檔。奇怪的是小說已經被寫完。在 X 不知不覺間已經完成了，就如同她的記憶一樣，小說中的女接待員以安眠藥弄昏了詩人男，與他性交三次，其中的描寫又翔實又火辣，好像幻覺。爾後，女接待員回到自己租賃的小房間裡，燒了東西，坐在電腦桌前，摸著自己的肚子讀著電腦裡的文字檔。

X 讀著不知道自己幾時寫完的小說，她試著把最後一行念出來——

聲音遊動在空盪盪室內：「我的兒子將為我寫下無數、無數真正的情詩。」

評語
郝譽翔

這是一篇讀來輕快、又充滿了黑色幽默的小說，許多細節皆能引人莞爾，忍不住要會心一笑。作者具有豐富的想像力，下筆又暢快自由，故而寫成了這篇詩與愛情的狂想曲。小說末尾男／女的權力位置顛倒，女主角也彷彿化成了大地之母，在體內孕育的生命的根芽，而那也才是真正「詩」的端倪。

這篇小說或因篇幅有限，幾段情愛皆是快速帶過，而無法多做著墨，故有時難免顯得刻意，但作者意不在寫實，黑色狂想才是它的本色。因此如何讓情慾帶著想像力自由奔放、流淌，才是作者寫作的高明之處。而〈彷彿情詩〉的「彷彿」二字，也因此更值得玩味，作者將「情詩」成功地諧擬和嘲諷，也以此諧謔姿態，瓦解了陽性與書寫的威權，而不會流於辛辣和酸苦，閱讀的趣味性十足。



沈 眠

> 作者簡介

一九七六年十月降生的孩子。文化大學文藝組。與夢媧、兩頭貓一起生活的寫字狂。在最黑暗的時光，依然凝視語詞的宇宙，未有遠離，且無畏怖深入那些巨大的靈魂內部燃燒，並在閱讀的奧祕行旅底撞擊成灰。曾獲幾十種文學獎。主持【最初，只剩下蜂蜜的幻覺】。blog：<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ilentshen/>。

> 得獎感言

感謝夢媧與我心中那些最美麗溫柔的部分；感謝兩頭可愛貓兒子貓帝與魔兒日日相伴；感謝彼此砥礪的妹妹飲花、雨懸；感謝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印刻與評審們；感謝高雄；此一獎項的榮耀理當歸於我的父母，感謝他們長久以來的容忍。

小說類決賽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一三年八月五日（星期一）下午二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賽委員：李喬、李維菁、周芬伶、郝譽翔、彭瑞金（依

姓氏筆畫序）

列席：陳美英、毛麗嵐、田運良

會議記錄：潘文鶯

初選結果

高雄文化發展中心主任陳美英首先代表高雄市文化局感謝五位辛苦的評審老師。在高雄縣市合併之後，每年都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是第三屆舉辦，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經理田運良報告小說類參賽狀況：本屆小說類共有五十六件作品參賽，由五位評審委員選出首獎一名、評審獎兩名和優選三名，作品票數如表列：



1票	2票
〈樓息論〉(周芬伶)、〈中午阿池小吃店〉(彭瑞金)、〈彷彿情詩〉(周芬伶)、〈濱線故事〉(郝譽翔)、〈缺口〉(郝譽翔)、〈女牢〉(彭瑞金)、〈病〉(李維菁)、〈南華市場〉(李喬)	〈溝〉(李喬、李維菁)、〈浴〉(周芬伶、郝譽翔)、〈如何拍攝靜止的閃電〉(彭瑞金、周芬伶)、〈民國風景〉(郝譽翔、李維菁)、〈故事〉(李喬、周芬伶)、〈恐龍夢〉(郝譽翔、李維菁)、〈荅雅區的區雅苓〉(李喬、彭瑞金)、〈種羊〉(郝譽翔、李維菁)

評審標準

委員們推舉彭瑞金為決審會議主席。

郝譽翔：作品不多，閱讀時感覺愉悅。都很有創意很有個人的特色。

周芬伶：第一次閱讀感覺懸殊，第二次閱讀細看，在題材掌握上挺不錯的。心中有兩篇進入兩票。

李喬：這次評審對我是個挑戰，尤其是年輕人利用電腦

網路的邏輯寫的東西，有些在人物、情節、主題上有些不明，閱讀上感慨令人看不懂。

李維菁：作品有落差，有些嘗試將臺語放入小說。有些敘事性強的小說寫作手法或實驗性的，從中學習很多，也想聽聽前輩的意見。

彭瑞金：今年要有小說味的作品不多。有些作品程度接近，但讓人感動的作品讀不到。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李喬所言：現代年輕人寫的小說可以說沒有人物，甚至沒有情節，整體看來很難有很好的作品會讓人覺得感動。

複選結果

現就兩票以上的作品進入決審，多達十四篇作品只有一票。請各位投一票的委員看看有沒有要爭取其他評審的支持或選擇放棄。

周芬伶：〈彷彿情詩〉，郝譽翔附議。

李喬：〈南華市場〉寫出年輕人最窮困艱辛的歲月，彭瑞金附議。

彭瑞金：〈女牢〉，李喬附議。

經過評審討論，從十四篇獲得一票的作品中選出三篇：〈彷彿情詩〉、〈女牢〉、〈南華市場〉，與其他八篇獲得兩票的作品，共同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彷彿情詩〉

周芬伶：這篇情節清楚，到後來更爆炸，寫在旅館櫃檯工作者對來客戀人的一種幻想，包括介入他們的故事，最後作者自己也想要變成一個書寫者。後來有些混亂，但其實是不易寫的題材，也沒有太多故事，但它表達了一種幻想錯置，文字本身跳動，想像力的奔馳，就這點上覺得能扣住主題。

郝譽翔：這篇作品是這批小說中唯一會讓我笑出來的，令我想到法國電影充滿幻想的一些情節，滿有生命力的作品。當然也是一篇典型女性書寫的小說，讀來令人愉悅，很有意思。

李喬：很感人，很細心。

李維菁：我喜歡這個題材，覺得作者企圖心很大，但如果能夠用更長的篇幅，或每一個情節之間節奏的比例能再處理好一點更好，因為作者想處理的事情太多了，導致沒有寫好。

彭瑞金：我的意見和李維菁委員非常像，就是說這麼多的

議題用這麼短的篇幅處理，讓人感覺到幾乎每個議題都可成爲一篇小說。把非常多元多面向的社會現象集中在一篇小說中，好像自己快把自己炸開的感覺。

〈女牢〉

彭瑞金：〈女牢〉是我推薦的，講女工的運動，創作題旨明確，女工的血淚辛酸和這個時代社會有對話，所以替它爭取。

李喬：優點就如同彭瑞金主席所言，但缺點是結構脈絡細碎。

李維菁：人物設計性格強烈但稍覺扁平。技術無法撐起理念。

周芬伶：既然是參賽，沒必要跟什麼致敬，好像是要爲出書做準備。讀的時候覺得不能真實表達什麼，而感覺意識型態過重。

郝譽翔：書寫會落入意識型態，作者真了解這些女工嗎？若不是真實的狀況，會有些刻板印象的東西。

〈南華市場〉

李喬：〈南華市場〉比〈女牢〉好，細緻而有條理。

郝譽翔、李維菁、彭瑞金沒特別意見。

二票作品討論

〈溝〉

李喬：描寫老式家庭平實的東西，結尾轉折很好。

李維菁：寫老式家庭衰敗經常見到的題材，但這篇是寫得好的：有情感又不灑狗血，結構緊度是好的，特別是臺語適度的運用；另結尾處理得很美。

周芬伶：很平實，感覺細節部分很粗。情節有出來，但處理較粗糙。

郝譽翔：這是一篇很平實的作品，基本上沒什麼意見。

彭瑞金：題材比較老，像這種二十年前鍾鐵民就在寫。第二個是文字不太俐落乾淨；第三同意以上委員所提結尾部分有它的特色。

〈浴〉

周芬伶：這一篇是寫身體的，人物面孔不清晰，但也可能不是要講什麼樣的故事，他要講現代人對身體的感覺引發的情感慾很幽微的部分把它串起來，在細節細緻度上寫得很不錯。

郝譽翔：鋪陳很好，節奏引人入勝，主題沒有什麼故事發

展，但寫女性的一種心理狀態，跟身體有呼應。不是很有創意，但處理成熟。

李喬：第一頁到第五頁都寫洗澡，無臉無身，也沒有什麼象徵。這樣的作品令我迷失了。

李維菁：處理上面貌不清楚，但身體的書寫有特殊情感的撩撥，身體的迷惘處理和浴室融合在一起，陰性寫作特徵我認為寫得滿好的。

彭瑞金：個人感覺從文學角度上是很好的散文（理性描寫很多東西），但小說應該有一個對話性，不管對話的對象是誰，從浴室寫到馬桶寫到餐桌，把生活細節放大，展現了文字描寫的功力，但感覺——講難聽一點，是文學自閉症產生的現象，可以小到寫在馬桶上撿到一根新鮮的陰毛，這種細瑣的東西它的對話性在哪看不出來，所以沒有選它。

〈如何拍攝靜止的閃電〉

周芬伶：和拍攝電影有關。前面像少年小說的寫法，後面用閃電把其間的裂縫縫合，初學者都有一些技術上的瑕疵，但覺得能做到這樣是很不錯的了。

彭瑞金：這篇我也有選，我覺得是有大傳經驗的人寫出來的東西，把畢業製作的過程小說化，整個結構上

乾淨俐落、嚴謹，用專業的知識經營這篇小說。我給他的評價很高，而且這篇也不是沒有對社會的批判性在，對新聞、節目製作沒有明白的評判實際上也隱含著批判。

李喬：本來也在喜歡的名單內，但這個小說似曾相識，也讀過同樣的故事情節。本來給它很高分的，但這種看過的感觉令我困擾。

李維菁：如果是一個年輕人寫的，文字不錯。

郝譽翔：這是一篇青春的小說，令人想起學生時代青春的躁動不安和迷惘。就年輕的作者而言，是寫得不錯的。

〈民國風景〉

李維菁：這篇作品我自己很喜歡，令人聯想到前輩畫家李石樵的〈市場口〉那個外省太太穿著白旗袍戴個墨鏡走出來的那個氣質，乍看不是多麼猛烈的創意，但從外省本省語言細膩的角度看，女人位階跟男人的依附關係，把高雄選舉文化帶入等細節部分，個人滿喜歡的。

郝譽翔：我也滿喜歡的。整個結構設計專業成熟，整個場景設計在民國路，由人的移動勾勒到街道的風景。它其實沒有什麼戲劇性，像是日常生活中的

切片，卻能從中看到生命的底蘊，結尾也很好。

李喬：這是一個好像非常古老的、時間空間已經模糊掉的人把它拿出來又把它重組回去的感覺，人物繁雜沒有交代，什麼阿姨什麼太太都突然間跑出來又突然不見，每一個都這樣，人物線索難尋，但感覺得出來古老的民國風景樣貌。

周芬伶：一個空間，兩組人物，一個時代，這是一個很高明設計性的寫手。但讀起來人物較扁平，除此之外，設計性還滿強的。

彭瑞金：只有一句話：這是一張沒有對準焦距的街頭寫真，但可能照片太舊了，太模糊了。

〈故事〉

周芬伶：我喜歡它在故事中也再質問故事本身的虛構性，因為影像本身有虛構性，以影像出租店的店員來寫影像可能的幻滅性，寫得精準到位。我給它的評價滿高的。

李喬：過程曲折離奇，說書人由說到演，生動有趣，也有點為民喉舌的味道，故事由自己加以註解。是一篇很好看的小說。

郝譽翔：有想像力，又有創意，但感覺有點囉唆細碎冗長。李維菁：味道類似〈彷彿情詩〉，情節令人喜歡，都是好

的材料，但自覺沒有那麼迷人，覺得〈彷彿情詩〉比較迷人。有些設計是情理之外，但結果卻是意料之內。

彭瑞金：感覺上〈彷彿情詩〉比較可取。作品裡面講到男的母親是個包租婆買到凶宅，那凶宅的一顆頭顱跳進他的客廳。我始終不解像這樣的東西插在這樣的題材裡面，當然是想像力強，但基本上處理這種東西好像有賣弄聯想力想像力，對整個小說來講造成焦點模糊。

〈恐龍 夢〉

郝譽翔：屬女性題材，是一篇有企圖的作品，嘗試在現實無聊中開出另一個想像的空間，而且親子題材吸引人，又沒有陳腔濫調。

李維菁：應該是個外配，小恐龍是她失去小孩的幻想，巧妙用了片場遊樂場，撩撥了一下外配在現實中固執封閉的想像，超現實奇幻有趣，有一些眼彼此呼應，有看法，卻不表露太多。

李 喬：第一，用全知觀點敘述小恐龍（玩具）會講話有問題；第二，每一段敘述和對話之間時空怎麼接的都沒有交代。好像做夢又不是夢……這篇作品我被打倒了。

周芬伶：寫得滿可愛的、滿童話的。但裡面沒有交代恐龍是什麼，就覺得恐龍只是一個道具。

彭瑞金：以〈恐龍 夢〉來講，夢可能是虛寫的東西。但同樣寫外配的問題，虛構恐龍或用恐龍的意象把自己的主題打倒了——讓人看不懂。

〈苓雅區的區雅苓〉

李 喬：全篇詼諧幽默。但裡面人物的介紹好像有與年齡不相符的情況。

彭瑞金：奇人奇事，玩笑中有藝術的一面。老婦人也不是因為家傳的原因或生活的需要去當上禮儀師，而是爲了完成生命中的心願：爲過去無緣的情人去主持告別式。但硬是將學校國文老師拉下來去做生命禮儀師，把世俗的事拉進去，確有南臺灣的地性在裡面。

李維菁：有臺灣人情味，感覺改寫後就可以拿去拍電影，可獲得大眾共鳴的東西。但正因為含有有趣的點，一些細節反而沒有寫到，例如小孩年歲不符等細部問題沒有認真處理。

周芬伶：比較狗血拼貼的東西。不太喜歡爲了舞文弄墨刻意生出的作品。

〈種羊〉

郝譽翔：文字詩意。愛情親情沒有很大的創意，但娓娓道來有種韻味。臺語對話有下點工夫。有點鄉土又不會太鄉土，耐人咀嚼。

李維菁：用比較年長父母的視角來看，〈種羊〉的文字較美，但〈溝〉更緊實感人。

李喬：寫現實商場擺攤題材很不錯。

周芬伶：鄉土寫實。但語言部分，敘述文字比較詩意典雅，對話部分卻夾帶鄉土粗野口氣，感覺衝突矛盾。

彭瑞金：俗而有力，生了六個女兒、一個兒子，把整個未來投入在兒子身上，最後兒子不理他，跑到中國去。這種故事沒什麼創意，即使文字再好，也感覺不出它存在的意義。

投票決議

經過決審會議充分討論表達看法後，進行第二輪投票：五位評審委員由入選的十一篇中各自選出心目中喜愛的六篇，並對喜愛的六篇進行評比。第一名即為六分，第二名為五分，以此類推。投票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評審
〈故事〉	李喬 6
〈浴〉	彭瑞金 3
〈如何拍攝靜止的閃電〉	周芬伶 6
〈民國風景〉	郝譽翔 3
〈溝〉	李維菁 6
〈彷彿情詩〉	合計
〈恐龍夢〉	105
〈峇雅區的區雅苓〉	3
〈種羊〉	4
〈女牢〉	6
〈南華市場〉	6
	7
	8
	10
	11
	15
	17
	18
	獎項

主席宣布二〇二三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類名次如下：

首獎一名：〈故事〉。

評審獎兩名：〈浴〉、〈如何拍攝靜止的閃電〉。

優選三名：〈民國風景〉、〈溝〉、〈彷彿情詩〉。

散文類

總評

省思生命以完成自我

吳晟

二〇一三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八月四日下午在高雄市文化局會議室完成評審工作。作家導演、高雄子弟李志薈、散文名家陳列、林文義、作家學者楊翠，和高雄女婿吳晟擔任評審委員。

本屆徵稿時間稍微縮短，應徵稿件七十二件，比上一屆略減，但整體而言，仍維持一定水準。特別可貴的是，多篇作品表現南臺灣、港都特殊的風土景觀、庶民生活、洋溢濃郁的地情感，十分鮮活動人。

評審分複審和決審兩階段進行。

每位評審委員複審時勾選心目中理想的作品八篇，經統計共二十一篇，二票三篇、兩票三篇、一票則高達十五篇。這樣的結果顯示評審委員有不少交集，也各有偏好，可入選的篇章，多樣而各具優點。

各位委員同意二票和兩票的作品八篇直接列入決審；各自再從一票作品中推薦一篇。其餘忍痛放棄。

進入決審作品總計十一篇，在慎重而平和的氣氛中，逐篇充分討論，超過兩個小時，休息十分鐘緩和一下，最後各選出八篇，予以評分排序。

在逐篇討論過程中，每位委員各有獨到見解，彼此相互激盪，既有堅持，也有互補，排

名次之際，多少有些調整。

複審就獲得二票最高票的〈鴨寮〉，果然獲得一致肯定，全數通過，為本屆散文類首獎；也是獲得二票的〈伏魔錄〉和獲得兩票的〈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並列為評審獎；獲得三票的〈沙島物語〉和僅得一票的〈手勢〉、〈練字〉兩篇「異軍突起」，並列為優選。

每個人的生命歷程，既有大時代的共同背景，也有各自的特殊經驗，值得書寫的精彩故事、生命體悟，實在太多了。書寫而得獎，有機會發表，可以引起共鳴，固然是莫大鼓舞；未能得獎，在書寫過程中，抒發情感、清理思緒、省思生命意義，並留下記錄，就是一種完成自我的成果。

鴨寮 · 林娟娟

有一塊土地，位在我西海岸家鄉庄尾的主要幹道旁，是我們家族的祖公產，叫作「鴨寮」。

一千多坪的長方形農地上，除了耕種五穀雜糧外，還搭建豬寮、鴨寮和一間存放農具與飼料的紅磚小瓦厝，並且挖了一個水塘養鴨兼飼魚；可能是蛋鴨的產值為收入大宗，這塊土地才會被稱作鴨寮。

不知是年代久遠，還是舊貌與新景差異太大，鴨寮在我記憶裡的圖像，除了一朵大紅花，成為時空光影裡唯一的色彩外，其餘的景象竟然全是黑白的。黑白的景象，讓每一次回憶，都成了記憶的追尋過程，像在看老照片一樣。

紅磚砌成的瓦厝有門有牆，是個儲藏室。鴨寮磚牆只疊三面，屬於半開放式；除了隔離目的外，最大作用是讓蛋鴨有個遮風避雨之處。另一間牆高只及腰的紅磚屋即是豬寮。我的奶奶養了很多隻豬，每天她都要從家裡載一桶餵水，騎著雙骨架腳踏車到鴨寮餵食。

雙骨架腳踏車，可能因為大而壯，一台可抵兩台，所以又被稱為「雙台仔」，它如同腳踏車界裡的「重型機車」，又粗又重，後座是個長方形的格狀鐵架，奶奶的餵水桶只需兩條三分寬的黑色帶鉤橡皮筋，交叉跨過桶子固定在鐵架椅座上即可穩住。除了牛車外，雙台仔是那個年代最方便的農務車了！

我還記得奶奶在餵完毛豬的空檔，站在裝餵水的長方形鐵桶旁，拿著破舊的鋁製勺子和阿嬤談

話的模樣。那些黑豬，有時候是比我這個長孫女還受寵的——曾經夜半夢醒，驚覺奶奶不見了，聲嘶力竭的哭喊，內心由驚懼轉成憤怒，奮力咆哮，還是找不到奶奶的安慰，最後哭累了又睡著。翌日問起奶奶，才知道原來母豬生小豬，阿嬤必須趕到鴨寮去。那些豬仔是大家族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豬寮旁砌了一個糞池，最天然的肥料堆放在裡頭。可能養分太足，池邊長了幾株蒼勁挺拔的蓮蕉花，大紅色的花瓣，炙燃奔放，像是空中乍現的一團美麗煙火，令我驚豔異常。每次有機會跟到鴨寮，總是要冒著掉入糞坑的危險，去採那朵大紅花。

豬寮的另一側緊鄰魚池，豬糞除了用作肥料外，也有部分排入養魚。然而，魚兒們真正的食物，還是成群土番鴨沾在鴨喙上，因為配喝池水而洗落的粗糠等飼料，以及牠們的排泄物。

池塘和鄰田以一排粗莖蘆葦為邊界，這種我們稱為「大官」的芒草，枝枝獨立細長，尾端有白色的羽毛狀花穗，風一吹起，連枝微傾搖曳，秋冬時分，見來分外蕭索。

蘆葦稈尾端內有乾軟纖維，父執輩童年窮困，鉛筆用到無法手握時，就將剩下的一小段塞入蘆葦稈中，繼續使用。童年的我也曾經將不小心折斷的鉛筆心，插入蘆葦稈做成奇特的鉛筆，然而動機實在無法和上一代物質缺乏的心酸相比擬！

池塘另一側，有一排高大的木麻黃護著。木麻黃全株都是細絲狀的枝椏，強風可以從空隙裡穿過，不會造成壓力，因而樹身堅韌挺拔，對於強烈的東北季風毫不畏懼。因為抗風、抗旱、耐鹽、耐貧瘠，非常適合在我家鄉種植，作為農地的防風林。在我就讀小學時，校園裡也種植很多，有些同學被分配到的打掃工作，即是清掃木麻黃掉下來的莖葉。

木麻黃細絲狀的莖葉一節一節，扯斷，可再裝入偽裝，孩童們無聊時拿來玩猜謎遊戲；莖葉枯乾後像褐色麵線般落滿地，家族長輩會支遣小孩拿掃帚和肥料袋去撿拾回家當柴燒。枯莖葉一入灶，可燃度相當高，轟，一下子就燒光了。

鴨寮的農作、魚池等相關影像，總是灰撲撲沒有色彩。特別的意象有種說不出來的情緒，如同

一件只能隱藏的心事。當冬天海口風呼呼叫響時，一個人呆望著鴨寮的心情，大概是我人生對孤寂與憂愁的感覺，最初體的體驗。

有一年農忙，父母帶著弟弟們到鴨寮去，兩個聽話的小男孩玩累了想吃餅乾，要先洗手。池塘前有個方便鴨子上下岸的紅磚斜坡，三歲的小弟一步一步探過去，到了池邊一蹲便撲跌落水。五歲的大弟看著小弟划走的水花，驚聲尖叫，將父親從田裡急急招到，他飛快衝入池子把小弟抓起來，小弟直哭著，說大魚咬他的屁股。多年後，父母親還心有餘悸的回憶，稱道大弟聰穎，沒有跟著去拉小弟一把，否則後果真不堪設想。

池塘中的大魚，就是吳郭魚。大約三百坪的魚池裡，養著大大小小肥美的吳郭魚，牠們是我童年記憶中，最美味的佳餚。記得我的二叔叔總是加了辣椒和醬油去料理，麻辣中帶著鹹甜的味道很好下飯。到今日我腦海中都還有一幅他站在水池中央，撒網捕魚的背影圖像。

鴨寮並不住人，只有叔叔們會到小瓦厝過夜，輪流看顧蛋鴨。但我小學升三年級那一年，因為老家四合院翻建，鴨寮成了大家族部分成員暫居之處。幾塊板子、一塊布簾，我和奶奶晚上就在鴨寮內過夜。只是常常睡到一半，成群的鴨子會突然騷動起來，在身旁跑來晃去，嘎嘎聒噪。

那些擾人清夢的蛋鴨，俗稱「菜鴨」，屬土番種。番鴨生的蛋，是大家族生計的重要來源。年幼時我跟不上叔叔的腳步，乾脆站在木麻黃樹下，遠遠望著長輩在池塘四周的草叢中，撿拾鴨蛋。冬寒之時，奶奶會做主為每一房兒子、媳婦、寶貝孫進補，母親端來香噴噴的燉鴨和甘甜好喝的湯，就是那些王番鴨的奉獻。

上小學後，我經常吵著奶奶要學種花生。好不容易獲准播種的記憶，至今難忘。第一次赤腳踏在整土後，開溝作畦的鬆軟土稜上，每隔一個腳步距離，彎腰丟下兩粒土豆種，在年幼興奮的心頭上，洋溢著滿滿的成就感。那時我對花生和地瓜很好奇，覺得埋在地底下、看不見的農作物很神奇。

特別是地瓜。除了經常在米飯裡當伴料外，又大又蒼翠的地瓜葉（絕不是今日小吃店裡的燙青菜模樣），粗粗的莖梗，我喜歡拿一根來折成許多小段，只留住細皮相連，很快地，一條溼溼黏黏帶

著一片番薯葉的項鍊就形成了。當時，那些油油綠綠的地瓜葉，放入大鼎滾煮，也是豬仔們的食物。

臺灣的農作，日據時期有甘蔗、旱稻、水稻。國民政府之後，是地瓜、蘆筍、花生、洋菇、柳丁、玉米、高粱；不同年代，家鄉的農作，都由政府來主導產業方向和內容。配合WTO政策，現在大部分農地都改種休耕作物，如太陽麻、田菁等。鴨寮曾出現過的農作物，我記得有玉米、地瓜、水稻、花生和蘆筍。但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田界邊鳥兒排泄後，無意間冒長出來的幾株芭樂樹；土芭樂香甜芬芳，也是吸引我童年吵著要跟去鴨寮的原因之一。

有一年，鄰近鴨寮的水稻田在秋收後，暫借為建醮場地。物質不豐饒、敬天樂土的年代，建醮是一件全村集體行動的大事。

用竹子搭起的醮壇有好幾層樓高，雄偉壯觀，看起來像一座山。廣場坪裡，一排牲禮架擺在最顯眼的位子，竹架上頭趴著剛宰殺完的去毛豬羊，豬隻口中都含著一粒橘子，孩童們看了既驚嚇又好奇。幼年時，我不敢靠近，總覺得牠們也許會突然跳起來！

數不清的供桌上，除了一盤一盤各式各樣的菜餚、糖果，還有鋪滿竹籃的供品——麵線、米粉等乾糧，以及各類龜粿、看牲……目不暇給的供品裡，以紙糊的動物和用粉糰捏出來的民間故事人物，最吸引小孩子的目光。

在質樸勤儉不富裕的年代，藉由建醮祈神酬恩、施鬼祭魂。家家戶戶也利用這個機會宴請親朋好友大快朵頤一番，謝天謝地、謝謝親情友情。

做醮時期，鴨寮借給一團野台戲演員住宿。我在上戲前的空檔，跑去看他們補妝、抽菸，似男非女的演員，躺成一排睡覺，好神祕。雖然他們已經拿下戲帽、卸了外袍，不過小時候看到梳著髮髻的古人抽菸吃檳榔，還用吸管喝黑松沙士，真是個詭異的視覺經驗。

家鄉的住民若非務農則捕魚養蚵，大部分是海陸兼顧。我們家族也一樣，但是奶奶這一房以務農為主，我們不出海。在夏季鴨寮的木麻黃樹蔭下，曾見過一塊方形蚵桌，若非年節親友送來幾羅帶殼鮮蚵，讓我們自己剖取，就是有人暫借了場地工作，在池邊緣蔭下圖個涼快吧！那時採蚵還要

靠黃牛拖拉運送，養殖的方法也比較辛苦、費時，是個真正淳樸又苦哈哈的年代。

爺爺在五十歲時去世，那年我剛出生。從此以後，我便和奶奶作伴，和她一起生活。有記憶以來，奶奶就把她的大半時間都花在鴨寮，養豬、務農。因此，在我童年記憶中，奶奶和鴨寮有一個相當明確的連結，彷彿她只要不在家，就是在鴨寮。上小學前，我曾經勇敢地把手三輪車騎出四合院，後面載著還不會走路的弟弟，越過一大半村子，要去鴨寮找阿嬤。一路上被大人們攔下探問，不記得後來有沒有到達目的地；但另一個記得到達目的地的回憶則是，在鴨寮附近的基督教會幼稚園，我待不到半天就逃到鴨寮去找阿嬤了！

大家族雖然同住一屋，但我總是和奶奶一起，陪著她去燙頭髮、拿鴨蛋去人工孵化、看野台戲；她背我去看醫生、帶我去買糕餅、到店仔頭吃麵。所以，小弟五歲時曾童言童語的下了一個結論——「哥哥是爸爸生的，我是媽媽生的，姊姊是奶奶生的。」

隨著童年、少年不同階段，成長歲月在再消逝，鴨寮也變成記憶裡的一部分，雖然它明明還存在著。如今鴨寮已經不再養鴨，池塘在很早以前就被填平，瓦厝等搭建物也都被拆離，只剩殘留的半堵紅磚牆，毫不起眼地，在馬路邊緣扮演著內與外的分界。

曾經入夜即沒入漆黑不見五指的庄尾，早有加油站和生鮮超市在夜間營業，燈火明亮。屬於童年的恐怖夜間幻象，只在夢中偶爾出現；而昔日借給建醮使用的農田上，也早就數排樓房林立，一個社區的老幼青壯，熱鬧過著生活。

我再也沒有見過蓮蕉花和粗莖蘆葦。城市生活，甚至讓人忘記木麻黃的橢圓形毬果，長得像顆木質小鳳梨！回到家鄉，唯一還熟悉的是蚵農們清晨四點未到，駕著拼裝車到外海採蚵，劈劈啪啪，毫無遮掩的引擎聲。只是，歲月也不遮不掩，並且飛快如梭，奶奶壽福終別，再也聽不到那樣撞入睡眠、驚心動魄的引擎聲；就像我們也不再有機會為她煮一碗蚵仔麵線。

奶奶去世後不久，鴨寮的記憶又鮮明起來。記憶中的鴨寮沒有色彩，腦海裡浮現的奶奶，都不是晚近的模样；只要一想起奶奶，就是小時候見著的样子，就像對鴨寮的印象，也全是幼年的景象。

奶奶和鴨寮是我與農家背景的連結；我把對奶奶與鴨寮的記憶繩繫，以此來框裱我的回憶，因而，我便不會忘記不該忘記的東西，並讓我對奶奶的記憶，可以在屬於她的地方誕生。又或許，今日回憶鴨寮的方式，也是爲了撿拾一種失落，因爲當意識到奶奶將永遠不再出現的事實，我感覺到自己身上有部分也消失了！

我堅持將奶奶的老衣櫥留下——那是她的嫁妝，松木衣櫥有二戰美軍空襲炸彈波及的痕跡，也有童年我和奶奶的生活點滴。如今，鴨寮也像被奶奶遺留下來的衣櫥，明明還存在著，卻只剩下回憶。

黃昏時分，當我再度站回老家巷口，一如幼年時候的張望，等著在黃金耀眼般光芒裡，看見從鴨寮餵完豬、騎著雙台仔腳踏車、頭戴搭覆四角巾的農笠，在夕陽中緩緩逼近的剪影時，我知道，當我見著時，那將會是個永遠逝去的背影了！

評語
陳列

全文娓娓述說，有層次、有條理，語氣輕淡，文字平實而乾淨。敘述者彷彿「黃昏時分……站回老家巷口」，視線和心思一起穿越了時間和地貌的變遷，讓那一塊名字叫作鴨寮的家族祖公產土地，回來心中，然後細細端詳和思索，以它為中心，靜靜描繪曾經在記憶深處存在過的那些舊物，那些不同格局的磚牆，那相關的「雙台仔」、糞池、蘆葦、蓮蕉花、木麻黃、吳郭魚，等等，一邊敘述了人在這裡曾有的勞作走動或遊玩或建醮祭天地的若干蹤跡和身影、自己和奶奶特別親近的互動關係，以及，自己的生命在這塊土地上、在親人和作物相伴中的成長。敘述者在「其餘的景象竟然全是黑白的」記憶裡，也仍有一朵大紅花的形象，而「當冬天海口風呼呼吹響時，一個人呆望著鴨寮的心情，大概是我人生對孤寂與憂愁的感覺，最初始的體驗」之後，仍堅持保留下奶奶的松木衣櫥這樣的老物件，在「感覺到自己身上有部分也消失了」的悵惘中，也重新對自己肯認了在這塊土地上的位置以及在生命中與他人曾有的牽繫——這一切，讀來都相當動人。



林娟娟

〉 作者簡介

臺灣彰化縣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
曾為平面媒體工作、拍過紀錄片、得過一些文學獎、出版過工具書和散文集。

〉 得獎感言

〈鴨寮〉是紀念我已去世阿嬤的文章……我非常非常想念她……
感謝評審委員和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我並將此文獻給我最最親愛的奶奶。

伏魔錄

· 沈宗霖

降妖杵桃花木七星劍陳列在桌，蓮花青燈曖昧不明，佛尊撲了一身香灰。我被桌上的劍山刀嶺陣仗狠狠懾住了，在母親懷裡嗚咽哭泣。母親輕拍我的背。一個身著八卦乾坤大紅道袍的山羊鬍中年男子，橫眉豎眼，捻了香拜了佛，用豪壯夾雜哭腔的調子喃喃祝禱。我把一條鼻涕縮回去，這麼新奇的場面頭一次見到。

有天我在臥房的門縫前，聽見母親和二嬸商量怎麼處置我的病。我出生時哭得比其他嬰兒更久更響，將我從子宮拉出來的醫生玩笑地和媽說，這小孩好像不想出生當人。之後我染黃疸哮喘鼻竇炎，五臟脾肺被病魔折騰幾死；到三歲，我經常突然在半夜從母親的被窩像殭屍一樣跳立起來，對母親眯眼誦念咒語經文，爸媽在床前瞠目結舌地看我細語喃喃。這孩子瘋了？

二嬸說我的情形是「煞著」。三歲的我當然是聽不懂的，但我在長大後質問他們，加上重新拼湊他們神祕的語調和鬼祟的神情，明白他們說的是——我被邪靈附身了。當時我背著門偷聽他們說話，手裡正握著一只充氣黃色小鴨，竟因為緊張而壓出呀呀的聲音，母親聽見聲音便開門，將我抱起來，故作溫柔說：那麼愛偷聽大人說話呀，到旁邊玩。

彷彿穿紙窗洞窺人語的武俠情境，年幼的我甚覺刺激，亦有怖懼。

恍惚之間，道士嘴含一口米酒陡然往我這邊噴。他的目標是母親懷裡的我，但實際上他噴了母親滿身，我看母親漉溼的髮貼在臉腮，散發著酒腥，竟覺得有趣。道士不服氣地又對神佛振振禱

念，飲下米酒又是一噴，我學聰明了，頭側偏閃躲，但半邊臉還是溼了。哇哇哇哇，至少哭了一炷香的時辰。

母親求了香灰，神不知鬼不覺地將香灰加進我的奶粉，然而我對奶粉的品質要求很高，就著奶瓶鼻子一顫便知道不對勁，堅決不喝。母親又去藥房買了食用膠囊，把香灰裝進去要我吞，但我不肯。最後母親去中藥房拿了一包仙楂糖，要我混著吃，這招奏效。我仰頭喝水連香灰咕嚕嚕下，苦臉作嘔，趕緊含幾粒仙楂，重返仙境，一旁的母親滿意地笑了。

服了香灰神水，之後我竟再也沒有在半夜對著家人叨喃咒詛，甚至健康許多。

然而我一直明白我的魔沒有除去。

幼時的快樂記不上太多，也無法維持太久。父親外遇，母親罹患了躁鬱症。每天夜晚我聽著母親反覆撥打父親的電話，一鍵一鍵把我的心情壓入谷底。她苦等一扇不開的門，那門走進來的不是收報費的就是送便當的，父親像人間蒸發似地消失不見。母親的眼裡只剩下爸爸，我縮得好小小，連自己都看不到自己。

我總是羨慕班上的同學，他們的爸媽會因為他們的考試分數，高分就鼓勵，低分就處罰。我則是不論考好考差，爸媽都不會有任何反應。幾次故意把成績單放在餐桌上，有時是第一名，有時故意不及格，但那張成績單就像隱形似的，完全在他們的視線之外。即使是家庭聯絡簿也是媽媽簽一次，我記下筆順，之後每一頁都是我模仿他們的筆跡簽名。據母親的說法是，你成績很好啊，不用我擔心。

母親罹患躁鬱症後，時常問我，你爸有打電話給你嗎？你爸在哪？爸爸總是不在家啊，這不是早就該習慣的事嗎？她重重的問號像無數鉤子刺穿我的心。母親的病愈來愈嚴重，每天都要吃安眠藥，後遺症是夢遊、頻頻夢囈。我總是問我自己，這一切是我造成的嗎？我是被邪魔附身的，家裡的不幸、所有的詛咒是我帶來的嗎？我以為魔從我身上褪去了，沒想到又附到了母親身上。

記得小學時，曾經陪母親一同去算命。原本目的只是要問婚姻，後來順便看看我的命盤。算命仙手掐幾下便斷定，我命帶掃帚。在許多鄉土連續劇中，我常聽到「命帶掃帚」這個名詞，也就是掃把星，為家門帶來不幸。有了算命師這一番「認證」，加上母親當時帶了些許異樣的眼神，我好像也肯定自己是一個掃把星了，走起路來，好像屁股就夾著一支掃把，我的頭愈來愈低，漸漸抬不起來。

爸爸不回家，爸媽鬧離婚，這都是我害的。我開始這麼想。

一個掃把星，在寂寞中整理自己的翅羽，孤僻，也是為了避免自己把不幸掃到別人身上。在人群中我用無形的膜把自己包覆好，不讓任何人靠近我。我喜歡貓狗和布娃娃，更勝過於人。有次母親開我房門，正好撞見我和房裡的娃娃玩家家酒。母親大吼，你瘋了是不是？隔天聽見母親和她的朋友們討論我，好像她的朋友都有醫學背景似的，高談闊論一些精神科的專有名詞和基本症狀。原本擔心母親將我送醫院，但估計是怕花錢怕麻煩，所以暫時逃過了一劫。

母親除了準時送飯，給微薄零用錢之外，她的生活幾乎只有她的婚姻和她的工作。小孩是不存在的。我漸漸也接受了這一點，畢竟我也接受了自己是掃把星這件事，再也沒有什麼不能去承擔的。

時常放學回到家，就看見冰箱上用磁鐵貼著一百元紙鈔，把它拿下來，自己去買晚餐。我有時會摸一摸那張紙鈔的觸感，其實和任何一張紙鈔都差不多，只因為那是母親摸過的，是她專門賦予我的。只要這麼一想，我的存在感就恢復了一點。

一個人坐在飯廳吃飯，我用力呼吸，假裝飯廳正在開派對，有許多人圍在我身邊，迴盪著說話的聲音。我把飯桌當小舞台，自己站了上去，開始演戲。這是我的戲，演員觀眾都是我自己。我聽不見掌聲，除了一隻隻蚊蠅飛過我將牠們打死。「不瘋魔，不成活」——記得電影《霸王別姬》的程蝶衣是這麼說的，我真信這句話，一旦瘋了我便感覺不到痛，所有的細胞為我瘋狂顫動，它們為我吸納生命最深層的苦。

下了這個餐桌小舞台，我依然在演戲。孤獨的人要靠演技才能好好活著。但這世界不全然是自

己的戲，也會有別人一起上台。我以為自己是個戴墨鏡的導演在台下品評那些人的演技，但這終究不是我的戲，沒人能照我的劇本演。母親上台了，她很瘋狂，她的演技是所有人中最精湛的，她在我面前哭泣，有一百零八種哭法，這個哭是爲了父親，那個哭是爲了我，她是唯一與我心靈相通的人，呵，我們躁動的靈魂也能讓出一條縫隙，讓彼此細密的觸角，來回搓磨。

寂寞日積月累，世界看起來好空曠，沒有一個活物能回應我的心聲。

當我上中學以後，我把從小陪伴我的布娃娃統統丟進垃圾桶。我像是一只傀儡，神魔操舞無形的線線控制我的舉動，經過收驚除煞，那條線還是沒有消失。有一種魔，無關輪迴生死，無關軀殼魂魄，它就端坐在意識裡。我知道它無可除去，它在下意識隱隱燭火，上意識就能冒出黑煙灰燼。

從孤獨的童年蹣跚爬伏到善感的成年，我沒有任何降妖杵七星劍，各種的挫折、人際傷害、孤獨，化成魔魅在我的心底張牙舞爪地盤據撥弄。我因著重複旋繞的矛盾愁苦而囚錮自我，時常感到束手縛腳，任人擺弄。

我很想告訴母親，母親，你知道嗎？從那天之後我就經常做夢了。我的夢裡沒有任何聲音，我更發不出任何言語，我的喉嚨是乾熱的，像是一齣沉澀的默劇——那個道士，他向我噴米酒，撲一聲，那一聲好大聲，像一口就結束了我的夢我的一生。妳記得嗎？我苦著臉把香灰和著仙楂糖吞下。妳拍我的背說你乖。道士搖鈴，天靈靈地靈靈奏請神明來顯靈——魔出現了，衝著我咧出一排黃牙，嗤嗤地笑——魔根本沒有除去，收驚沒有用。

我總記得，母親說把藥藥和糖糖一起吃下去，就不會苦了。或許是這樣吧，我有我的藥，一直持續吃著，而它也似乎和我的病我的魔共生共息，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才會除去。我願意吃藥，我的藥總是苦澀的，能不能有別的方式，至少讓它甜一點？我承認自己是掃把星，但對待掃把星是否可以有更美好的方式？

上了高中之後，母親正式解除了和父親的婚姻。而母親似乎也想彌補她對我童年的缺席，那個空盪的座位就空在那裡，她想要坐回那個位置，再當一個母親。

可是那個夢仍然不時出現，甚至埋下了我憂鬱躁鬱的因子。大學後因為病情嚴重，我住進了醫院。躺在病床上，母親提著一個不鏽鋼便當給我，是她親自煮的，都是我愛吃的菜。她只是淡淡地說吃吧，沒有再多說什麼。可能也怕彼此尷尬吧，畢竟我們沒有太多的話題，她拿出智慧型手機，手指刷著刷著，打開股市行情的網頁。

我看不懂股票，不知道那些跌跌漲漲是怎麼回事，只知道我和母親，一個床上一個床前，兩人好像就是停板定格了。我期待她多看我一眼，多和我說幾句話。你最近還有做夢嗎？至少問這麼一句，我可以向她開玩笑說，有啊，那個道士的嘴巴好臭，嘆一聲，全身都是臭味。

母親啊母親，是你帶我去看道士，是你覺得我瘋了，不是嗎？

看著母親專心看手機的樣子，我有點生氣，更多的是醋意。母親重視股票更甚於兒子。我用棉被蓋住了頭，不願意再看到眼前這個嗜錢如命的女人。但不久就聽到嗤嗤的笑聲。大概是股票賺到錢了吧？母親看手機看到一半突然笑了起來。

她要把手機遞給我看，我說不用了我看不懂股票。她硬是把手機塞給我。我起身接住手機，那手機的螢幕正一張一張放映著，我小時候的照片……

這是剛滿十個月，學會走路的我，腳一踉一踉的樣子。我看到母親的手圍在我的屁股後方，她怕我跌倒……

這是幼稚園的畢業典禮。爸爸還是老樣子，依然缺席。只有母親一個人抱著鮮花，在台下看著我和一群小朋友，在台上唱歌跳舞……

這是小學三年級和母親一起搭旋轉木馬。原本要和同學一起去遊樂園校外教學的，但那天我生病，只好取消。母親在我病好之後，帶我一起去遊樂園。

好久的畫面了。我不知道母親還留著這些照片。我很想哭，但不敢在母親面前哭出來。尤其母親的臉依然像冰塊一樣酷酷的，讓我更哭不出來。她說，看完了還我吧。我把手機遞給她，讓她繼續看我的照片，一邊看一邊笑。

照片中的我開朗地笑著，小小的個子，牽著母親的手，抱著母親的腳。其實母親還是有努力過的，她沒有完全在我的童年缺席，即使那個座位時常是空的，但至少也有過溫度。翻著那一張張照片，好像那些溫度就慢慢地回來了。我突然覺得很抱歉，對於母親，也對於童年的自己。

我沒有好好長大，辜負了童年的自己。我沒有放下心中層疊的魔障，所以才讓自己變得如此狼狽。躺在潔白的病床上，看著時鐘，該吃藥了，我一顆一顆隨著茶水，仰頭嚥下。看著那些膠囊晶瑩剔透的樣子，裡面裝的不是化學藥劑，而是我的希望。我知道我會好起來的，這一顆一顆藥，都在洗滌我，洗滌我心裡的魔。

母親翻著照片，她對著童年的我笑。我也對著她笑，對著年邁的母親笑。我藥吃好了，我對母親說。母親只是家常地淡淡地說，喔，每天都要記得吃藥啊，聽醫生的話，才會早點好起來。我心裡想，我不只是要聽醫生的話，也會聽妳的話，妳要多說幾句，我才會聽啊。

母親仍靜靜地翻著照片。她眼裡看著的是手機上童年的我，是無魔無病的我。我想我一定會好起來的，回到童年吧，牽著媽媽的手，投入媽媽的懷抱。即使我在床上她在床邊，但藉由這一支小小的手機，手指刷過歲月，我們彷彿獲得了溝通，終於和解了。刷著手機的母親，有時偷偷抬頭看我，那一瞬間的交流，就是我們最耀眼的火光了。

評語
楊翠

〈伏魔錄〉寫的是自我認同，也是母子關係。敘事者「我」，先是被解讀為「邪魔附身」，又被斷定是「命帶掃帚」，再被命名為「憂鬱症」，所有這些符號，都指向他的生命充滿違和感、孤獨感、被離棄感。其中，「魔」既指涉異類的侵擾、肉身的疾病、精神的鬱結，同時也是情感的困頓，而「伏魔」，則是一個被宣判為病者、痛者對療癒的渴求。

文章結構頗具層次，從「我」幼童時期所經歷的道士驅魔法事寫起，帶出「邪魔附身」的母題，「我」身帶病體，而母親則是治療者；然後轉入父母婚姻生變，母親罹患憂鬱症，「我」被算命師斷定為掃帚星，他對家庭變故，既感到深切自責，又有強烈的被遺棄感，「我」的「魔」，以及母親的憂鬱症，在此交織糾纏，母子同苦、卻又相隔；最後，父母離異，母親從憂苦海域中爬出來，兒子則魔障入心，憂鬱症纏身，母親重新回到治療者的角色，守候兒子健朗康復。

整體來看，〈伏魔錄〉文字俐落生動，很有畫面感，結構完整，幾個主要意象的經營與鋪衍，都很到位，特別是魔障、鬱病、傷痛的連結，讓敘事更具張力，而開場的香灰、結尾的藥錠，都指向療癒的渴求與母愛的渴望，故事的線索前後緊密扣連。



沈宗霖

〉 作者簡介

筆名神神。臺灣臺北人，一九九〇年出生。現就讀國立成功大學。作品曾獲第六屆聯合報懷恩文學獎、第二屆新北市文學獎、第二十六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入選《二〇一二臺灣詩選》、《一〇〇年九歌散文選》、《幼獅文藝》YouthShow……等。

〉 得獎感言

前陣子搬行李不慎把筆電的螢幕劃開一道疤痕。聽說這種疤痕是不能修復的，只能把螢幕整個換掉。我不想花這個錢。於是後來的寫作就圍繞著這一道疤痕，即使再多的文字也洗不掉這道疤痕，我仍持續地寫著，一邊寫一邊疼痛。那些密縫細緻的文字好像就遮掩了一些傷口。筆電是否會痛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的生命確實是如此。

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 · 陳秀玲

一、生活輸送帶

全臺灣各地的國道省道產業道路儼然是條彼此相連又不相連的輸送帶，無論是豐田、三菱、福特、福特、裕隆、賓士、中華車款，或者是遊覽車、拖拉庫、貨車車種，在太陽月亮輪流照拂的土地上，各自為生計的一天完成不同的任務。「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我們在某個轉運點連結又同時分歧，辦公大樓、店家、學校、工廠、屠宰場、市場等，最後回到專屬的巢窩休息。我們家沒有車庫，爸爸習慣天天尋覓空格，所以藍色的鐵甲停泊在不同的地方，不管在哪歇腳，隔日仍然有精神奔赴生活的任務，維持堅毅樸實的形象和性格。

二、童年卡位豬雞鴨

藍色的鐵甲車，有著畚箕式的車身，墨綠色帆布車篷包覆，童年時出門常坐。父親不做實時，全家人常去大埤湖走走。那天一大早，我們家小孩會從家裡搬出專屬自己的小木椅認真卡位，我喜歡可以第一個跳下車的車尾位置，不悶熱也不擁擠。家裡有五個小孩，人多，但座位不是像骰子三二點排列，而是坐成一排，另一側父親習慣置放鋁梯和五金工具袋。

上車前父母叮嚀要坐好，途中，我和哥哥妹妹總是玩心大起，先玩「小姐小姐別生氣，明天帶你去看戲……」那種永遠停不了的接龍機智戲語；接著限定坐四張小板凳，玩起大風吹的搶位子戲碼；遊戲的輸贏其實也是練習生存競爭的方式，當我們躁動太凶，車篷快掀起來了，母親越頭，露出喝斥表情，或敲敲玻璃窗，我們會有短暫的安靜。直到什麼都沒得玩，我們的目光才隨意瀏覽柏油路面上快速後退的行道樹，或二、三層房子的城鄉風景。

有時，爸爸會撤除悶厚的帆布車篷，貨車在省道上用力奔馳，總看到各式各樣的發財車，運送用鐵欄圍住的三五隻白毛豬黑毛豬，吃著餒水的嘴巴咕嚕咕嚕，發出吞嚥的聲音，整車獨特的臭味，真的好臭，沒關係，每種活物都有獨特的味道，我試著不捏鼻的自由呼吸，飼主應是開往屠宰場的路上吧。有時看到載著藍色樊籠的放鴿車，待在昏暗籠仔內，訓練有素的賽鴿，正養精蓄銳，眼珠黑亮，站穩腳，待閘門一開，挺起背脊，鼓動羽翼，在藍天奮翔不懈，飛回主人家領犒賞大餐，當然天候不佳或遇蒼鷹襲擊，牠們便回不了家了。

高雄的陽光，溫度和光照使整個人體內活躍起來，亞熱帶的南風將空氣混雜一種不畏的氣味，引發人想快點長大的念頭最常在夏天出現。有次，看到同款藍色盔甲般小貨車，後面層層架疊的鐵絲籠，整箱尖細啾啾的雛雞和小黃毛鴨聲，隨車行進的震動，整車啾啾，似哭似笑似悲似樂的搖晃推擠。童稚的我不知不覺哼起「喉嚨雖小聲音大，可是只會呱呱呱」，當時我是皮膚黑得發亮、不知愁滋味的黑肉雞，在露天式的奋斗車上，稚嫩嗓音唱著快點長大的歌。

三、西工技藝的大腸醃腸車

原來我們家小孩像是活物，難怪出門時，鄰居們常開玩笑說：要載出去賣？平常父親上工，穩坐在駕駛座，穩掌方向盤，同夥助手坐在旁邊，兩、三位學徒隨意在車篷內席地坐著，幾捆白鐵皮材料和器械散置一處待命。父親是學西工出身，「西工」是臺灣話，就是鐵材切割焊接等加工技術

人員，即鐵工。年輕時他曾在臺北雙連附近當學徒，三年四個月的基本訓練，從掃地到補鍋子製大鼎，鋼鐵燒焊加工、機械焊接製作等。待工夫學熟後，聽聞高雄欠缺這類技藝的人工，在好友力邀下，共同南下展開拓荒式技職生涯，四界做實，正像藍色鐵甲車頭，挺起身軀，充滿鬥志的馬力在滿街到處跑。他們穿梭在二樓或三樓陽台窗口，攀爬鐵皮屋頂，焊接鐵條固定支架，油漆上色，緊鎖鐵皮浪板，為陽台和屋簷戴上防鏽又美觀的遮陽帽，施設完工，然後新臺票入口袋。

當然，在我更年幼的記憶，還坐過柴油發動的三輪車，後面一樣是畚箕式的車身。藍色的小貨車是後來父親購買的，我曾稚傻的想著爸爸再賺更多錢，就能買到《小英的故事》中的馬車當營生工具。所以，藍色車頭的貨車不僅是載人運物的工具，也是我們家的發財車。

曾幾何時，建築生態改變，高雄透天厝遮陽帽和搭鐵厝工程大量遞減，大樓一棟棟拔地而起，由建商全部承包，父親在家的時間愈來愈多，我經常跑腿買黃色長壽香菸，從每次買兩包，到四包、六包，後來乾脆買整支，一支有十二包；家裡常聽見收音機，沙沙沙的，隱約聽見電台主持人開講活在世間應如何的道理。父親閒來買魚缸養紅龍，種花澆水，握筆記事以維持生活意志。工人沒上工，偶爾到我們家，有時整天教未上學的小妹玩跳棋，終於有朝，能贏讀五年級的我呢。

捉襟見肘的生計氣味，再次飄進陰暗的廚房，家庭主婦晝思夜想，緩緩理出生財之道。她常說：「自己默默的想，緩緩的想，就能想出辦法。」有朝，母親提議「我想賣大腸醃腸」，聲音清脆篤定。清脆篤定來自對事物觀察後的自我觀點肯定的心聲。大腸醃腸，北部稱「大腸包小腸」。大腸即是糯米腸，北部俗稱「大腸煎」，都是用糯米、土豆仁和油蔥拌炒後灌進大腸腸衣再蒸熟而成；醃腸又叫灌腸或香腸。母親忙不迭地四處打聽大港埔真正以大腸當腸衣的糯米腸加工廠和製作香腸的店家，挑選進貨，搭配本地的三環牌醬油膏、醃漬物薑片等，預備進入生意的第一線。同時，母親驅動父親改裝藍色盔甲車。

總是坐在書桌前的父親，再度提筆畫設計草圖，接著裁剪鐵皮，敲打、摺壓、焊接，再用螺絲和鉚釘組裝，幾天工夫，車身一邊當作生意門面，有烘烤的工作櫃檯、置物架小冰庫，中間有轉身

空間，母親可以做炭烤，一應俱全的營生改裝餐車就誕生了。今天「魔術小巴」花俏卡哇伊，相對藍車頭的小發財車更予人樸實耐勞的形象。父親經常自詡，十多歲少年學工夫時，常常看過一次就能製作。師傅時常稱讚別人學好幾年都學不來的，爸爸沒多久時間就能施作，還能規劃流程設計圖樣。結論是「不要小看我丙級體格，我，太聰明，很多東西一看就會，國小畢業有考上初中，只是阮老爸說學西工才有出脫，讀冊無效」。熟悉的技藝，彷彿找回生活的自信。

當時，我已是能騎五十西西代步的大一學生。

四、四輪馬力的考驗

沒有鞭炮聲，不需要任何開工儀式，這次是母親推動父親開啓冒險拓荒精神。午後，從家裡巷弄出發，沿著凱旋路，過民族路橋後是九如路，再過去是十全路，小發財車輾過的黑色瀝青是無法喘息的生計之路。每當藍色車頭稍稍喘口氣的片刻，灼眼的爸媽，目光在逡巡是否有同業相撞？起初在九如路的某所國中運動場附近落腳，黃昏時刻，學子們運球搶球，跳躍投籃，球鞋移動步伐與水泥地板的摩擦聲，響在耳側。母親開始生起微微炭火，一條一條的糯米腸和醃腸烤得香熟，滴下的豬油香氣飄散四溢，或許母親也是慢慢評估籃球場的聲音和運動後的飢渴成正比，此無關天氣。果然，三五成群汗水淋漓的學生走過來：「阿桑，三份大腸醃腸和兩杯冰紅茶！」母親俐落的剖開糯米腸，夾香腸，澆淋甘甜帶鹹味的三環牌醬油膏，任君塞進薑片或蒜頭來對準個人的味覺；遞上涼仔紅茶，那是用咖啡紅茶加決明子沖泡的，冰鎮茶香的口感，配上溫熱大腸醃腸的飽足感，是學生晚餐前墊腹填肚的好點心，後來也能成爲主顧客。

當時不流行奶茶，也沒有林鳳營鮮奶，少數人要求，倒入高大牧場或百分百的光泉鮮乳，色澤磚紅轉爲淡咖啡色，濃厚香醇的「紅茶牛乳」就是這樣陽春和新鮮。那時，夕陽綻放在柏油路旁的人行道上，盡是閃著如銅如銀的餘暉碎光，而我們正在努力收銀幣銅板，宛如一幅認真的拾穗圖畫。

可是，生活輸送帶上，藍色車頭族做生意，擠在店面營生與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中間地帶，競爭對手也不少。後來，高雄醫學院附近漸漸有愈來愈多的餐車，有時同一條人行道恰巧有三台同樣賣大腸醃腸，學生主顧客選擇性多了，運氣忽近忽遠；若遇上西北雨，水勢親像倒盆水般匆匆瀉下，人客走了，落下一場呢粗的雨，阻擋人的生財路，那簡直是在考驗人有幾匹的馬力和耐力。

隔天，揚起遮風擋雨的帆布，藍色鐵甲車又沿著凱旋路出發，轉過八德路或七賢路抵達愛河邊，遇有園遊會活動像可插花般插上一角；或者六合路的夜市、五福路的大統百貨商圈，四維路、三多路、二聖路、甚至在一心路的小港機場附近都會留下車影足跡。過去澄清湖在父母眼中是風景勝地，生計之輪轉，竟成商機的最佳地點，媽媽打聽那些有商機園遊會的例假日，如小學企盼遠足般。她總會多預備食材，期待大撈一筆，其實小本生錢，像夜市裡拿著薄薄的紙撈小魚，能撈多少？果然，假日風景區人山人海，寬敞的路面儼然成了藍頭小發財車的集散地，每輛眼睛似的車頭燈閃亮有神，掀開腹肚，小店面開始營業。各種雜項的販賣，紅豆車輪餅、整車冰鎮的舒跑寶礦力青草茶等涼仔，有賣炸蚵嗍、蘿蔔糕、熱狗等油炸物和米粉炒、豬血湯，還有掛滿明艷色彩的衫褲，一套二九九俗俗賣，現切水果現打果汁也忙得不可開交；各種童玩和塑膠玩具、彈珠台、射飛標。賣同款的大腸醃腸就有好幾台發財車，終日下來，強強滾的商機，曬得人車發燙再冷卻，回到住處，才體會搶得利潤有限，卡儉些，方是生活準則。

在假日，我們家孩子也沒閒著，學習協助採辦，回來後大粒汗小粒汗，就是被嫌到流涎，媽媽總是碎語：「糯米腸怎麼有大有小，怎麼賣？下次記得自己挑，大小勻稱不能差太多，絕對不能讓店家阿桑秤給你。」學習用銳利眼光選擇賣相好的食材，熟諳商道的人情世故，若阿桑太堅持，我只好使出求饒語氣：「挑好點，不然等一下我回去又被罵。」在家廚房，算準浸泡紅茶的時間訣竅，「紅茶泡超過三分鐘，嘗起來澀澀的，到時可能被客人嫌。」媽媽囑咐著。

每天每天，父親母親為生計東奔西走，雖然是父親駕馭生計的方向，事實上，爸爸總是開車到某定點，拉開門面，擺妥物料後，神隱一、兩個鐘頭，約在母親可能想上廁所的時間點出現；然後

顧攤數分鐘，又不見人影。有時獨自駕駛座，抽菸，嚼著白灰檳榔，他的理由是咬檳榔，讓人感覺很髒，檳榔渣滓吐在裝滿沙土的鋁罐裡卡衛生，鋁罐綁在駕駛座旁；有時須研究地圖路線，所以在車內卡方便。母親常念父親不招呼客人，父親反而理直氣壯的說，堂堂會西工、被美國人誇讚有技術的師傅，怎麼可以拋頭露面求人買一份五十元的大腸醃腸。某種程度來看，父親太好面子，怕撞見熟人，不想破壞自己的名聲招牌。

面對現實，放下身段，腳踏實地的，偶爾受上天眷顧小生意。

那天，藍色車頭的發財車依然由凱旋路出發，經小港，穿越過港隧道，遠赴旗津海水浴場。夏天，總在晚餐時間天色還亮得很，父母提早到家，嘴笑眼笑說：「貨品被掃得空空空。」意謂沒有什麼須冷藏的，意謂今天可卡早休暈，意謂今天有多賺些。她邊掏出圍裙裡的鈔票硬幣，邊喊倒杯苦茶來，默默數著算著，還邊聊著生意經。「在旗津，有位國中生吃完後，連同家人再返回來買三份，稱讚好吃，雖然比別攤貴二十元……」在荷包短絀的日子裡，難得見母親從現實逼迫層面得到此許肯定與滿足，那是眼神中少見的愉悅光芒。

幾年前，滷味攤車被警察扣留，彷彿還在夢魘。當時母親也是苦心經營，在大鍋煮沸後的鴨頭、鴨翅、鴨心、鴨胗、鴨掌、鴨血、豆干、海帶，熄火浸泡半小時，色澤均勻的咖啡色，八角肉桂的中藥香撲鼻，她就推著攤車，滿車的滷味香，滿車的生活現實，滿車的期待，解決生活難題，就這樣，警察堵住生路。

蒼鷹對飛鴿，警察趕攤販，幾年後，到某定點做生意，警察到處趕，生活時時出現兩難，攤販須擺攤維持生活，警察須趕攤販來衝工作業績，一身制服如槍眼瞄準你，只好逃，不然被開罰單，當天賺不夠吃！父母們想多做點生意，深夜才進家門。未料夜裡，運氣真的發霉了，來了小偷幹走我家的發財工具，至此生活真的拖進空巷死弄，找不到出路。在監視器不發達的年代，待報案尋獲，車篷帆布五金器材等被扒精光，父親無奈拋售還抱怨：「賣這，賺不了什麼錢！」家運如破碎的鏡面，刮得人心條條傷痕，沒有發財車的藍車頭，生活的馬力全盤崩解。

父親除了蒔花植栽，就宅在家推估大家樂的牌支，翻開整冊的筆記本，藍的粉的黃的螢光色筆圈起重複的號碼，整天幻遊在色彩繽紛的推斷空想裡，損龜才實證牌支世界的虛假。他在家像是停在路邊發不動引擎的貨運車。小型收音機天天播送勸世、健康、賣藥工商廣告，和兼有娛樂效果的臺語歌曲，後來來自空中和電視天天傳來勵志歌聲，「一時失志莫要怨嘆，一時落魄莫要膽寒……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葉啓田唱出的生命力量，啓迪失志的父親，他決定攜伴離開高雄到其他都市闖一闖，到一家承包商擔任負責西工規劃和施作的工頭。

五、再一次，坐上藍色發財仔車

我有機會再次乘坐小發財車，是爲了發表論文。那天從臺北南下，麻煩父親載一程到高雄大樹的義守大學，而在幾天前，父親就先跑一趟熟悉路況。他，有面子的駕駛再次駕駛寶藍色鐵甲車，依舊是畚箕式的車身，用墨綠色帆布車篷包覆，裡頭依舊隨意閒置鉛梯、器械和五金工具袋。藍色鐵殼車內，前座坐著父親、母親和我三位大人，我們從省道開上高速公路，同樣是柏油路面，同樣是炙熱的陽光，前進情緒使人臉頰愈發燙，心愈發緊張，後下省道，經蜿蜒產業道路，終於在學術殿堂門口不熄火停歇，我俐落躍下地面，父親腳踏油門，往大寮鐵工廠方向急駛而遠去。

當時，隨著經濟拮据，媽媽常言：「何時畢業找頭路？」母親企盼我們這些長大的黃毛丫頭早日投進職場，妹妹們卯足全力，選擇夜間進修，白天工讀資助家計；我從高雄逃到臺中中興大學的樊籠內，讀書栽培自己。

當時父母親與我同在臺中，有天晚上，父親請我吃鵝肉，他邊吃邊聊，雖在承包商下工作，懂技術，能寫能規劃，當工頭也算是有面子裡子，小工程的爲陽台戴遮陽帽，大工程如鐵工廠的風管和水槽整體的設施規劃，甚至是焚化爐、輪船鍍金樣樣都做得到。高昂的工作意志如省道上飆速行駛的藍頭發財車，車頭會不自覺精神奕奕地抖動起來，口沫橫飛之餘，還嫌媽媽手腳笨拙，提涼水

慢吞吞，顧五金傢伙就坐著打瞌睡。

大白天，他腰腹捆綁著繩索，懸在十五樓高施作鐵窗，我往地面看，從腳底開始發軟蔓延全身，心臟幾乎快跳出來。童年所見，父親工作的身影最高是四層樓，當時親眼所見，瞠目結舌，生計之深，深十五層樓高。

後來，母親從臺中回到高雄選擇自助餐工作。我想，夫婦雖同泛生計之舟，何妨分歧，各自在其擅長的工作領域。烹調是母親的長項，西工是父親的本領，同在餐車的車篷下搭檔，總有些格格不入；所幸不久，生活運輸帶又將父親熙熙然帶回高雄，落腳在大寮鐵工廠。

六、我們又相遇了，藍色發財仔車與童年馬車

如今，自己開著四輪轎車在淡金公路上下班，夏天午後仍喜歡搖下車窗，任稍稍降溫的熱風吹拂。我喜歡紅燈，在不熄火煞車，停歇五十秒，賓士車、BMW、福特、TOYOTA各式車輛中，藍色發財仔車，我們會相遇，我深情的眼睛觀察，載著二、三孩童，或工人們欹斜坐臥，望著天空或閒聊，是回家途中或趕赴他處？這些景象都曾經一一發生過。

綠燈後腳踏油門，面對筆直的柏油路面閃著亮光，是瀝青混凝土加入的玻璃砂使然，過去的回憶隨著輾過的路面，再次壓進記憶深處。突然，在一條僻靜的產業道路上，藍色的發財車正運送一匹中型體格的馬。站在陽光下，頭頂及頸背至肩胛的栗色鬃毛，隨風揚起，姿態優雅，頗有紳士之風，馬不慌不嘶鳴，靜待到達馬術訓練場吧，這趟絕不是往屠宰場方向，我想。同時浮現童稚時以爲父親能賺錢買馬車的傻想，接下來，我尾隨在棕色馬匹後頭，時速三十到四十，一心一意，在這條彼此相連又不相連的輸送帶上，數十分鐘後分歧，各自奔赴生活的真實方向。

評語
林文義

臺語「做實」二字非常真切的點描出勞動工作的殷勤和賣力，無不是爲了全家溫飽。百工各業，流汗耕耘，歡笑收穫……相對的世間冷暖、人塵滄桑，這般寫著生命。

這篇散文，初讀平實，再讀深切，三讀則浮現甘苦、悲歡互見的殊異和溫暖……。

童年見之父親，駛著運送工作器物的小發財車，南北來去，似若悠遊，童心不諳大人現實世界的勞苦，彷彿一次雀躍的外出郊遊。

父親駛著小發財車，從焊接鐵工到轉賣米腸包醃腸……建築業由包商全攬後，呈現半失業，想是悵然的父親；作者看入內心，遂一一記載，從前和現今的勞動小史事。

這是一篇平實、溫潤的好散文，沒有誇張的炫技，蓄意雕琢，呈現臺灣做實人的堅韌和勇毅，是值得特別予以推薦的佳作。

如此平實，如此溫潤！



陳秀玲

〉 作者簡介

一九六九年生，在高雄出生、成長、長成，目前在淡水教書。

〉 得獎感言

總在下班後，自己開著四輪轎車在淡金公路上，紅燈亮了，煞車停歇的數十秒，習慣看著周遭的各種車輛，對藍色車頭的發財車，我總是深情以對，更觀察車篷內動靜，或有二、三孩童，或是工人們，抑承載各式什貨，自己臆測他們可能在歸家途中或趕赴他處？他們，有人稱中下階層，可是個人不以為然，因為大家同在名曰生活輸送帶上汲營奔走，彼此相連又不相連，我試著將這樣的想法寫出。同時，紀念成長期間，深深體會生計之深有十五層樓高的心情。

謝謝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這平台，讓我寫下在這土地長成如今樣子的記錄……

沙島物語

· 倪惠娟

一、赤竹仔

前面臨港，背後靠海。古老的漁村看不到一棵荊竹。不論在頂赤竹或下赤竹，荊竹開花一片火紅的美麗風光，消失得無影無蹤。埋豎荊竹抵抗倭寇的平埔族馬卡道人，早已棄海而去。後到的泉州人應會廣植荊竹，藉以防風定沙並保障聚落安寧。久而久之，蒼鬱成林的荊竹遂成爲地名了。

童年時，我未曾在聚落見過荊竹，只對瀉湖上的老竹筏印象深刻。荊竹雖不復見，泉州人卻用血緣取代荊竹，築起一道銅牆鐵壁，阻擋外人。陳氏宗祠成爲凝聚血脈力量的堡壘。任何與聚落毫無血緣關係者，都被視爲異類。村人異樣的眼光或流傳的耳語像荊竹枝節上銳利的尖刺，足可將人刺到遍體鱗傷，心頭淌血。沒有堂號，沒有族譜者的命運，注定了在聚落裡流浪。八歲的我，不了解血緣究竟爲何物。怪異的稀姓和謎樣的身世讓寄居的我們，淪爲村人茶餘飯後的話題。母親總是一百般忍氣吞聲，低調進出流言紛飛的封閉聚落。在那段被排擠的童年歲月裡，唯有黃槿樹下麗玉的大宅院是我們的避風港。開滿黃色杯狀花的老黃槿，慈悲地包容一切，庇護所有的流浪者和失根的人。

成爲異鄉人的我，經常回到沙島尋根。如今的赤竹不再是堅固的血緣聚落。麗玉的家早已夷爲平地。遠近馳名的萬三海產在她的土地上，餵飽如潮水般湧入的老饕們和觀光客的胃。再堅固的牆

也難以抵擋潮浪侵蝕，再濃厚的血緣也會被大海稀釋。古厝廢墟旁的老黃槿依舊伸展茂密的枝幹，歡迎所有的歸人和過客。

二、無根藤

沒有根，卻含葉綠素，伸出纖細的莖，不斷地分枝，再彼此交錯纏繞，織成一片黃綠或橘紅的密網。這是沙島上最具謎樣色彩的纏繞型半寄生性樟科植物。蠕蟲般細莖纏住蔓荊、馬鞍藤、咸豐草。吸器穿入寄主維管束，獲取充足的水分和礦物質。夏秋之間盛開美麗的黃白小花，圓潤的果實散發苦淡的樟腦香。在珊瑚礁石灰岩壁植被上或沙灘荒野中，只要有一小片得以容身的鹽分土地和可依賴的寄主植物，無根藤就會以單純的生存本能緊緊纏繞住寄主，展現求生的意志，直到寄主枯槁死亡。

他是聚落裡唯一沒有根的人。即使島北的大陳人都還能帶著宗譜和記憶一起逃難撤退。昭和七年，出生不到六個月的小男嬰，還來不及記住父母的模樣，生父就過身。生母將他過繼給沙島的遠房親戚後，就幾乎失去聯絡。那是大戰剛結束的夏日，養父開著動力船出海捕魚，從此一去不回。被迫改嫁的養母，拋下他。少年從旗后町流浪到綠町，再落腳在海茄冬沼澤畔的血緣聚落。村人不曉得他的來處，只知道他孤苦伶仃無依無靠，卻是聚落裡唯一熟日語、識漢字的人。憑著養父傳授的捕魚技能，他和村人去討海。不論是討網海，或是討釣海，只要能生存，再如何艱辛冒險與風浪和大魚搏命，都得以在大海中抓住任何一根浮木。

昭和之歌一首接一首在他耳際縈繞迴盪。早逝的兒子，唯一的命根，已隨風遠颺。夜裡，他偶爾夢見自己蜷曲在母親的羊水子宮中，彷彿一艘盪漾在無垠大海上的鮪釣船。說他剋父剋子，沒有族譜，沒有宗祠，沒有祭拜歷代祖先，無祖無厝，諸多糾纏不清的孽緣和責難，像強力附著的吸盤，讓風燭殘年的老人不堪負荷。如果生命可以回到原點重新開始，他但願自己是一棵有根系有血

脈、枝葉茂密成蔭的大樹，牢牢地扣住泥土，不再飄泊，不再仰賴任何依靠，更不會失語，失根。

三、菟絲子

吐出左旋纏繞的絲狀莖，糾住沙灘上的草本植物，甚至纏住無根藤，重寄生。無根，無葉。柔軟的身軀趴在地上，可憐模樣讓人既同情又迷惑。纖細柔弱的莖伸出敏銳的尖端後，便迫不及待尋找寄主植株的氣味和方向。一旦攀住寄主，即像鬼魅般纏繞不放，細莖再不斷地生出吸器，侵入寄主韌皮組織掠奪水分、養分和礦物質。當大量繁衍蔓延的細莖交織成一片金黃色，完全理不出頭緒的絲網時，寄主的性命也岌岌可危，甚至乾枯死亡。至於包藏禍心的菟絲子早已趁早抽身離開，繼續尋找下一個獵物。

海風強勁地吹向沙灘，拂過平原菟絲子纏繞馬鞍藤的沙灘荒野，再穿越礁石砌的牆。阿麗尖聲淒厲的哭喊，彷彿一株衝向天際燃燒殆盡的瓊麻花軸，深深地穿入寂靜的夜空。阿麗大我五歲，才剛從隔壁中洲聚落嫁到村裡，住在面港的大宅院。在菟絲子綻放淡黃色鐘狀花的季節，她會徘徊荒野埋頭拔採，因為婆婆愛喝菟絲花莖煎煮的藥水。坎坷的命運像絲線緊緊地纏住阿麗。阿爸出海失蹤，姊姊和渡輪一起栽進港口水域中，化作林投林外墳塚內的二十五位淑女之一。本以為找到好依靠，沒想到公公和丈夫卻在海上發生火燒船，連同船骸餘燼一起葬送大海。婆婆咒罵她帶煞，剋父剋夫。厄運如瘋狂寄生的菟絲子，輕易地嗅聞到阿麗悲傷的氣息，然後以鋪天蓋地的濃密絲網覆蓋住阿麗的一切，包括阿麗青春的肉體和一顆荒蕪的心。

十三歲的我才剛進入豆蔻年紀，還不識真正的愁滋味。正值花樣年華的阿麗，已從新嫁娘變成寡婦。殘酷的命運之神吐出絕望的絲，將阿麗纏到無法呼吸，容顏枯槁，心如死灰。討海的大家族僅剩下幾個瘦弱的女人、小孩、辦不完的葬禮，以及像海潮般，永無止境的哭泣聲。

四、馬鞍藤

在沙灘上綻放著旋花科特有的漏斗狀紫紅色合瓣花，宛如一支支小喇叭朝向湛藍大海，伴著海風和浪濤一起吹奏美麗的樂章。爲了抵抗強風與海潮，節節生根的藤莖匍匐地面或鑽入細沙，縱橫沙灘、礁岩和礫岸。豔陽高照的藍天下，壯麗的馬鞍藤紫紅花海讓海濱草本精靈們，都必須向這位沙灘皇后俯首稱臣。可惜的是，花朵雖嬌豔，卻朝開暮謝。若不幸遇到無根藤和菟絲子的寄生糾纏，再堅韌的藤本生命也會走向滅亡。

阿麗未出閣前，是一朵燦爛的花；嫁到聚落後，人生變了樣。我經常見阿麗穿越電石渣塢塘密布的海岸，坐在馬鞍藤盤據的沙丘上凝望大海，彷彿正在尋找丈夫返航的船隻身影。厄運如天譴般的糾纏，加上婆婆銳刺般的詛咒，讓她身心備受煎熬。有一天，阿麗發瘋了。她從海邊狂奔回聚落，頭頂和身軀纏繞著數不清的菟絲花莖和紫花馬鞍藤，像風一樣穿梭在聚落迷宮般的狹窄巷弄裡，不停地喃喃自語，不斷地傻笑。村人議論紛紛。有人說，阿麗一定是中邪。也有人說，阿麗被木麻黃林外防空壕和荒塚的惡靈附身了。在樹下織網的花蕊姨總是嘆氣說：「十八歲就守寡，真是歹命查某。」我常在傍晚放學的路上，被突然從林投灌叢竄出來的阿麗嚇到呆住。有幾回，被她瘋狂追趕的妹妹甚至需要母親帶去收驚。又一個夏日午後，阿麗突然失蹤了。不久，有人在島北山腳下的礁石岸邊發現她被潮浪浸溼，身上裹著薄衣，冰冷的軀體纏繞著雜草和紫花馬鞍藤，水晶般的容顏竟還帶著一抹蒼白的微笑。阿麗終於擺脫糾纏不清的夢魘，用死亡結束人生。聽說，阿麗至今仍會在日出或薄暮時分，站在菟絲糾纏馬鞍藤的沙灘上看大海。夜半出海的漁民甚至還看到阿麗靜靜地坐在珊瑚礁岩上，梳著長髮，輕聲歌唱。紅顏薄命的女人像一朵朝開夕謝的花，被風吹落地，化爲一則流傳海濱聚落的孤娘傳說。

五、寄居蟹

沒有殼，無法自己建造殼屋，卻縮進別人製造的殼。半硬半軟的肉身是甲殼綱寄居蟹必須接受的演化宿命。爲了隱藏柔弱的腹部，堅硬的殼是最佳的保護。終其一生，寄居蟹都藏在腹足綱軟體動物螺類的死殼裡生活，並隨著成長不斷地尋找適合棲居的空殼。一年到頭，牠總是忙著躲藏、尋殼和換殼。即使擁有鐵甲般的上半身和堅硬尖細的螯腳，若失去殼，就無安全感。所以，不論是厚重的或輕盈的殼，只要可以背著到處走，都被牠視爲寶貝。大海漂來的空螺殼，甚至陸地上的蝸牛殼，都能成爲暫住的居所。擁有殼，即擁有宇宙。棲息在潮間帶砂質灘地或海岸林灌叢內的寄居蟹，是沙島海岸最沉重的漫遊者。

玲子沒有自己的家。她是聚落裡唯一無殼的女人。如果父親沒有賣掉魚塢、磚瓦窯，連同母親的三十甲土地嫁妝，她或許仍住在府城鄉下大宅院。如果父親未被誣陷通日通敵罪名而去坐黑牢，她也不會流落港都，更不會來到風浪滔滔的沙島。爲了尋找棲身之處，她帶著孩子們穿梭聚落。只要能避風避雨，就隨遇而安。她換過聚落內各種不同的厝：土角厝、磚瓦厝、薄板木屋、三合院灶腳，甚至鬧鬼的宗祠小閣樓。她還記得，在離開沙島前最後的居所是水泥小洋樓。但這畢竟都是別人的家。賣米的九霞嬸常來催繳房租，還屢次對她大聲咆哮，並嘲諷說「寄生仔占古螺仔殼」。玲子無力招架，只能縮進屋內躲藏。男人去討海，鮪釣船一出海至少半個月。無枝無葉的她，四處奔波籌錢。撤退到島北的大陳義胞都能分配到房子安身立命；她卻宛如顛沛流離的逃難者，不斷地寄人籬下。花蕊姊曾經苦勸她，離開聚落，離開島。但是她連人力三輪車的車錢都付不起，遑論坐船到對岸。

「嘿！嘿！嘿！嘿！一隻鳥仔哮救救……」夜深人靜時，玲子總是輕輕地哼唱這首歌。找嘸藪的鳥兒啊！該去哪裡歇息？幽怨的曲調道盡她有路無厝的心酸。世界之大，卻無安身之處。她多麼渴望有一天擁有自己的窩！不須搬家，不再流浪，更不再像蟹族一樣，永遠寄居在螺族的死殼內，尷尬地

生活。

六、領角鴞

「不——不——」的單調鳴叫聲，誰能聽得懂？在黑夜中豎起角狀耳羽，瞪著一雙火紅大眼睛，獵尋蛇鼠蜥蜴的夜行性猛禽，展開寬圓的羽翼，安靜無聲地在森林中飛行。領角鴞是海岸季風林最神祕的夜行者，叫聲和身影既陌生又熟悉，像故人在夜夢中輕聲召喚異鄉人。

國二那年，來自旗后的阿雲提著鳥籠來上課。籠裡的怪鳥扁著一張臉，雙眼緊閉，完全不理睬正因牠引起騷動的喧嘩吵鬧。那是阿雲神通廣大的哥哥趁颱風來襲，冒著被逮的危險進入旗尾頭仔，在血桐林內捕獲的貓頭鷹。她還炫耀每天須餵三斤豬肉！阿枝說她真羨慕每餐有豬肉吃的貓頭鷹。對我們這群來自南方漁村的孩子而言，豬肉是奢侈品。母親偶爾會帶一塊肉回來，但那是向刮豬琴賒帳十塊錢才獲得的美味。然而我更欽羨阿雲擁有一隻來自海岸森林的貓頭鷹作伴。聽說，貓頭鷹了解那座山的一切和隱藏在山裡的祕密。擁有一隻貓頭鷹，彷彿同時擁抱一座山和一片海。

十五歲的我，沒膽量遠征旗后，因為須穿越淒涼的林投灌叢、公墓荒塚及木麻黃防風林，更別提被軍事管制的山頭。山是禁區。旗后山比大海更遙遠，更神祕。將離開沙島時，阿雲眼眶泛淚說，她很想將貓頭鷹送給我，好讓我睹鳥思人、回憶沙島的山與海。我多希望能收下貓頭鷹解鄉愁！天光隱沒的夏日，阿雲站在渡船頭向我大聲說再見。迎面撲來的海風中，我彷彿聽到領角鴞「不——不——」的叫聲。那是我最後一次記住阿雲的長相，圓溜的大紅眼和扁平的大鼻臉，竟像極了領角鴞！渡輪搖向哈瑪星時，我也牢牢地記住旗后山的模樣。

中年的我再回沙島時，阿雲早已不知去向。解除軍管的旗后山成爲我的聖山。血桐林仍舊茂密。數量頗多的蜥蜴蛇鼠應足以確保領角鴞棲息繁殖吧？牠一天到底吃多少肉？我如此思忖著。領角鴞會在星夜乘著海風飛行嗎？會在暗夜濤聲中對著月亮歌唱嗎？走著走著，「不——不——」的三聲

單音突然從山頭上密林傳出來，伴隨海濤單調的節奏，響徹黃昏寂靜的海岸。呵！那是領角鴉的叫聲？還是阿雲的呼喚？呼喚我走進那已逝的年少時光……

七、斑頸鳩

沒有華麗的羽毛，毫不起眼的灰褐身影讓牠幾乎被眾聲喧嘩的世界遺忘，然而從暗紅色的喉嚨裡卻迸出低沉富磁性的叫聲。一旦豎起耳朵細心聆聽，餘音裊裊的斑甲聲肯定令人無法忘懷。「咕——咕——咕——」三聲鳴劃破天空，旋律由高而低，雄渾嘹亮，曲調悠揚，音色純淨，不帶一絲雲彩。簡潔的音符像密布在黑色後頸上的珍珠狀白色斑點，串起一首如歌的行板，清澈似笛簫樂音的天籟充滿古早的召喚。斑甲啊，斑甲！沙島大地上最孤獨的吟遊詩人，彷彿訴說著一場熟悉又模糊的夢，一段似近似遠的往事，隱藏著淡淡的鄉愁和思念。

熱愛旗后山的弟弟最聽得懂斑頸鳩的歌聲。他說斑甲的叫聲是那麽恬靜悠遠，彷彿可聽到浪濤正在耳邊拍擊寧靜的海岸。傾聽斑甲伴隨海浪節奏此起彼落歌唱時，煩躁的心頓時即沉浸在一片深邃湛藍的大海中，孤寂的幸福感會在神祕與寧靜的氛圍裡如潮水般湧現，一寸一寸滲入肌膚。我們在小葉欖仁淚灑大地的春日裡，回到沙島追斑甲，聆聽斑甲念歌詩。正在榕樹林覓食的麻雀和白頭翁，發出嘈雜喧鬧聲。穿越隧道後，熟悉的三聲啼轉透露一隻斑頸鳩棲息在木麻黃的行蹤。隱藏在草海桐的同伴隨即回報低沉的「咕——咕——」二聲鳴。高音與中低音的和鳴是沙島最扣人心弦的二重奏。我們總是在珠頸斑鳩迢遞悠遠的詠唱中，看著一波波湧浪，直到金星懸掛在海崖上。

初秋清晨，我再度行走在海岸季風林。斑甲歌聲依舊響徹雲霄，悠揚不輟的旋律淹沒眾鳥鳴聲。「咕——咕——咕——咕——」，四音階的曲折鳴轉彷彿片片落葉隨著風的流動，錯落有節地自雲端輕輕飄下。那應該是告別枝幹，和風一起去遠行的弟弟，送給我最美麗動聽的秋日詠嘆調吧！「咕——咕——咕——咕——」，今日聽起來，多了幾分孤獨與滄桑。再會吧！無法再歸巢的斑頸鳩啊！我心愛的遊唱詩

人，再見了！

八、紫斑蝶

張開宛如天啓的寶藍色翅膀，循著遷徙路線抵達大武山系的溫暖山谷，集體越冬棲息，只爲了在隔年春天延續世代生命。一棵棵掛滿紫斑蝶的蝴蝶樹凝聚演化的生命之謎。四月初，倖存的個體再度沿著春季蝶道各自展開新的奇幻旅程，飛向食草和蜜源植物充足的繁殖地。春日將盡時，陸續羽化的紫斑蝶穿梭於亞熱帶季風林和海岸林，開始追逐夏日的光線和氣流，然後在每個舞動的瞬間變換著藍靛紫色的光芒，點綴在藍紫羽翼上的白斑像翻飛的海浪。這是沙島海濱閃耀神聖藍光的鱗翅目精靈，遇見牠，靈魂也會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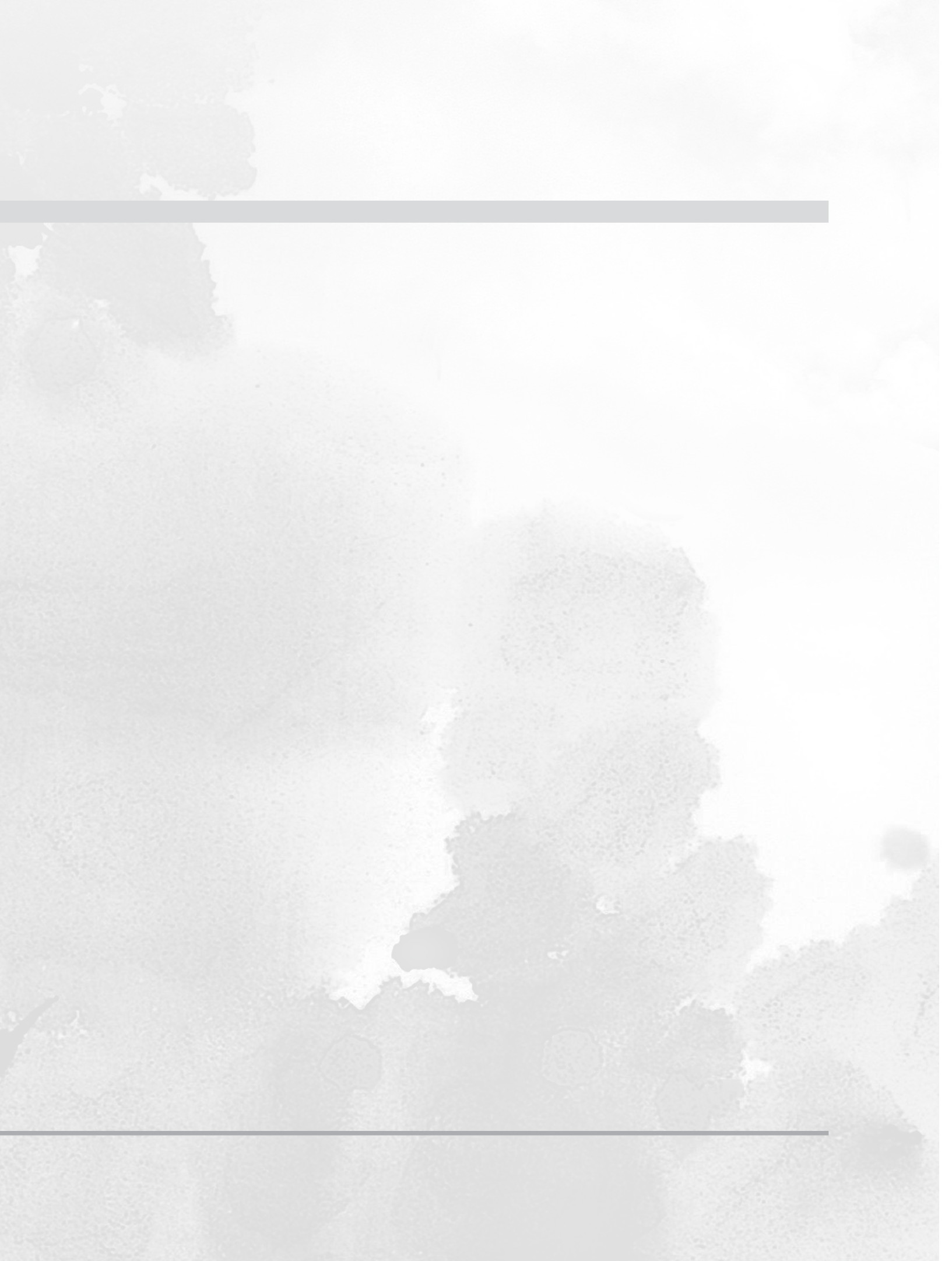
他的一生像蝴蝶一樣都在險境中度過。在薄板木屋出生的早產兒，一個月沒睜開眼，明華醫生搖搖頭嘆氣離開了。奇蹟般見到光的小孩好不容易長大，翅膀卻承載太多沉重的生命負擔。被禁錮在玻璃藥瓶內的肉身像一隻折斷翅膀、鱗粉剝落、耗盡脂肪體的紫斑蝶，無法離開越冬的幽谷，繼續完成另一段長途飛行。蝶樣的人生，既短暫又絢麗。在七彩花朵繽紛如雨的彼岸天空，藍色琉璃光是否正閃亮？

初夏薰風揚起時，我獨自踏查海岸季風林，記錄去年發現的紫斑蝶棲地。山腳下向海的白木林內，數十隻斯氏紫斑蝶和小紫斑蝶，以及混棲的琉球青斑蝶正隨著滲透葉隙的陽光，時而振翅伴隨滑翔，時而攤開翅膀吸收熱能，跳起幻彩之舞，從枯葉般的黑褐色調轉變爲不同層次的水藍、深藍、淺紫和濃紫。我以爲守住這片富含植物鹼的海岸林，就能擁有沙島最神聖的光之殿堂。夜夢中，寶藍色的蝶翼在我腦海裡顯影，久久揮之不去。那究竟是蝶，還是早逝弟弟的身影？用無比堅強意志和柔弱身軀追逐神聖藍光的生之鬥士啊！但願我是一朵可以讓你停憩的藍花，承載○·五公克的重量是我最甜蜜的負荷。

九、灰黑沙

究竟從何而來？又往何處去？源自島嶼中央背脊黑色片岩、黑色頁岩和灰色砂岩被磨蝕的碎岩屑和沖積土，經河流搬運流入大海。砂泥質沉澱物堆積於遠岸深海或近岸淺海，被翻攪的海浪和沿岸裂流依季節風向搬來搬去。充滿傷痕的灰黑沙再以各種粒徑、比重、密度、色調，在海灘層層堆疊來自諸山、溪流和海洋的歷史軌跡。

黑色海濱是各種灰色的總和，像一顆懷著不同憂傷層次的心。雙腳一旦踏上柔軟細緻的灰黑沙灘，就彷彿深陷古老的黑洞。聽說，沙子也會哭泣，在起風的時候。早逝的弟弟沙漏已盡，化為生命之河的微細塵沙，隨風遠去。聽說，沙島的沙有磁力，可提煉回憶。擁有它，就擁有一切。從遙遠異國返鄉的大姊帶著小孩，輕輕地掬起一把又一把的灰黑沙，裝在玻璃瓶內，封住所有的想念。這是故鄉最獨特的沙，沙島的根，怎可忘記！



評語 李志蓆

這篇散文寫沙島旗津，全文共分九段，以植物和鳥獸意象喻人，緬懷旗津人事種種，自有其創新之處。作者自然知識豐富，描畫細緻，文中談及之鳥獸植物或岩沙地質，均為旗津本色，亦為這篇作品增添不少的可讀性。

當中「赤竹仔」寫旗津聚落的宗族性；「無根藤」寫無根飄零的老人；「菟絲子」和「馬鞍藤」寫命運乖舛的少婦阿麗，剋夫剋父的傳言終將她逼瘋、逼死；「寄居蟹」寫沒有家的玲子；「領角鴉」寫國中同學阿雲；「斑頸鳩」和「紫斑蝶」兩段寫早逝的弟弟；「灰黑沙」寫作者和大姊對故鄉的回歸。整個結構可謂觸角廣泛，涵蓋面甚廣。

唯一缺點，在於形式排比太過刻意。文中每一個主題，寫得深入，都可以獨立謀篇而成佳作；但放在一起篇幅不多，以至於每個段落的人物刻劃都不夠深刻，故事或背景亦都不夠完整，此亦為十分可惜之處。



倪惠娟

〉 作者簡介

出生於高雄市旗津。畢業於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德文組。
曾獲「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優選，「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評審獎。

〉 得獎感言

我以為書寫應該是一種召喚，可以召喚出不同時空的時代圖像與人生風景，並且讓自己進入一個無限寬廣和想像的文字世界。

練字 · 蘇園雅

午餐過後，客廳有一種閒適恬淡的氛圍，隨著吊扇的運轉漫開。電視的播報聲輻射催眠，父親與阿嬤陷在椅中，兩人的眼皮緩緩垂下，不久便呼出規律的鼻息。

我隨意翻閱桌上的書報，發現父親隨手壓在報紙下的筆記本，上頭寫了些短句：心事誰人知／阮不是故意／感謝妳的陪伴。頓時心頭一緊，瞥向進入熟睡狀態的父親，思忖他是否遇上中年危機，有難言之隱？印象中，父親平日大抵就是叨念一些生活瑣事，鮮少向家人吐露心事，而我們大概也不習慣對彼此的剖白。壓不住心中的疑惑，我試探性的詢問一旁的母親怎麼回事。她盯著電視上的名嘴開講，淡然的回應：妳阿爸在寫要練唱的歌名啦！我聽了恍然大悟，啼笑皆非。是啊，父親一直有練唱與練字的習慣，且頗自豪蒼勁有力的硬體字，報紙的空白處常見他練寫的新聞標題，寫畢還會自顧自的欣賞一番。

父親有一張剛毅的臉龐，有稜有角的輪廓與強硬的性格相互疊合。一直以來，家中大小事皆依父親的指示運行：櫥櫃裡物件各有所位，不得擅動；買外食必用家中器皿裝盤才可食用；東西壞了要立即修繕，不可拖延；鞋子擺放有一定方位，切忌擾亂；寫字力求工整清晰，潦草不得。

一切一切，是謂規矩。

多年前，我到外地求學，父親每隔一陣子便會提筆寫信給我。藍色的字跡，洋洋灑灑的鋪展整面紙頁，從中好似可以揣想父親握筆時的果斷、裝進信封前檢查有無錯別字的神情。父親的來信，

曾在寢室間引起一段騷動，因為字裡行間的「吾」「汝」等字，讓身處火星文時代的同學們驚訝連連：這不但是家書，還是古書啊！信件中的噓寒問暖、家中狀況、反覆叮嚀與深切期望構築了起承轉合，看著條理分明、詞句流暢的內文，彷彿父親在我面前叨叨絮絮，顯影出他時而擔憂時而嚴肅的表情。人與字不可思議的貼密互置。

客廳被睡眠籠罩為一座不得驚擾的巢穴，但屋外偶有機車引擎發出拔尖刺耳的聲響，父親仍不聞其聲，雙眼緊閉，身軀不動如山；阿嬤也不受其擾，身子微傾，雙手放在扶手上，睡成一座沉思的雕像。

母親戲謔的說，他們倆不虧是母子，到哪都很好睡。

我看著父親和阿嬤，心想他們雖相像，面對文字的態度卻截然不同：父親對於文字的世界自滿而積極，阿嬤則拒絕叩門而入。

阿嬤總是怨嘆自己目不識丁，被阿公恥笑為「青瞑牛」。有時見我讀報，她會好奇地問我在看什麼？偶爾她會拿起一張散落的報紙，將臉湊近密密麻麻的鉛字前，彷彿要從中嗅出什麼蛛絲馬跡。有次阿嬤在文字方陣逡巡一陣後，滿懷歎羨的問我：這些汝攏看有喔？我點點頭，對她大略說明報紙上描述的事件，眼睛卻怎麼也離不開阿嬤手上那張拿反的報紙。

有一陣子，阿公病重住院，阿嬤隨侍在旁，以醫院為家。病房裡時常散發一股黏稠的氣味，那是消毒藥水、尿液與絕望混雜的味道。阿嬤身處其中，宛如吸收了那些負面氣息，面容枯槁，憂傷揮之不去。

我想要阿嬤快樂一點，於是帶了筆記本和原子筆到病房去，要教阿嬤寫字。我以為，如果她在阿公的面前學會寫字，阿公就不能再喚她「青瞑牛」，她就能彌補此生的遺憾。

我在紙上寫下斗大的阿嬤的名字，她只需依樣畫葫蘆，可阿嬤知道我的來意之後，將紙筆推開，直嚷著要不要不要！我感到震驚且疑惑，不懂為什麼阿嬤的口氣和手勢，皆示意著如此頑強

的拒絕。

幾個月後，阿公走了。當時以專橫著稱、不時訕笑阿嬤的阿公，在生命的尾聲最常呼喚的竟是阿嬤的名，令人百感交集。

而阿嬤仍是阿公口中的青睞牛。

父親熟睡時仍帶有肅嚴之氣。記得小時候，有天我和妹妹嬉戲將他吵醒，他發狂似的辱罵三字經，此後我便在心中割劃了一個保衛自己的距離。

父親常自負的說，因為他有規矩，家中才能保持清爽潔淨，事情才能順暢無阻。我的隨性卻因而背負起「沒規矩」的罪名，父女從爭辯到沉默，一道防線悄悄滋長，兩人仍繼續用對立餵養它，時間漸漸將防線壯大為一道堅硬冰冷的壁壘。我站在自己的場域裡，悻悻然瞋視父親身上的驕傲外殼。

離家那幾年，父親第一次與我通信，我可以感覺出他釋出的善意和關心，父女間的距離彷彿拉近了一些，然而時日一久，信件內容演變為千篇一律的瑣碎，彼此只是不斷複製或替換某些文字來敘述同一件事，我對於獨立的追求與多采多姿的生活，也讓魚雁往返的次數逐日縮減。正當我已習慣近乎貧瘠的書信交流，一封電子郵件，讓平淡的心情有了波動。

那天，我在宿舍裡開啓那封標有我的小名的電子郵件，內容只有短短幾行字，我卻重複讀了不下十次，反芻出許多複雜的情緒。

「爸已經叫弟弟幫我申請信箱，以後妳可寄信給我，可是我打字很慢，注音拼字很差，要寫封信可能要很久，我現在慢慢的在練習學習電腦」

字句的精簡與父親平常的殷切口吻大相逕庭。

聽弟弟說，父親自從知道我們慣用電子郵件後，便開始詢問電腦的使用方法，另一方面，他也想跟上時代。然而，面對冷硬的機殼與繁雜的按鍵，父親摸索的過程有如纏繞的線路，躁亂而冗長。況且要打一封信，光是知道注音符號的位置還不夠；父親總納悶，爲什麼按「ㄅ」就是打不出「吃飯」？

鍵盤上的ㄅㄆㄇ與ㄉㄊㄋ雖然毗鄰而居，但若釐不清卷舌與否，是會讓人尋字千百回的。

父親的老花眼無疑是雪上加霜，使打字這件事宛如設了重重關卡。經歷費時耗力的奮鬥，平時注重修辭的父親已不在乎文句是否通順、標點符號是否正確，他只求能在鍵盤中，搜尋到讓國字顯示於螢幕的符號。

某天放假返家，我看見父親坐在電腦前，用一隻食指按壓鍵盤，指尖在抬起與落下之間凝滯著猶疑的緩慢。父親打完幾個字後扶著眼鏡檢視，只見他一會兒搖搖頭，一會兒又拿下眼鏡，緊貼螢幕，冷白的螢光映照在一張困惑的臉上。這一刻，父親看似牢不可摧的驕傲外殼崩解潰散，在電腦前，他無助的曝現內裡的脆弱。

爾後接連收到父親寄來的電子郵件，欲表達的文字，被沮喪及挫敗蠶食，最後只留下「打字稍微快快點」、「要準時吃飯」這類錯字夾雜的短句。

我看到父親的毅力，也看到他的無力。

螢幕上那些整齊端正的制式字型，是父親怎麼手寫練習都望塵莫及的，電子信件中不再浮現父親豪氣自滿的姿態，他被科技澆熄了自負的氣焰，在龐大的數位國度裡，成了一位踽踽獨行的學步者。

而今當我又站在自己的堡壘上睥睨一切時，這段記憶常成功柔軟我內心的質地。父親的親筆信與電子郵件被我收藏著，偶爾取出細讀，仍可清晰的感受到當初的真誠與感動。現在，當我與父親又因爲某些衝突關係僵化，這份悸動就成了一種溫暖的聯繫，讓我得以去反觀與自省，適時的將我從冷酷堡壘喚回。

而阿嬤對文字的遺憾和排拒一直讓我困惑，直到前些時日，阿嬤因眼疾就醫，我才知道她患有白內障。原來，阿嬤的視野一直是一片迷濛，這足以解釋為何她看物件都得傾身貼近，同時也不禁懷疑，阿嬤一直拒絕練字，是否與她根本看不清有關？

手術過後，阿嬤的視力有了大躍進，以往被雲霧籠罩的萬物殘影，都有了清晰的輪廓。阿嬤每天東瞧西看，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常笑吟吟地向我敘述她的新發現。凝望阿嬤暖烘烘的笑靨，欣慰疼惜之感一湧而上。

阿公去世後，阿嬤日漸削瘦，呆坐客廳面無表情，用沉默凝聚她的一天。阿嬤重生的視力，為荒蕪的心境射入一道曙光，我想應該有什麼東西可以因而復甦，或許，她還可以為自己再活一次。

我兀自臆測：如果阿嬤識字，便不會抱憾終生；如果她會練字，就不會感嘆一無所用。我在腦中交織著美好願景，隱約看見阿嬤在裡頭綻開笑顏，激起我想要幫她達成識字夢想的動力。回想阿嬤排拒寫字的畫面，暗忖著，既然視力的障礙已解除，我得找一個機會，再試一次。

那天阿嬤的胃口很好，碗筷碰撞間夾雜了爽朗的笑聲，我見天時地利人和，機不可失，趕緊拿出紙筆要教阿嬤寫字。這次，阿嬤筆是握住了，卻在寫了一橫後將筆丟在一旁，滿臉不悅的嚷著我袂曉寫啦！她嘟起嘴巴，將臉瞥向一旁，十足的賭氣貌。我趕緊安撫她，說不會寫沒關係，對了，阿嬤妳不是會寫數字嗎？阿嬤這才拿起筆，緩慢而仔細的寫下 1 2 3 4 5 6 7 8。

我怔怔地看著那列數字，喉頭鼻腔好像被什麼堵塞著。

小時候，看見父親蒼勁有力的連體字，覺得那是「大人」的字，常興起模仿的慾望，刻意將字體寫得潦草然後自得其樂。如今看見阿嬤的 1 2 3 4 5 6 7 8 在紙上輕軟顫抖，與孩提時的字跡極為相似——阿嬤寫的是「小孩」的字。我知道那拙稚的筆跡是阿嬤唯一會寫的字，唯有數字，阿嬤能有自信寫出來（她曾在大家樂盛行的年代，不斷抄寫明牌號碼）。只是阿嬤用蒼老的手，寫下初習字時最原始生嫩的筆跡，這樣的對比，還是讓我的鼻腔眼眶瞬間溼熱。

寫完後，阿嬤將紙張遞給我，羞赧地低下頭，剎那間我湧起一股無以名狀的罪惡感，驚覺自己

是否披著孝順體貼的外衣，在執行一件渾然不覺的殘忍行徑？也許阿嬤早就認命的覺得這輩子就這樣了，寫字這件事就留到下輩子再來重修。畢竟，橫撇豎捺的國字對她而言是一道難解的密碼，說不定阿嬤還會擔心字型的優劣，我卻頂著冠冕堂皇的理由，要阿嬤卸下長者的自尊……

我大力讚賞阿嬤的字有夠水，不再強迫她學寫自己的名字。

將阿嬤的字摺疊收好，也將自己的自以為是摺放縮小。阿嬤的快樂，或許不該由我的想像來創造。

午後一點三十七分，電視上的名嘴正在抨擊某個社會時事，抑揚頓挫的語調，依然震不開打盹的氣場。父親與阿嬤一前一後，做著各自的眠夢，而睡意的觸鬚，不知不覺已蔓延至母親這兒來，只見她呵欠連連，對節目內容顯得意興闌珊，遂拿起遙控器關掉電視。客廳條地靜默，同時也啓動了另一個機制：父親永遠會在此刻醒來，眼神迷濛的辨識所在的時與地，然後訕訕的笑道：我沒睡去喔！一旁的阿嬤則會在父親起身的瞬間驚醒，故作精神的對父親喊著：你袂來去睏啊喔？來證明她剛剛一直是清醒的。

我與母親相視而笑。一種心知肚明但誰也沒說破的往來對話，每天在客廳反覆上演。

我想，無論對練字的態度是積極或消極，父親與阿嬤都擁有對應生活的一種模式，多年來，他們遵循自己的方式而成爲他們自己，過著驕傲、樂觀、期待或遺憾的日子，未嘗不是一種平淡安穩的幸福。

看著睡眼惺忪的兩人，我彷彿可以預見：翌日，父親仍會捧著筆記本抄寫寫，阿嬤依舊羨慕他人識字的能力，然後他們會一起在恬淡祥和的午後，睡去又醒來，一如往常。

評語
陳列

全篇的敘述位置設定在某個午後的家中客廳裡。文章開始，畫面是昏昏睡去的父親和阿嬤，以及身旁「盯著電視上的名嘴開講」的母親；結束時，「呵欠連連」的母親終於關掉電視，父親和阿嬤則相應地「永遠會在此刻醒來」，並且一副不願意承認自己曾睡著了的樣子。就在這樣的睡與醒之間的短暫時段裡，敘述者在幾次描繪眼前的景象之外，更從練習寫字這樣的行為角度切入，一方面敘述了自己對一切講求規矩、驕傲自負的父親如何從抗拒和疏離轉為「內心的質地」終於可以「成功柔軟」的因由和過程，一方面則回想自己為教阿嬤這位「青瞑牛」寫字所引起的不悅和終於「將自己的自以為是摺放縮小」的領悟經過。全文結構精緻，而且極富巧思地善用了許多組未曾明言的對比，鋪陳有序，裁剪組合，簡明流暢而自然，人物鮮活生動。敘述者分別與之和解後的父親和阿嬤，這時在客廳裡，「睡眠惺忪」，將會「一如往常」，繼續「遵循自己的方式而成為他們自己」，溫馨感人。



蘇園雅

〉 作者簡介

一九八四年生，高雄人。二〇〇七年開始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曾獲時報文學獎、高雄市青年文學徵文入選。

〉 得獎感言

更多時候，作品是封存在電腦硬碟中無人知曉的。因為身邊有許多鼓勵的聲音（包括這次通知我得獎的那通電話），我才能持續的寫下去，謝謝你們。

手勢 · 游善鈞

看著照片，我看見你舉起右手手臂，疤痕還在相同的地方，沒有隨著時間長大，手掌微張，似乎正準備蜷縮起來，於是周遭空氣顯得緊繃了些，照片裡的景物輕微搖晃，我思索那即將握緊的手，以及深刻的褶皺，裡頭究竟會有什麼。

你摳下咖啡杯上的貼紙，問我在想什麼，我說我在回想，你還必須喝幾杯咖啡，才能換到你想要的禮物。誰叫你不幫我喝呢，你撒嬌說著，我將黏在你指尖上的貼紙撕走，抽出口袋裡的悠遊卡，貼上去，把原先的史努比蓋了起來。

報復一樣，你將我手裡的悠遊卡抽走，可憐的史努比，你說著，躺在我的大腿上，悠遊卡遮住你的嘴唇，史努比、蠟筆小新、櫻桃小丸子、凱蒂貓——在那隻貓之前是什麼？撫摸著那層層疊疊的貼紙，你一一數算我以往貼上的貼紙。小叮噠，我回答。你盯著我瞧，笑出聲來，你震動著我的身體，我卻無法確定是不是從你嘴巴發出的聲音。你如果拿這張悠遊卡去服務台，他們不曉得會不會沒收你的訂金，你移開悠遊卡，幾乎要擠出眼淚一樣，我看見你在笑。

我讓你的嘴唇在我的嘴裡笑。

這張照片是在哪裡照的，我問你。你說我腦袋是不是有洞，問過好多次了。我將耳朵貼抵住你的胸口，說的確有洞，你不要吹吹看，說不準比管簫長笛之類的樂器更好聽。你親了一下我的眉心，接過照片，說這是大二時拍的，那時候正在準備迎新宿營。迎新宿營，那是什麼，我不懂。你

說我沒念過大學，難怪不懂。我沒有生氣，因為我知道你並不聰明。你說，就是辦給剛成爲大一新鮮人玩的活動，讓他們趕緊融入系上，熟悉大學的生活方式。真的有幫助嗎。你用指尖戳了戳我的眉心，說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有幫助。

大多數時候，我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愛上你的誠實，還是愛上你說謊時比誠實更加誠實，而自己卻渾然不知的模樣。我只是愛了你而已，或許你也是這樣。你握著悠遊卡，邊緣割入你的掌肉，摳著咖啡杯上的貼紙一樣，你摳著上頭的貼紙，我感覺到史努比正爲即將重見天日而感到欣喜，我握了你的陰莖一下，你的肚腹狠狠抽搐一下，將我彈開，似乎真的嚇了一跳。但你沒有鬆開那張悠遊卡，你說你在做什麼，生氣了，我問你是不是生氣了，你說如果是我這樣做，難道不會生氣嗎。我說誰叫你要摳我的貼紙，你沒有回答，揮動手臂，將悠遊卡扔往角落，肌肉鬆緩的同時，我聽見輕微的聲音。

隔天清晨，我趁你熟睡時出門一趟。一進廚房，你指著餐桌上的咖啡，我的眉心隱隱抽痛，說我不是不喝咖啡嗎。這是給你的。包括上頭的貼紙。我、不、喝、冷、掉、的、咖、啡，你說。我看著你隆起的內褲，想問你昨晚被我握住的地方，是不是腫了起來。我微波過了，很燙。你抓起紙杯喝了一口，你騙我，你說。你對咖啡才沒那麼講究，我說。

聽過「家庭主婦」吧，男人能養活一個女人，沒道理不能養活一個男人。這是你要我留在家裡的說法，我覺得十分大男人，想反駁你，才記起你從來沒有反駁這件事，非但沒有，我直覺你還爲此感到得意。你不是喜歡看書嗎，就待在家裡盡情看書吧。你不是喜歡工作，就在外頭盡情工作吧。送你到家門口時，我微笑著對你說。

對於看書一事，談不上喜歡或厭惡，真正的緣由在於「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如果不是和你一塊兒生活，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會在這裡，又如何在這段生命裡頭延續自己的人生。我想起插在阿嬤牌位前的香，紅色的火環往下套，一口一口，將那褐色的身體咬成灰段，我站在家族的最後

一排，視線從所有人的縫隙間穿過，我從來不曉得自己祈求了些什麼，每次站在那裡，我都只是思索，那餘溫漸褪的灰段，究竟什麼時候才會斷裂塌毀。

我回到廚房，將你沒喝完的咖啡一飲而盡。你為什麼不喝咖啡，怕睡不著，第一次知道我不喝咖啡時，你問。不管喝不喝，我都時常睡不著。我是怕體質變酸，我喝了一口菊花普洱茶。好生機的說法，你是笑的時候，習慣露出牙齒的那種人。然而，其實我說了謊，我嗜喝咖啡，高中時每天必須喝一兩杯才行，近幾年有時候更是一天得喝三四杯才能止癮；當初之所以那麼說，是爲了讓你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把我記牢。

我們第一次見面，在信義區的某知名咖啡店，我比你早到，卻躲在一旁，等你先進門；觀察你的動向，我步入店內，走過服務生面前，直截走向窗邊的座位，你馬上認出我，你起身，向我伸出手，我愣了一下，心想我們是約會，又不是談生意，仍然伸出手，握住。你的手好冰，你自然鬆開手，是不是這間店的空調開得太強，說著，你揚起下顎，抬高手臂，準備招來服務生。不用了，我手一向很冰，習慣就好。你笑出聲來。這會兒，我忽地思索，當初那句「習慣就好」，是不是讓你誤解了什麼。

而那是現在的我，才想說的。

滑動手機，確認今天天氣，降雨機率百分之五十三；瞅了半晌，我決定不帶傘，抓起側背包和鑰匙，往門口走去，穿好橘條紋帆布鞋，想起忘記帶悠遊卡，瞥了時鐘一眼，匆匆脫了鞋，小碎步跑入臥室，把你整理好的床單棉被枕頭統統弄亂，卻怎麼也找不到那張悠遊卡；直到想起昨晚那清晰的聲響，我往角落鑽去，連一絲灰塵也沒有的角落，一眼便能分辨一切，我想你還在生氣，是爲了懲罰我，才把那張悠遊卡帶走。

鎖上門，萬里無雲，天很藍，幾乎要把遠方的屋頂壓垮，我思索著隱藏在那天空後頭的，百分之五十三的機率，覺得荒謬，一朵蒼白的雲也沒有的天空，又如何擠出雨水來呢。我走著，走著，阿嬤出殯那天，也是同樣的天氣，我落在隊伍的最後頭，幾乎要跟不上那群人，我從口袋裡抽出偷

藏起來的冥紙，捏著，走著，繼續走著，覺得無聊，將那張冥紙摺成紙飛機，然後繼續走著，繼續捏著，直到有人將冥紙往空中拋，如瓣末如鱗片，日光將黃褐色的冥紙，照得更令人感到懷舊，我拋出手裡的紙飛機，沒有人發現，大家都低垂著頭哭泣。

日光壓著我的後頸，我低垂著頭，沿著圍牆的陰影邊緣走，我理應感到威脅，在這條通往你公司的道路，我稍稍抬起視線，深怕你會從任何一個交叉路口出現，又或者迎面走來，說我忘記帶那份資料，和我擦肩而過時，忽地扭身，拉住我的臂膀，問我怎麼會在這裡，然後我會微笑著對你說，我只是要到便利商店拿書而已。

「那我的悠遊卡呢？」我坐在便利商店裡，對著窗子說，對著那個在還來不及開口便消褪的想像。舔了舔嘴唇，我握住咖啡杯，喝了一口，手邊擱著一本書，安井曾太郎的畫冊，臺灣買不到，是進口來的，這年頭不是進口的東西太少了；我知道你不會在意價格，但你看以後肯定會說，這畫冊值這麼多錢啊，不過就是幾張複製畫，這價格至少也應該等比例才是。

在便利商店吃了午餐後，我又點了一杯咖啡，大杯熱卡布，他搶在我出聲前說，我對他笑了笑，他看起來還是個大學生，是個我無法成爲的身分，他也笑了笑，他應該已經習慣我，總是在這裡消磨一天的習慣；將零錢和發票交給我時，他的指甲戳入我的掌肉，他的指甲十分柔軟，好像受傷的人會是他而不是我，我縮了一下，無暇顧及他的反應，我抓起櫃檯上的咖啡，小碎步走向窗邊，回到那本攤開的畫冊前。

在手心留下的，他指甲的凹痕，讓我想起或許此刻，正在茶水間和女同事嬉笑打鬧的你；每次和你併肩走著，我總想像，你或許會忽然牽起我的手，彷彿那些我們從來都不喜歡的偶像劇，不切實際的同時，又那樣青春爛漫；彷彿我們長大成人是一種罪過，天真無邪才是活著的最佳方法，沒有人試圖撰寫屬於成人的童話，只留下「我們必須單純，才能獲得幸福」這項咒詛。

咖啡廳、連鎖咖啡廳，第三次見面，我們約在臺大附近的美式餐廳，吃完漢堡，你帶我去買這附近有名的青蛙撞奶；隊伍很長，情侶三三兩兩或喧譁，或低頭滑動手機。我們沿著畫在柏油路面

上，歪斜的粉筆筆跡前進，我點了仙蛙撞奶，仙草混珍珠，問你想喝什麼，這攤換我請。你搖了搖頭，說自己以前常吃，吃到怕了。拎著飲料，我們走入地下道，再出來時，來到臺大門口，斜對面是書局。你問我要不要散步，看一看自己以前的學校。將吸管插入塑膠杯，聲響脆亮，我點了點頭，嗯了一聲。

我們逛了整個校園，我一直在思索，甚或期待，你或許就要握住我的手，甚至不當心力道過猛，抓傷了我，擰斷了我的指頭。然而什麼也沒有發生，比健康平安更無聊的事情都沒有發生。

我闔上畫冊，將紙杯扔入資源回收筒，往外走去，自動門開啓的同時，他驚呼一聲，我撇過頭，看見他睜大眼睛，直盯著我，我等待他說些什麼，他說，下雨了。一點小雨，我用跑的，不會感冒的，我說，並且試著想和你一樣，露出那種看得見牙齒的笑容。書會溼的，他說。

又一次，我趕在你回家前換好衣服，關上吹風機，頭髮餘溫猶存，我以為畫冊的紙張會破爛溼糊，可是沒有；你回家時，將仙蛙撞奶擺在餐桌上，我知道你是特地繞去臺大附近的；插入吸管，我咬著彈性極佳的珍珠，想起昨晚你提及的迎新宿營。對了，幫你拍下那張照片的人，是誰，仙草從喉頭滑過，涼涼的，我問。不記得了，誰會記得照相的人是誰啊——你一邊解開襯衫釦子，一邊走向臥室。你不會記得，我很訝異。我跟過去，靠著門框，看著你更衣。

彎下身子，將塑膠杯擱在地板上，走向你，胳膊從你的腋下穿過，將指頭的水漬抹在你的胸口，那一剎那，我看見你下顎的輪廓，我看見灰段斷落，塌在我的手背上，溫度很快消失，混合了汗水溼糊一片，我回過神，鬆開始終緊緊捏著香的手，指頭通紅，留有兩三條深刻的痕跡，像被刀割過一樣。

好餓啊，你說，你該不會是偷吃了什麼吧。我搖了搖頭，說我也好餓啊，這個家能吃的東西不多了。待會兒出去吃，你問。出去買，我說。外面的確沒什麼好吃的，我感覺你的喉結在我的髮漩上方抽動，彷彿另一陣突起的旋風。你知道自己的身體香香的嗎，你說。我聞了聞自己的腋下。你從來不在晚餐前洗澡，你說。我不知道你想要我說什麼。所以你說，要不是你吃過了晚飯，就

是——你騙了我。

我的悠遊卡呢，我轉移話題。昨晚不是扔了嗎。我找遍了臥室，找不到。找不到就算了，你爲什麼先洗澡了。我撐起身子，轉向你，問你到底想怎麼樣。你說你騙我。我伸手，重重拍了你的大腿一下，聲音響亮，你的大腿通紅，陰莖有再度充血的跡象。你伸手，捏住我的鼻子，我沒有抗拒，覺得倘若無法忍耐，就等同於認輸，你繼續捏著，逐漸加重力道，逼得我只得張開嘴巴呼吸。我伸手，捏住拳頭，揍了你的下腹部一拳，你肌肉抽搐，鬆開手，邊笑邊喘，我起身，快步走進浴室，打開水龍頭，扭開沐浴乳和洗髮精，全往自己身上倒，整間浴室香氣濃厚，膨脹像是就要炸裂開來。

你倚著門框，看著我，我看見你用力握住悠遊卡，悠遊卡原就硬挺的身體變得更加緊繃，凹折的弧度充滿張力，空氣彼此抵抗，你想說話，空氣卻無法形成聲音；我往門口跨去，抱住你，感覺從你粗大的毛細孔中，伸出了成千上萬隻手，摩挲著我，直到空氣又一次變得柔軟可親。

我聽見細微的聲音，你抱著我，又一次，摳著悠遊卡上的貼紙，我想起你，第一次看我將貼紙覆蓋上去時，你說，這樣的方式，好像埋葬啊，你說，這一定是我所知道的，最溫柔的埋葬了。晴朗的天空，紙飛機被日光照射，燃燒起來，一個翻身，往我拋擲的手勢飛了回來。

不曾緊緊握住，怎麼有辦法產生決然的拋出。

我知道自己會被燙傷，卻怎麼也無法把自己收回來。

「可不可以不要再摳了。」我說。

你一如往常，相信了我。

評語
李志蓆

這篇散文描寫兩個男同志之間幽微、曖昧的情感，文字細膩，淡而有味；字裡行間卻隱隱透露著一股哀傷。

作者寫得非常隱晦，有些線索甚至隱而不顯。文中反覆出現的兩個事件：一是阿嬤出殯的隊伍（可能反映敘述者同志身分無法得到家族的諒解與認同）；另一則是和男伴之間的情慾互動，「悠遊卡遊戲」既是情愛的挑逗，也是埋葬本性的象徵。

篇名〈手勢〉，也許指涉的是葬禮上拋擲冥紙（摺成紙飛機）的手勢；也許是那張照片裡即將握緊的手；或者是男伴握住悠遊卡的身形與姿態？這樣隱晦的表達雖然造就了想像的空間，但同時也阻隔了讀者的理解與進入，使得文章的主題也變得過度模糊而輕盈。輕重濃淡之間的拿捏，許是值得作者深思的課題。



游善鈞

〉 作者簡介

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現就讀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創所；瓦解詩社成員、退詩社成員；曾獲時報文學獎、林語堂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臺中文學獎、雲林文化藝術創作獎和香港青年文學獎等獎項。

〉 得獎感言

謝謝家人和朋友；謝謝評審，也謝謝那天下午，翻開那本畫冊的你。

散文類決賽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一三年八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決賽委員：吳晟、李志薈、林文義、陳列、楊翠（依姓氏

筆畫序）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田運良

會議記錄：潘文鶯

初選結果

高雄文化發展中心主任陳美英介紹五位評審，並指出在高雄縣市合併之後，每年都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是第三屆舉辦。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經理田運良報告散文類參賽狀況：散文類共有七十二件參賽，由五位評審委員選出首獎一名，評審獎兩名和優選三名，初選作品票數如表列：



3票	2票	1票
〈沙島物語〉(吳晟、陳列、楊翠)、〈鴨寮〉(吳晟、陳列、楊翠)、〈伏魔錄〉(陳列、楊翠、李志薈)	〈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吳晟、楊翠)、〈菩薩手記〉(吳晟、林文義)、〈謊生〉(林文義、李志薈)	〈沿溪行〉(林文義)、〈關不上門的房〉(林文義)、〈手勢〉(李志薈)、〈剝落的粉屑戰敗後被同化的潮溼部隊〉(林文義)、〈斷指〉(林文義)、〈陶藝·采青〉(陳列)、〈記憶城堡〉(楊翠)、〈撒米娜〉(吳晟)、〈之後〉(李志薈)、〈港都的雨季〉(吳晟)、〈那些年·我在中都〉(陳列)、〈練字〉(陳列)、〈雙人地圖〉(楊翠)、〈紅瓦〉(李志薈)、〈內惟埤叔公的古厝〉(李志薈)

這次入圍決審的作品共有五十一篇，除三票(三篇)和兩票(三篇)共六篇列進來討論外，請委員們提出作品的看法，並看看一票的作品有沒有委員要爭取的。

評審標準

委員們推舉吳晟擔任會議主席。

李志薈：三票兩票的作品和我心中所選大致符合，但其他

一票作品沒有非常突出的，有些在伯仲之間。〈手勢〉這篇兩個男生很微妙幽微的情愫，感覺上寫得比較到位，內容淡，但文字讀來很有味道。

吳晟：我和南部的淵源比較深，有感同身受的地方比較多。這些作品來自於真實生活的體驗，不是我們習慣的文字細緻性，但呈現了粗放自然的特色，比較難以清楚的去決定哪些作品是特別好的，包括一票的作品，有些我覺得滿可惜的，因為有些作品寫得實在很好。〈港都的雨季〉描述整個景象比較有特色，其他作品比較偏向個人情感。

林文義：〈沿溪行〉寫得太整齊不堅持；〈斷指〉也不堅持；〈關不上門的房〉作者寫到後面才知道是要去當兵，在松山車站集合的場景，有電影感，頗有意思，請各位委員再看一下。

陳列：〈練字〉文字平實，生動刻劃了兩個人物，很多寫個人的情感，用圖像的方式書寫父親如何學電腦打字，很感人。其他作品不突出。

楊翠：推薦〈記憶城堡〉，文字簡潔，書寫記性很好的阿嬤，最後記憶崩毀的過程，書寫傳神。結尾將自己放入，結構完整，生動活潑。

複選結果

以上第一輪除了三票兩票的共六篇作品外，亦列入一票的五篇：〈關不上門的房〉、〈手勢〉、〈記憶城堡〉、〈港都的雨季〉和〈練字〉，總共十一篇繼續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關不上門的房〉

林文義：這篇很特殊，前面看不出來，後來才會看出是要去當兵，早上六點半要到松山車站集合，感覺時間慢慢流逝，想留住時間的感覺，題材在所有參選作品中是特殊的，鋪陳挺好。

李志薈：這一篇抓到一個比較特殊的切入點，從凌晨起床後整個過程時間走序看來閱讀順暢，在文字的描寫上細膩，但修辭過度。故意要隱藏真正的企圖是要去當兵，導致語意不明。不太能感受整篇文章究竟反映怎樣的主題，情感出來的東西沒有聚焦在很完整的主題上。是跟家人之間的不捨？現在生命處在什麼狀態？當兵對他來講是個怎樣的衝擊並不清楚。

陳列：意見和李志薈委員接近，扭曲語法不鼓勵，寫松

山、五分埔和高雄地方特色不符。

楊翠：和以上委員意見一樣，文字富詩意且很有戲，會好奇為什麼要走，看到第六頁確信他是要去當兵。但整個過程有種為文造情的造作感，鋪陳太過，例如第六頁「眼神充滿絕望，猶如荊軻刺秦王一去不返」等等，這樣的文字感覺過度造情。雖比較會操弄文字，但不如文字平實的作品。

吳晟：一開始很懸疑，好像不知道要去做什麼事。懸疑性也有其魅力，但去當兵的主題反而隱而不顯。

〈手勢〉

李志薈：比較年輕人的作品，覺得作者滿有潛力的。文字掌控和情緒掌控很好，從頭到尾透過一張悠遊卡上的貼紙，貫穿表達兩個男人情感上拉扯的幽微情愫，可看出文字功力佳。主題上是距高雄遠了點，這是另一角度的思考，但覺得值得提出來思考。

林文義：同意李志薈委員的看法，有點年紀的看年輕人的作品比較輕，但覺得還值得再看看。

陳列：同李志薈委員說的：意象吸引人，有其迷人處，和其他參賽作品不同。閱讀時感覺零碎，文字飄忽，好像抓不到卻又迷人，人稱上混亂，且漫不

經心不講求的感覺，標點符號很不注重，有不會使用或有不當使用的情形。

吳 晟：可以理解李志薈委員為何會喜歡：很有影像感。

但就如陳列委員所說，每個部分不錯，但整體讀來不太能抓到感覺到底寄託在哪裡。很幽微的情感不易理解所要表達的是什麼。

楊 翠：這文字挺意識流的「隨行杯」一樣的「思緒帶著

走」，因為它是滿有詩意的，書寫同志情感有黏膩感和虛無感，有很多期待想像或欺騙處理得滿好的，但文字呢喃，很多地方有點過度了；我看得最辛苦的是人稱。第六頁的「他」應該是便利商店賣咖啡的那個人，可是第七頁又跑出一個「他」（因為「你」這個部分是比較能理解的），第七頁這個「他」是便利商店的這個人嗎？還是其實就是這個「你」；第八頁倒數一段這個「他」應該就是那個「你」，人稱的對象零亂：「你伸手捏住我鼻子」那這個應該就是「你」；「我伸手捏住拳頭揍了他一下」這個「他」應該就是「你」，把自己寫掉了。另外，開場「舉起右手手臂，疤痕還在相同的地方」，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埋伏點，但並沒有被處理，它有很好的佳句，情境經營得不錯，可是整體來講漏洞滿多

的，所以沒有選。

〈記憶城堡〉

楊 翠：這篇文章書寫過程滿至情的，從阿嬤原本記憶很好到後來逐漸遺失的過程都很細膩，但缺點是有些細節瑣碎重複，結尾情感露了一些。

吳 晟：談失憶症的情形。閱讀時感覺瑣碎重複，會減弱

感動性。

陳 列：個人不喜歡的是寫親人寫感動，整篇文章都在寫阿嬤的好話，不夠鮮活。

林文義：不巧和〈鴨寮〉做了比較。同類型的家族書寫，好的部分是真誠，但壞的是太細碎。

李志薈：真誠度都看得出來，但感覺太過龐雜，剪裁上有很大的問題。

〈港都的雨季〉

李志薈：給的分數也很高，當初也有考慮要選入六篇裡面。它的好處是描寫高雄的雨季氛圍很細膩，層次也很豐富；作者的文筆也非常好，雖以白描為主，但調度各式各樣詞彙分入夜、黃昏，不同季節不同時刻以及不同位置，譬如西子灣、柴山、澄清湖等等跟雨的關係。後來沒有投它一票的最

重要原因是純粹描繪雨的篇幅還是滿大的，有些修辭的堆疊重複，讀到第六頁後文字多了感覺疲乏。這是個人主觀的感受。如果有多一些人物情緒線索的提點分數會高一點；但豐富的細膩感和層次是可以考慮的。

林文義：這一篇如吳晟主席講的和其他參賽題材都不一樣。雨季拉到西湖去，將白蛇傳許仙帶進來，感覺得到作者有誠意要把它寫好。這是我心目中的佳作。

陳列：呃——不知兩位為何要這樣講。它的修辭真的是太俗了、太浮了，不精確；那種雨不是他真正看到的雨。我當然也不知道港都的雨是什麼雨，但沒有抓到那個雨，我從這裡看不出港都的雨是怎樣的雨：從一開始「不是君問歸期的巴山夜雨、鎮北的雨、渭城朝雨……」哇！這什麼雨啊？這樣的措辭在我看來是很糟糕；什麼「如此溫婉寧靜」這個都不精確，「垂手斂目」這種也都不精確；像這樣的句子一直要很長才是一個句子，根本搞不清楚主詞在哪裡，我抓不住它的意思，我很不喜歡這篇文章。

楊翠：太文藝腔，形容太多，爲了形容雨，它把所有調度得到的一大堆古詩詞：「回首來處，煙雨濛

濛……」沒有人間感，有些用時間來寫雨，有的用空間來寫雨，不過好像不是一篇真正的作文，好像一幅工筆的景觀畫。

吳晟：其他大部分都寫人物，這篇題目喜歡，有一些對寫景的期待，但同意以上各位的見解。如果重新經營，應該可以寫出好的港都特色。

〈練字〉

陳列：用練習寫字的角度切入，描述了父親規矩、嚴肅的性格，還有阿嬤本身羨慕又排斥的心理。透過練字這樣的行爲，敘述自然，在爸爸學電腦打字的文章上令人感動，文字拙樸。

林文義：文字流暢，寫得平實。

李志蕃：作者以學寫字練字切入，展現父女對阿嬤的性格和情感。我最喜歡的是：念大學後用電子郵件和父女互動的感覺，情感寫得細膩，令人有共鳴。比較大的問題是，透過這事件感覺描述親情的刻劃和性格較欠缺。

楊翠：平實動人樸素，其中父親的性格較明顯，阿嬤較扁平。結尾意旨太顯，韻味稍遜。

吳晟：感謝陳列委員推薦這一篇。相較之下，此篇文章平順，由練字到電腦這樣的過程串連起親情，感

覺自然貼切。誠如李志薈委員提到喜歡的部分，我最近也被迫要用電腦收信，所以也很有感覺。

一票作品討論

〈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

楊 翠：第六段對父親細節描寫的鮮活性，處理底層家庭怎樣熬苦過來的生活實景，中段地方寫得還不錯；缺點在前後：第一段開場無誘惑力。中間在描寫生活現場，尤其攤販在移動、母親和父親的互動敘述鮮活。

吳 晟：這篇個人是滿喜歡。第一個特色是有它生活化的東西，又自然地帶出，好像是「一台車凸一家的生活」這一個意象有連貫性。第二個特色是這家族的生活延伸就是這個社會的勞動階級社會背景的縮影。第三個特色是它運用了鮮活的生活語言。李志薈：不反對此篇得獎。抓住了切入點描寫底層謀生的生活史。但缺點是整體文學性不高，描述實情上太過叨絮了點，有精簡的空間。但整體對它的評價滿高的。

林文義：語言鮮活，符合真實性，是個人心目中的三名內。
陳 列：我和吳晟主席年紀差不多，對於早期生活的一些

情感的反射、生活語言心有戚戚焉，會喜歡。但還是有幾個不太喜歡：第一段前面用了一個「一」對後面又沒有起什麼很大的作用，這個一有很大的缺點。文字敘述拖拖拉拉，缺乏裁剪而過於冗長繁複。念的時候轉折過程卡卡，並不反對此篇得獎，但裡面還是有一些問題。

〈菩薩手記〉

李志薈：整篇以比較抽象思維立論，傳達宗教自省的情懷。最後沒有選的原因是已知的立論中：通篇文章中有多少見解是作者自己的，有多少是他去引用別人的，對於我來說，我比較期待作者的思考體會是從自己出來的，而不是引用了非常多人的想法見解。

林文義：的確引用很多，不堅持。
陳 列：主觀說理散文，但也用了很多別人的。主觀散文在文章鋪陳上應該要注意邏輯條理，但這篇並沒有，反而充滿了吶喊、口號等，不易感人。人稱也複雜，對題目「菩薩手記」也覺得怪怪的。

楊 翠：以知性散文上本來也考慮，但實在是有很多似是而非、跳躍的部分，沒有把批判的內容更完整的發展。第四到第五頁太過跳躍，知性的延伸上有

空洞感，文字抽象，有時又太過說教。有些又覺得有意思，有些又參差，用第二人稱，其中敘述者也令人感到游移，最後放棄了這篇。

吳晟：對各位看法深有同感。和楊翠委員一樣有時會對知性散文有些期待，對社會的關懷有深入的探討。但題目這個「手記」看不出是誰的手記。如果能夠集中討論：看是「土地徵收」、「環境污染」好好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我想這篇作品就可以期待。

〈謊生〉

李志薈：這篇作品寫一個男孩子嘴巴裡面長了個水泡，開始面對關於生病、死亡恐懼的幽微心境。這篇優點在對真實虛幻的拉扯間，個人信念和親人的支持是裡面很重要的後盾，通篇經營上有不錯的表現。有疑慮的地方是：取了「謊生」的名，感覺上作者太過於執著謊言和真實的辯證，其實親情可以經營再深刻點和情節的自然發展。

林文義：如李志薈委員所言，他一直在辯證癌是真的還是假的。書寫手術過程生死交關的感覺，描寫其中的恐懼不知所措的感覺，個人心有戚戚焉。

陳列：書寫真真假假的恐懼和心情，但也僅只於此而

已，完全在談這個手術過程。前兩段文字用典不精確有隔閡；第二段文字語意過於雕琢，語法不合。所以不把它放進去。

楊翠：和陳列委員意見同。敗筆在前幾段，有些文字敘述無法理解，有些裝腔作勢的語言，後面不錯，但整體有虛浮感。

吳晟：語意不準確，敘述不清楚、不真實及敘述過度，整體讀起來不知作者要講什麼。

三票作品討論

〈沙島物語〉

楊翠：整體是完整的散文，特別的人事物扣合得很自然，有細節，有喜感。

吳晟：寓情於景吸引人。

陳列：用九個小節（植物、鳥類、灰色的沙等）寫出當地的自然特色，有觀察，有想像，有創新；但A B A B結構有些僵硬，文意的發展有些跳躍，像「赤竹仔」寫旗津，在文字敘述上有些零亂，感覺東拉西扯，光看第一小節會有重複感。

林文義：感覺比較作意。

李志薈：形式對比排比上太多刻意，用植物、昆蟲、動物

等描寫較突出，寫人反而不深刻，裡面每一個人幾乎只是點到為止。作者先不要寫那麼多人，寫比較印象深刻的深入去經營反而會比較好。

〈鴨寮〉

楊 翠：文字敘事平實，以家鄉地景、童年記憶和親情整體看來有種溫暖的感動感，整個故事的完整度、敘事的平實感，包括寫豬寮、魚池等生活的圖境寫得還不錯，沒有特殊搶眼和造文的地方，就是平平實實的，而且結尾部分把老奶奶的衣櫥留下，再去回溯整個鴨寮的童年記憶；當然有一些地方參差，第四頁突然跑出的農作有點太殺風景。整體來看平實完整。

吳 晟：文字平實是另一種優點，不會有太多的絢麗。用平實形容，但其實平實中乾淨俐落。有些已經消失的農村景象在敘述之中也未帶有太過度的追念或者是傷感，很如實的、平實的生活記錄。不只是平實，還有傳統家族的情感在裡面。

陳 列：我後來才發現這篇才是我心中的第一名。優點是簡潔而乾淨（吳晟主席提到「乾淨」兩字我嚇了一跳），本來沒有看到這個東西，以為是有點粗糙的；用很輕的筆觸，但鋪陳上很有條理，沒有

感傷濫情的成分。有敘事、有說明、有描繪，技巧交插使用很生動的一個一個圖像，以鴨寮為中心的描繪這片土地、鴨寮的風景、勞動和老奶奶的親密、歌仔戲演員等。事實上他是有想法的，他講得很含蓄：「一個人淡望著鴨寮的風景，大概是我最人生中孤寂憂愁的感覺」，稍微提了一下就不再提。

李志蕃：其實我給這一篇也是很高的分數。其他三位委員談得都非常有道理：作者抓到用鴨寮這個切入點去談他的童年回憶和對這片土地的情感，其實就已經成功了一半；我覺得這篇文章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忽略過去，像這樣太過平實收斂的東西，整體看來我也會很推崇這樣的作品，所以我不反對它得獎，是篇很不錯的作品。

林文義：這篇讓我想起陳列的〈地上歲月〉和吳晟〈店仔頭〉開講裡面的散文，比較〈沙島物語〉的雕琢，我個人沒有農莊的經驗，但同意各委員的看法，也投它一票。

〈伏魔錄〉

楊 翠：描寫母子都有被遺棄感、邊緣感。從孩子開始，懷疑著魔掃把星的片段很有感覺，一開始很有張

力，視角拿捏得穩，整體結構完整，故事情節本身也很喜歡。

陳列：情節安排有懸疑性，和媽媽之間的和解寫得相當好。但裡面事件的進行，從一歲三歲到念大學這個事件的進行還滿久的，在處理幾個重大的大段在銜接過去上有些零亂。比如第一段一歲時談到收驚，中間跳了兩段又站出來自己做說明。所以第一段一直到第五段「恍惚之間，道士嘴含一口米酒」事件這樣把它銜接起來，中間的三段不知怎麼插進去銜接起來的不順暢，有些截斷又有道理，有些又太突兀。

李志薈：我也滿喜歡這篇。母子因父親外遇相繼陷入憂鬱的情節，描寫坎坷的童年，同意以上委員所提的優點。但有稍思考題目「伏魔錄」的用意，用手機照片和解這段滿動人的。如陳列委員講的：描述時間長，所以對和解過程感覺來得太快。中間如果有安排時間轉折，為了解埋一些伏筆會更好。

林文義：第一個題目如李志薈委員所提題目聳動的問題。第二個題目是憂鬱症太簡化為父親外遇（不談價值觀等問題）。第三個像李志薈委員講的感覺和解得太快了。

吳晟：各位討論已多，這篇個人不另做討論。

投票決議

以上已充分討論表達看法。由十一篇中各自選出心目中喜愛的六篇，並對喜愛的六篇進行評比。

	作品名稱											評審
	〈伏魔錄〉	〈練字〉	〈誑生〉	〈菩薩手記〉	〈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	〈港都的雨季〉	〈記憶城堡〉	〈鴨寮〉	〈手勢〉	〈沙島物語〉	〈關不上門的房〉	
	1	4			5			6		3	2	吳晟
	5	2			4			6	1	3		林文義
	4	5			2			6	1	3		陳列
	5	3			4			6	1	2		楊翠
合計	5	1	2		3			6		4		李志薈
105	20	15	2	0	18	0	0	30	3	15	2	得分
	評審獎	優選			評審獎			首獎	優選	優選		獎項

主席宣布二〇一三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名次如下：

首 獎一名：〈鴨寮〉。

評審獎兩名：〈伏魔錄〉、〈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

優 選三名：〈沙島物語〉、〈練字〉、〈手勢〉。

新詩類


總評 詩意的創造

凌性傑

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類評審，由鄭炯明老師、曾貴海老師、楊澤老師、楊佳嫻老師與我共同擔任。評審會議中，公推鄭炯明醫師為會議主席。今年新詩組有一百四十五首作品參賽，表現多在水準以上。經初、複選後，有二十五首作品進入決選討論。從這二十五首作品中，可以看見多元的題材、多樣的敘述方式，顯現了寬廣的文學關懷。寫作者在句法技巧、聲音效果、意象使用方面，也都顯得架式十足、遊刃有餘。五位評審各有偏愛，針對單篇作品交換意見的時候，其實也寄託了個人的詩學品味。清朗或晦澀、直白或隱約、平實或深奧……寫作者的用心我們都讀到了。而最重要的問題是：作品能否具現完整的詩意？能否達成美好的溝通？能否帶來深思與感動？

閱讀本屆參賽詩作時，我心中有感動，有迷惑，偶爾也有一些無奈。有些作品明顯地是為比賽而作，試圖堆疊出大量的港都意象，鋪排出繁複的城市歷史，卻欠缺詩的靈光與機智。這樣的作品即便有高明的修辭技術，卻讓人無法知道他真正想傳達的究竟是什麼。會議中，有評審為這樣的寫作風氣感到憂心。畢竟，最純粹的寫詩之心，是最不該失落的。我們評審時，對空泛虛浮的作品沒有好感。能夠從日常白話文提煉出詩意的作品，才能獲得青睞。

討論過程中，有許多詩作令人激賞。他們用適切的語氣，把字句擺在最恰當的位置，告訴我們某種新穎的觀點、某些特殊的感受或體會。透過他們的展示，詩帶來了情趣，也帶來了深刻的探索。〈讀 John Thomson 攝影日記有感〉藉由攝影大師的旅行記錄，完整而細緻地



追溯臺灣歷史文明的更迭，關懷這座島嶼的命運。其主題意涵與表現手法深相扣合，可說是匠心獨運。〈牡蠣男孩〉一詩設想奇特，結合海洋生物意象敘寫男性成長主題，探索誤解、遺棄、愛與歸屬的意義，令人動容。〈手指練習〉是一系列穩健的組詩，富有哲思，短句的經營尤其出色。〈日子〉看似閒散，然以時間為線索，交織出常民生活的歲時感受，平淡自然中有深長的情味。〈教師手記〉敘述直白，斷句形式特殊，稍顯刻意，敘寫職場人生時光流逝相當動人。〈蕃茄切盤〉機智敏睿，從日常生活事物中獲得新鮮的趣味。此外，〈一些衣服〉從近取譬，微小事物彰顯了家族故事。〈夜裡的沉思者〉寫駁二特區，情境設計巧妙。〈姊妹復仇記〉反映現實，不避俚俗，語言生猛有力。〈卜問〉以長句謀篇，意象驚人，氣勢磅礴……

不管最後有沒有得獎，這些作品發出詩意的聲音，完成了意義的傳遞。其中含藏的豐沛創造力，尤其值得我們細細領略。真正的好詩，始終來自於生活，能使語言文字成為一種藝術，一種跟思想情感有關的藝術。真誠寫詩的人，無法迴避自身所在的世界，也無法迴避心中那份深厚又殷切的關懷。關懷層面愈廣，詩人的創造能量也就愈豐沛。最後選出的得獎作品，書寫面向極廣，有自我感情的表白，也有對土地的傾訴。祝福得獎者，能夠莫忘初衷，保有最純粹的詩心，持續堅持詩意的創造。

讀 John Thomson 攝影日記有感 · 鄭立明

一八七一年，溼版攝影發明後二十年，打狗港開放通商後十三年
電影發明前二十四年，甲午戰爭前二十三年，樟腦戰爭前三年

John Thomson 帶著一個魔術盒前來

倒是他已經認得島嶼的名

只是島嶼對攝影師是什麼鬼還無所適從

而對於玻璃底片、溼版攝影我們還一無所知

只知道他雇了六個腳夫才扛起了那些攝取影子的工具

而我們只需兩個男人就挑起了他的轎子

顯然我們的黑影重過他的白皮膚

影子被撕走以後我們很久才感覺痛

那之後土地也不再是原來的土地

雖然我們並沒有如傳言所說被影子取代

然而我們也沒有體會到那只是時間問題

這些究竟你有沒有看到
還是就算看到了

撕走的除了臉孔、眼睛、衣著、還有靈魂
所有那些帶走的

仍然如同以往一樣繼續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

無一例外全都受了詛咒一一消失

以前獵人如風

如今快門似閃電

到底哪個贏的人頭多

後來我們自己也會學起攝影術

現在不用玻璃板，不用六個腳夫，也不用三腳架

甚至兩根手指就可以輕輕捏起法術盒

到底以前的人靈魂比較輕

還是後來的人比較好撕

撕影子，比脫衣服還快，比較不痛

影子甚至被拿來寫日記，被拿來當便利貼

但是便利貼遠遠止不住土地的痛

它們是一種消失的符咒

先是梅花鹿消失，平埔族不見了

現在農田、連著海灣也都要毀滅殆盡了

太陽系的第四顆眼球啊

評語
楊佳嫻

活動於十九世紀晚期的攝影師 John Thomson 作品，曾在高美館展出，也有若干作品涉及大高雄地區，或許也對文字創作者有所啓示。去年首獎作品曾略提到過，今年首獎則完全以此為題材。本詩略帶散文筆法，但是無損詩質，開頭幾個歷史座標勾勒出 John Thomson 來臺的年代意義，並用魔術盒、靈魂的傳說，來談種族、觀看、土地與人等議題；議題雖然沉重，筆法卻是輕巧自然，舉重若輕本是最困難的技巧。同時，本詩也沒有刻意附會歷史或高雄題材的造作。尤其欣賞第五段，透過人與影像的關係彰顯今昔對比，攝影的「符咒」不一定是負面的，以前這道「符咒」有力量，現在卻因為太過輕易而失去法力，而一同變遷的，又何止是攝影技術與影像意義！惟結尾一段較弱，是唯一可惜之處。



鄭立明

〉 作者簡介

臺灣彰化人，曾任職傳播公司、金馬獎、電影資料館等單位，做過電影雜誌、叢書編輯以及影展工作，得過一些劇本獎、文學做，曾為巴黎西帖駐村藝術家；目前從事電影編導以及文字創作。

〉 得獎感言

一開始是為了拍片才尋找一八七一年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生的南臺灣之旅。最後發現二〇一三年的自己其實是在做 一次大追問，問這個島嶼形成的「我」是從何而來，又將往何去。

牡蠣男孩

· 黃文俊

我們生為牡蠣男孩
在陌生的城鎮
俯向南方的海，有偶然的暴雨
母親在夜裡重複淘洗
洄游鋁盆的我
鹽水浸溼了孔縫
我們能在時間中停止吐沙嗎？
雨水傾盆，如蛇般
紋上我們的足踝
就長滿了苔蘚
宛如遠行列車鏽跡斑斑
在信蚶的清晨
我眯起惺忪的眼，看著母親
我是個牡蠣男孩

可以在海潮中安穩
死去，也可以討人喜歡
離家愈遠就更近城市
穿過更多的人群
但總聽見深夜更長的船鳴
並不是那麼確信地可以憶起……
為流逝的歲月，填補一點海的暖意
身體溼透了，卻不感覺冷
作為一名牡蠣男孩
我們不免憂傷
夜裡甚或想起死亡
城市醞釀水氣，激起
稀薄的霧氣
夜晚我們熄燈睡去
有如蚶鄉的廣大鹽澤

在潮間帶的淺灘隨浪擺盪
水聲漫漶，淹上意識的月台
褪下陌生泥濘
赤腳走回南方的蚵鄉

我夢見甕中的母親
竟和記憶相若

牡蠣男孩沒有父親

下雨的時候

他匿於積水的船板

等待漁汛的到來

你在時間的罅隙靜止

我安靜且憂鬱地吐著沙

評語〈凌性傑〉

以語調甜蜜輕盈來寫憂傷的成長，確實不是容易的事。

讀〈牡蠣男孩〉這首詩時，我一再想起提姆·波頓的圖文書《牡蠣男孩憂鬱之死》這本悲慘故事集。提姆·波頓說：「我筆下的角色，既不可愛也不討人喜歡。他們比較像被車輾過後又復活的卡通人物。」書中的悲慘遭遇不外乎被誤解、被遺棄，永遠得不到愛與歸屬。相較之下，〈牡蠣男孩〉這首詩的悲慘就顯得朦朧淡遠一些，不那麼強烈直接地暴露人生經驗，而是用充滿隱喻、象徵的話語，描述一種屬於男孩的憂傷。生

為牡蠣男孩，活在死亡陰影下，他揣想南方蚶鄉，「安靜且憂鬱地吐著沙」。

〈牡蠣男孩〉的意象語言，總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游移。男孩的成長歷程究竟發生了什麼驚心動魄的大事，我們不得而知。在城市與故鄉，他又遭遇到哪些難堪，詩中也欠缺具體的交代。正因如此，沒有被說出的那些構成一片可供想像說出的那些構成一片可供想像的汪洋。作者以纏綿的口吻，寄託了成長中的憂傷。蚶的形象是帶有硬殼且內裡鮮嫩柔軟，這莫不也是男孩的自我比況？



黃文俊

〉 作者簡介

一九八九年生。臺中人。心輔所。鍵盤宅宅。耕莘青年寫作會。旅人。貓咪控。

喜歡在城市、海洋、咖啡館流浪，喜歡京都，喜歡玩貓咪的肉球，喜歡沖一壺紅茶，喜歡蒐集材質各異的紙張，喜歡聽戀人說話。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印刻超新星、好詩大家寫、中興湖文學獎……等。

〉 得獎感言

曙色漸亮，一如京都的早晨。

我們用詩來說話。昨天我們走上凱道，有二十五萬人的雪。

摯親愛的自己，有些我們可以原諒，有些不行。我們會像牡蠣男孩一樣憂鬱的死去嗎？他只是眨眼，不說一句話。那我呢？日子很長，實則無多，我長成了糟糕且畸形的我，但謝謝妳一直伴在我身旁，相信我，牡蠣男孩終將長成更善良的形狀。不只一個夏天，他在潮汐間，安靜且沉默地吐著沙。

S，還有很多話想聽妳說，一直說。

手指練習

· 李長青

一

手指蝴蝶

整個世界的歧義

遂共振而成：

日，與夜

二

手指花

天涯的雲朵就懂得

慢慢凝為

時間的蕊心

三

手指陰晴

能指童叟

於是人生彷彿一座

危顫顫

深而沉的洞穴

以愛之名

乳牙的槽壁不斷被拍擊

魚尾的泅泳

四

手指沉默

能指天，也指地

所指的是乾泥

圮丘，枯枝與凋葉

於是人生彷彿

夢的稜線，靜靜穿越

深夜的長階

五

手指心

能指無名的漩渦

（你是否記得

漩渦……

曾是善於追逐的激流）

直至今刻。許多

明天仍是無可預料的胸臆

六

手指一直布滿記憶

從表皮到神經

從修正液到蟬鳴

曾經是風是霜

是露是電是雨或雪

是生命也是曾經

從青春盛夏

到靜謐秋顏……

評語
曾貴海

這首詩布置了許多語言的代碼，使全詩在能指與手指（所指）的意義遊戲中不斷滑動對話，意象也不斷的展開與消失。全詩共分為六個節段，看似互不相干，其實節節相扣互相串接，所呈現的無非是生命的種種樣貌與歷程，也就是生存狀況中的無常現象。

第一節段可以說是全詩的引言，生界中即使是最小的變動，也將引發整個世界表象與實質的變動，因此世界在變動中呈現了刹那的差別與異質性，世界已不再相同。作者第二節段起便部署了能指與所指的物象，形成意象，進而象徵隱藏

於符號的內部結構，深入生活的深層世界。文本中隱約涉及了緣起法的思維，並詮釋了生滅的世間性，這首詩召引讀者主動去探索他布局的迷宮。有些禪師指出眾生為無明所蓋，渴愛所繫，陷入長夜流轉生死。第五節段無名，與無明同音，無明也就是對生命毫無覺知。第六節段的記憶、神經、修正液和蟬鳴，也是存在的一些現象，生命如夏蟬放鳴，初秋滅盡，寫作也是吧。其他第三第四第五節段以此有故彼有的法則和渴受的執取來呈現詩意。



李長青

〉 作者簡介

高雄出生，曾任臺南，現居臺中。目前為《臺文戰線》同仁，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兼任講師，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著有詩集《落葉集》、《陪你回高雄》、《江湖》、《人生是電動玩具》、《給世界的筆記》、繪本《海少年》等。

〉 得獎感言

大高雄的文學獎非常大器，開放全國參加。因此，獲獎也就感到更榮幸了。

近年來我試著寫「沒有文學獎樣子」或「沒有文學獎味道」的詩來挑戰自己。這首詩就是。因此，獲獎也就感到更榮幸了。

日子 · 郭家妘

冬天，元月

生下那女孩的地方

稱為番薯寮

現在已經不再

留下那古老的日式建築和白蟻蒼蒼

在許多人的生活中她生活著

她微不足道的生活著

與瓢蟲們一同攀爬

在風和日麗的春光中

芒果樹上懸掛白褐色的袋子

木瓜葉下點綴黃白色的花蕊

吸收日光致使果實成熟

從蜥蜴底下爆出小芽的地方

夏日，八月

從市區她以學成歸鄉

從她離開後開始轉變

轉變是由磚瓦貯蓄起來

雨水在那晚捲款潛逃

他村友人已滅，無緣再續

如此炎熱的防洪匣

在家家戶戶的門柱旁長出

以事後諸葛的姿態撫慰老建築

壁上的忠孝仁愛，勿忘在莒

屋內的新生壁虎，老舊蚊蚋

吱吱吱的嚼著嗡嗡嗡嗡

一切又回到寂靜

留下塵埃和殘骸

留下我們幾個人和筍子樹

筍子樹繼續活下去

鑽進子株的生命中

秋風，十一月

爲了看祖母的幻影

記起那清明時節被帶去的靈骨塔

爲了那，未曾見過又見過的祖母

在死者中，默不作聲的

她向她的照片合掌膜拜

祈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卻忘了問候她，在彼方膝蓋可行走否？

和其他佇立的骨灰罈一樣

祖母什麼也沒聽到也不應聲

甚至也不再叫喚她的乳名

獨自離開的孫女

像是黑暗中的星火，瑩瑩喘息

她是死亡在這邊

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

如歌如詩如畫的那邊

回頭望，從祖母的遺體上

聚積著，香蕉樹叢上的燈火

旗山溪洲

評語 楊澤

〈日子〉是首乍看不起眼，卻十分耐讀的詩。首先是它的「不隔」。現代詩以晦澀為能事，此詩敘事、寫景，大部分是白描文字，樸素極了，筆下有份淡淡的感傷，卻並無絲毫造作痕跡。讀者細讀過一遍、兩遍後會發現，此詩到處是「詩眼」，尤其關鍵處，只賴若干、從日常生活中挖掘的簡單意象及細節，卻往往有畫龍點睛的效果，做到前人所說的，直接有力，「如在眼前」。

其次是它的女性及女性歷史觀點。某種底層的庶民生活，某種老派的家庭傳奇，某種若隱若現的故事情節，讀者猶如在觀看一部女性電影（或微電影），時間流淌，過去現在的家庭和時代風景快速穿梭，只有在最後的最後，作者才拉開長鏡頭，以「旗山溪洲」的老家地號名，鄭重宣告祖孫三代命運的微妙連結。感人至深，我可以肯定，它是一首清新可喜，讀者會喜愛，也由衷感到喜悅的難得之作。



郭家妘

〉 作者簡介

一九八四年出生臺灣高雄，爺爺和爸爸的家在旗山溪洲，目前於鳳山區任職。

曾在臺中市、臺北市各生活四年。

〉 得獎感言

非常高興，謝謝爸爸媽媽和大家，謝謝天。

謝謝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謝謝二〇一三打狗鳳邑文學獎工作小組，謝謝親愛的評審，謝謝你們。

謝謝高雄各地區的農產和農民，你們是我的精神支柱，香蕉、鳳梨、荔枝、龍眼、芒果、麻竹筍、芭樂、棗子、火龍果、芋頭、木瓜、蜜番茄……

再次，謝謝高雄旗山溪洲鎮，謝謝這個小農鎮，給我創作的靈感和心靈的安頓。

番茄切盤

· 王正良

番茄卿卿如晤

當妳剖開紅色的海岸線

將自己的身軀拆卸成

一座座紅瓦的屋頂

錯落牽連

盤子上的心事無非是

滿街狼犬，謀生不易

妳總擔心我如何又住

驚濤裂岸的礁石

並於海鷗滑翔的弧度

艱險攔截旗津的鄉音

啊，我獨自陷入

糖、薑末與醬油膏的漩渦

擠在小碟裡祈禱

願天下有情人

忘卻變黑只是一種形式

忘卻前世當過誰的眼淚

番茄卿卿，這世界恐怕只有妳懂

彼此重逢

不過是味蕾上的舊夢

番茄卿卿，我在他鄉為妳

沿著海堤投下消波塊

順勢以怪手弄潮

寄望激起的漣漪代替我返鄉

陪妳守衛懷中的種子

妳是我離開與回歸的懸念

莫讓西子灣的燈塔

照亮失眠的星圖

遂使天下有情人同枕數羊

整飭失溫的思緒使之肖我

堅持夢見妳的呱呱墜地與成長

終能無畏地穿越世界

啊，炙熱的情感在空洞中燒紅了

寂寞的古早味

我默默品嚐暑氣遲滯的對流

一落一落的空盤不斷疊合，升高

企圖搭建真正成熟的雨季

然而異鄉的虹霓缺乏妳的色澤

番茄腳腳，我等不到夢境復原

但始終等妳的影子，陪我老去

評語
楊佳嫻

文學獎得獎作品多半以題材沉重、修辭豐贍為主流，小品較少受到青睞。這篇〈番茄切盤〉，題材家常，卻找到特殊的切入角度，且出之以「情書體」，開頭一句「番茄卿卿如晤」，使人一粲。全詩輕鬆幽默，可是意象經營卻流暢有度，是讓人驚喜的小品詩作。本來，食物是鄉愁最佳表徵，也是維繫族群情感與認同的管道，對於我這樣離開南部家鄉多年的遊子來說，這首詩準確喚起味蕾的振動與對南方的思念。



王正良

〉 作者簡介

中興中文系博士班畢業。詩作曾獲全國學生、新北市、竹塹、
磺溪、臺南等文學獎。

〉 得獎感言

幾年前到高雄，朋友小紀開車當導遊，晝夜均沾，從愛河到美濃，領事館到阿婆阿冰，食色斑斕，歷暑寒交淬而成夢中常客，有時腹鳴肚吟，多少投影當時觥籌。

我在高雄第一次吃到番茄切盤，聞名不如親嘗，味蕾上的戰爭帶來勝利火花，我成為敗軍殘卒，獻上降書，願受春風化雨，重新調教五官。之後，再無親口領略。我並不排斥番茄蘸醬的組合，畢竟它先我立世，湛然獨立，自有一番風味，而是面對它，體會它，宜搭配山海器度，人情恢弘，而這條件，只應南部有。於是，驀然回首，竟似訣別了，乃成此詩。

最後，感謝評審青睞，這盤小品滋味。

教師手記 · 大雨

一支粉筆

在我匆忙趕課時失手掉

落在講台的地板上

而當我俯身想撿起時

才發現不知什麼時候開始

教室的地板已是層層的粉筆灰

以及斷

落的粉筆

教室到處都是

一株種在教室窗台多年的盆栽

在我嚴厲懲罰學生時不慎被我打

落

掉在教室的窗戶外

而當我探出窗外找尋時

才發現窗外到處都是失足墜

落的盆栽

以及各種被棄的花木校園到處都是

一陣風

在我發考卷時狂風大作

才春天的綠葉

紛紛從講桌吹

落在教室的座位上

我拾起掉

落的片片紅葉

以及不及格的考卷

卻不知什麼時候天氣已入秋

一場雨

在我批閱學生聯絡簿時細雨霏霏

讀著隔代教養的阿嬤用注音符號寫的

ㄊ一ㄝ ㄊ一ㄝ ㄎㄠ ㄩ

我提筆直書時

雨勢加大

一點一滴

落在墨水未乾的字跡上

一張老舊的講桌

在我下課步下講台時不小心撞倒

教室的桌椅也被撞得像骨牌般地紛紛倒

落在地

當我伸手想將它們一一扶起時

我這才發現班上的課桌椅大多已破損殘缺

而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

班上的課桌椅已開始殘缺破損

而我

卻不知道

評語
曾貴海

〈教師手記〉的主題非常明確，這位教師執教多年後，以第一人稱敘述身為一位教師的內心感懷。作者以「落」這個字來凸顯和串接整首詩的核心思維。每個「落」字產生了聲音的震動，描述和引發了每一行詩所聚集的意義。每一段詩都有一個落字，包括掉落、斷落、打落、墜落、吹落、滴落、倒落，每一種落的方式和敘述代表不同的指涉和心情。打落了應好好栽培的學生，墜落了失足的應培育的盆栽，吹落了學子的青春，掉落成為紅葉的分數，以及隔代教養滴落的眼淚，最後是教育的徹底崩倒了。

文本的作者並沒有沉溺在自我感傷中，反而以充滿溫暖的語氣和情緒，敘述對孩子們的關懷及自我的反省。詩的語調平靜而穩定，雖然意象並不非常突出，但娓娓述說，令人感到親切平實。最後一段作者才以諷喻的方式，批評教育體制和體系的危機。



大 雨

〉 作者簡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中教師退休
雪霸國家公園義務解說員
國立臺灣大學家長志工
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育志工

〉 得獎感言

教書以來，一直盡可能的做到因材施教、有教無類，但，總還是有很多的憾事發生。有些是由於疏忽，有的是因為教學經驗不足，還有很多的因素，則是非我所能掌握控制。身為人師，卻未能臻於完美，止於至善，自始至終耿耿於懷。寫〈教師手記〉一詩，聊以表達當年心境。謝謝評審的知人和賞識。

新詩類決賽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一三年八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委員：凌性傑、曾貴海、楊澤、楊佳嫻、鄭炯明（依

姓氏筆畫序）

列席：陳美英、田運良

會議記錄：郭漢辰

初選結果

高雄文化發展中心主任陳美英表示高雄縣市合併後，每年都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是第三屆舉辦。今年回歸到一般社會組的徵文，青少年組由高雄文學館舉辦。今年徵件時間雖然較短，但收件一樣豐富，參賽者踴躍角逐這份榮耀，她代表文化局感謝評審們的參與。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經理田運良報告今年新詩類共有一百四十五件作品參賽，每位評審從中選出六篇作品，共有二十五件進入複審，獲得三票的有一篇作品，兩票的三篇，一票的二十一篇。



評審標準

五位評審推選鄭炯明委員為主席，主席鄭炯明表示，

3票	2票	1票
〈讀 John Thomson 攝影日記有感〉（楊澤、凌性傑、楊佳嫻） 〈教師手記〉（曾貴海、楊佳嫻）、〈夜裡的沉思者——駁二特區〉（鄭炯明、楊佳嫻）、〈牡蠣男孩〉（凌性傑、楊佳嫻）	〈日子〉（凌性傑）、〈旗津，夢開始的地方〉（鄭炯明）、〈島上的出聲日〉（楊澤）、〈我們往山林來回——市謠之外〉（曾貴海）、〈藤蔓糾纏的城市〉（楊澤）、〈你是款款的魚而高樓如鱗〉（鄭炯明）、〈蛇〉（鄭炯明）、〈西利克〉（曾貴海）、〈南方已經成為你的棲息〉（楊澤）、〈手指練習〉（曾貴海）、〈露芙露芙〉（曾貴海）、〈細說從頭——向柯旗化致敬〉（凌性傑）、〈卜問〉（楊澤）、〈叛逆期〉（凌性傑）、〈番茄切盤〉（楊佳嫻）、〈海的書信〉（鄭炯明）、〈桐花雨下打傘的你〉（鄭炯明）、〈一些衣服〉（楊澤）、〈抵達之謎〉（凌性傑）、〈姊妹復仇記〉（楊佳嫻）、〈珊瑚的眼淚〉（曾貴海）	

請各位評審發表這次對參賽作品的初步感受以及評審標準，再決定要用何種方式選出得獎作品。

曾貴海：去年討論過部分獎項是否從缺問題，經過評審們的討論，最後還是選出了共識較高的首獎。今年參賽作品落差性很大，內容多元化，我覺得這是非常正面的走向，我期待更多優秀的作品，共同書寫大高雄的歷史及人文。

楊澤：我認為此次參賽作品水準不錯，如何評審的問題反而比較單純。我建議針對獲得一票的作品，很快進行討論。以往參加打狗鳳邑文學獎的作品，比較有現實感，目前詩壇上有太多詩作缺乏現實感，失去理想座標。這次參賽詩作，多數表達高雄在地人的想法，部分作品更為輕盈，技法成熟，讀起來特別有力量。

凌性傑：此次參賽作品有多元化的發展，有些創作者很聰明，套用高雄典故及地景的得獎模式來創作。我主要觀察的重點是看作品是否能打動人心，尤其我發現不少作品，流浪於各大文學獎之間，有些詩作距離高雄太遠，因而被我捨棄。

楊佳嫻：我選擇作品有兩個角度，一是詩作說出我同樣有的感受；二是從我完全不知道的方式去書寫。這

此詩作是否可深刻表達情感，成功營造整首詩的意象，以及創造文字特有的音樂性，尤其是否讓讀者驚喜，勾起讀者對這座城市的情感與興趣。

鄭炯明：我觀看這次參選作品，大多是書寫大高雄的地景，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有否提出新的看法及創意，題材只是建立一個面向，主要還是看詩質的問題。

複審結果

經過評審討論後，主席決議先從一票的作品進行討論，如果能得到兩位評審以上的附議，就進入決選，否則視同放棄。

一票作品討論

〈日子〉

凌性傑：我喜歡這首詩作，雖然作者敘事技巧不熟練，卻以平淡的口吻關照女性，以四季的輪替，過日子
的感覺，書寫女性在旗山過生活，從生到死的生命際遇。

楊澤：我附議一票。這首詩以女性觀點出發，書寫生老

病死的一生。

楊佳嫻：我本來也要選這首。深刻描寫女性的內心，清新可喜，但缺點不少。

曾貴海：立意很好，節奏輕快，我也同意讓它入選。

鄭炯明：筆調清新，用客觀的方式娓娓道來，但未段弱了一些。

〈旗津，夢開始的地方〉

鄭炯明：這篇是描寫高雄地景很不錯的作品，很生動，深度也不落俗套，我投它一票。

〈島上的出聲口〉

楊澤：我不堅持，放棄。

〈我們往山林來回——市謠之外〉

曾貴海：爬柴山的感覺深刻，有其創意。

〈藤蔓糾纏的城市〉

楊澤：寫憂鬱症，有點炫技。

凌性傑：這篇作品，寫作邏輯應更爲統整，所描寫主角看似脆弱，與南臺灣陽光城市的特性並不符合。

〈你是款款的魚而高樓如鱗〉

鄭炯明：描寫技巧應可加強，我放棄。

〈蛇〉

鄭炯明：表達作者內心的看法，但層次不夠寬廣，我放棄。

〈西利克〉

曾貴海：這首詩看起來像是在文學獎之間流浪的作品。以作品來說，透過詩中導演的對話，切入歷史性的議題。但我不堅持。

〈南方已經成為你的棲息〉

楊澤：我不堅持。

〈手指練習〉

曾貴海：這首詩看起來有些抽象又有遊戲的感覺。不過，目前遊戲的文字也是一種詩作的方式，主要是看整首詩會不會感動人，從手指這種遊戲，觀照現實生活及生命層面，透過二元對立的歧異性來書寫，內容非常深刻。

楊佳嫻：這首詩可以附議。前幾段寫得不錯，但最後一段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露芙露芙〉

曾貴海：以環境保育的觀點來書寫。

〈細說從頭——向柯旗化致敬〉

凌性傑：套用文學獎常得獎作品的模式來書寫，但我並不堅持。

〈卜問〉

楊澤：寫原住民流浪的命運，生命的波折。這首詩的句法有些傳統，有些散文化，可以更強化文字的技巧。

楊佳嫻：我附議。最後結尾可以更加深化。

〈叛逆期〉

凌性傑：我想鼓勵這篇作品。

〈番茄切盤〉

楊佳嫻：這首詩有獨特的幽默感，輕巧有趣。有時候具有南方風味的作品，其吃番茄是一種鄉愁的滋味，應予鼓勵。

凌性傑：寫得很有趣，我附議。

〈海的書信〉

鄭炯明：當初投它一票，是看中其書寫大自然的抒情性，平平淡淡，但要進入決賽仍有點差距。

〈桐花雨下打傘的你〉

鄭炯明：有詩質，但不堅持。

〈一些衣服〉

楊澤：從日常生活切入，有其詩意。

凌性傑、楊佳嫻都附議。

〈抵達之謎〉

凌性傑：我放棄。

〈姊妹復仇記〉

楊佳嫻：我覺得歐巴桑很難當成詩的主角，但寫出上了年

紀婦女的活潑性。

鄭炯明：寫出強烈的庶民現實性。

〈珊瑚的眼淚〉

曾貴海：在日據時代，高雄市政府是建在海岸邊，在高雄還沒有改變之前，都是一片大海，是一首大自然

書寫，把高雄寫得很真實。

鄭炯明：有其生態書寫的特性，卻只呈現知識面，有些可惜。

經過評審討論，〈日子〉、〈手指練習〉、〈卜問〉、〈番茄切盤〉、〈一些衣服〉、〈姊妹復仇記〉等六篇作品，進入最後決賽。

一票作品討論

〈教師手記〉

楊佳嫻：這首詩滿有教育意義的，寫教師身分如何面對學生，但是設計感很強烈。我自己是老師，看到作品極有感動，除了談師生之間的情誼，也看到教師生命所遭遇到的職場生滅現象，我比較少看到這類的作品。

曾貴海：這篇作品很有情感，點出隔代教養的問題，有淡淡的憂愁。最後一段寫教師生命的殘缺，娓娓道來，很有感情。

凌性傑：我覺得此詩設計過於強烈，描寫老師面對的問題，只不過，部分出現的句型與要談的當今教育議題沒有直接關聯，有些不太符合現實。

楊 澤：此詩過於設計，可以更自然生動些。

〈夜裡的沉思者——駁「特區」〉

鄭炯明：詩作描述較為表面，所使用的語言及意象有不錯的展現。

曾貴海：主題過於滑動鬆散，落入主觀化，對於高雄的感覺不夠深刻。

〈牡蠣男孩〉

楊佳嫻：把人和土地的關係，以牡蠣的意象來互動結合，極為生動，也很有音樂性；用甜美巧妙方式來書寫地方，是非常扣合主題的詩作。

凌性傑：作品直接書寫牡蠣本身，帶出青少年成長過程。但詩裡最末出現母親的形象，雖然有些老套，詩質的展現仍然非常瑰麗。

楊 澤：這首詩很有音樂感，但真的太為甜美。

鄭炯明：整首詩集中性如果更高的話，效果會更好。

三票作品討論

〈讀 John Thomson 攝影日記有感〉

楊 澤：這首詩寫得很不錯，開始看的時候，句法過於散

文化，但往下看覺得更有意思。詩主角本身是當代攝影大師，歷次文學獎都有人寫過他，但這次的作品，凸顯穿透歷史的詩意。

凌性傑：把生硬的攝影語言轉換得更有詩意，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這位攝影師的活動範圍與目前高雄地區有所扣合，不斷辯證古今看法，呈現時間的趣味。

楊佳嫻：我記得這位攝影家的作品有在高雄展出。這首詩作從外來者的角度觀看，談到人和土地的附著性，以及族群之間的差異，談到知識性的辯證。透過歷史人物，觸及影像發展的轉變，到臺灣人如何指證自己，但最後一段可以更為細緻。

曾貴海：這篇與去年得首獎的作品都選同一個主角。不過不同的是，這首詩以批判性角度來觀看，談到現代化與資本化的衍生，呈現不一樣的詩藝。

鄭炯明：作者的第一段寫法處理得較為粗糙，有改善的空間。

投票決議

經過評審會議充分討論後，共有十篇作品進入決審。各評審第一名可給六分，第二名為五分，以此類推，統計

出來最高分即是首獎。

作品名稱	評審	曾貴海	鄭炯明	楊澤	凌性傑	楊佳嫻	得分	獎項
〈讀 John Thomson 攝影日記有感〉		3		6	6	6	21	首獎
〈牡蠣男孩〉		1	5	3	5	5	19	評審獎
〈手指練習〉		5	4		2	1	12	評審獎
〈日子〉		2		5	4		11	優選
〈番茄切盤〉		4	3			3	10	優選
〈教師手記〉		6	2			2	10	優選
〈姊妹復仇記〉			1	4		4	9	
〈夜裡的沉思者——駁「特區」〉			6		1		7	
〈一些衣服〉				1	3		4	
〈卜問〉				2			2	

根據決選票選結果，主席鄭炯明宣布二〇一三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類名次如下：

- 首獎一名：〈讀 John Thomson 攝影日記有感〉。
 評審獎兩名：〈牡蠣男孩〉、〈手指練習〉。
 優選三名：〈日子〉、〈番茄切盤〉、〈教師手記〉。

臺語新詩類

總評 成熟的體會

李魁賢

二〇一三打狗鳳臣文學獎臺語新詩類參選作品總共四十件，由評審委員李敏勇、李漢偉、陳昌明、廖瑞銘、李魁賢五位，初步各選六件，統計結果，得四票者一件、三票者三件、兩票者六件、一票者五件，合計十五件，零票者二十五件。顯然今年參選作品占大多數未當得著評審委員的支持。

評審會議首先由各位評審委員表達評審觀點恰選擇標準後，全體同意確定得兩票以上的作品初步入選，得一票的作品若有評審委員提出複議，只要有另外一位委員或以上支持，也列入初步入選，結果有一件提出複議無成功。


第二階段，注十件入選作品逐件經過每一位委員發言討論，以及補充意見後，各位評審委員按照最高六分，其次五、四、三、二、一，以及四件零分的方式投票，統計結果順利選出第一高分首獎恰第二高分一名評審獎，因為第三高分有兩件同分，經過進一步投票，決定出一件評審獎恰另一件優選。第四高分有一件，也得優選無問題。第五高分同款有兩件，評審委員再一次投票，決定復一件優選，另外一件只好遺憾落選。

多次投票最後選出各項得獎作品，按照收件編號順序如下：

首獎一名：〈林安姑娘〉。

評審獎兩名：〈海洋若是一首詩〉、〈遠洋的記持〉。

優選二名：〈大樹區的星海〉、〈阿爸的火炭〉、〈瘋神機〉。



就今年度打狗鳳邑文學獎臺語新詩類參選作品觀察，雖然俗高雄港都地誌相關書寫，特別是海洋題材還是真濟，但是其他也出現容納歷史記憶、文化進展、科技文明、親情關係等多方面的開拓，臺語詩的發展愈來愈廣闊。另外，一向注重白話音的表現，也漸漸有容納讀書音（文言）的努力，這是提高臺語漢字表現優質化的可能性。

不過顛倒反的現象是，臺語漢字雖然猶有開放空間，給復較妥當的字會當受到大家認同恰接受，卻是也有已經大多數採用、約定成俗的漢字，作者家已復使用顛倒無適當的字，增加紛亂，推測可能熱心臺語寫詩的作者，無用心兼顧閱讀別人的作品。

詩創作的事物觀察，雖然以第一自然為優先，但是由作品轉手的第一自然也有會當得著觀摩的素材，尤其是臺語漢字的表達俗運用。當然由臺語字典找根據，或者就漢字字源思考復較優秀的字使用，也是會當努力，但是有寡成熟的規範無應該無去體會。

林安姑娘

· 施俊州

— Ms. Ann Armstrong Livingston, ?-1945

Koh, Góa ē kiau lín sa²-kap tī--teh

Kàu sè-kài ē lō-bōe, boát-sè.

—— POJ Ma-thai 28: 20

安歇日後七日 ē 頭一工， phah-phū-kng

我 kā 妳 ē 名 he tī 連瑪玉 kap 劉克明中間

Hō 妳 kap in 知生 ka² 知死 ē 杜姑娘 tī--teh，

有份 tī 臺語作家 ē 榮光， ah-sī 苦難

頭前有張金波、羅虔益、胡紹芳 kap 冬烏源

後有寫《臺灣語法》 ē 陳輝龍 kap 鄭坤五

牽白話字 ē 蕭登壽、王倚、潘勝輝、郭頂順

Tī 生 kap 死 ē 中間， 廖三重 kap 林茂生 m̄i 講，

in 是好朋友。 Tī 島 kap 島中間、海 koh 海--nih

天父 ē kap 妳 tī--leh kau 世界 ē 路尾末世

Khā 講妳 iáu ē 記得安歇日後七工 ē 頭一日

天 phah-phū-kng， Buát-tai-tiap ē 瑪利亞

Kap 別 ē 瑪利亞來 beh 探 siang ē 墓

地大 tīn 動， 天使面 ná sīn-ná， 衫白 ná 雪

壙是空--ê， tō kā-ná 面頭前 ē 苦杯 kap 海

你 kap 杜、烈、連三位姑娘坐船 beh 去日本

Ng Khō-ū-beh。 頭前是琉球列嶼、心悶 koh 海

後壁有氣苦 kap 基隆。 海頭前 kam iau 有慘感。

Tī 島 kap 島中間， 妳 kā hō ta ē 茶杯 á hit 落海

Kha-mó-meh kap 水螺聲見證妳 ē 立誓

妳 ē koh tng--來。 講 in beh koh tō--來

萬榮華牧師 kap in 做最後一 kā 禮拜、守聖餐

全臺灣 tshun lín 五 ē。 窗 a 外有風 kap 蟲豸

Tse-tse tai ti 府城 e 同工 koh 臺灣人五百萬
你 ka n 甘留 ti hit 暝，透過對主 e 紀念

講妳 beh koh ting 去臺灣，ti 埠市 Khô'-û-beh

Ng 新加坡 e 船期天路。故事 ni tsia 開始

Tui hia 起妳消失 ti 島 kap 島中間 koh 海--nih

Kan-na 留一 e 紐西蘭地址 thang 寄教會公報

He 五彩 e 前五五冬 ia-tsia 後無 kah 二年：待降節

代表皇家、sia' e 紫、藍雲霓牽 ti 大南方地極

妳、杜雪雲、連雅麗 e koh seh tui 臺灣海峽

姑娘烈以利 ting 加拿大；連姑娘死 ti 戰後史

有字有姓、有年有期做干證，有靈有 sia'：

Lin ni e 平平安安起山 tsia'-so 皇軍 e 監囚，

ti 新加坡，歡歡喜喜期待主耶穌第二次降世

聖誕主顯日金黃 koh 白 e 救贖 ng 望得 shia'

報面絕無 lin e 消息，或者 ti 受掠前 hong 停刊

二月十二聖灰禮拜二前有一段 a 綠色常年節期

英國母會損電報 ai in 緊離開——受難週，

耶穌 kan-kan-á-beh 騎驢入城：棕樹 oe ngiá-tsh

三位姑娘受監入院 e kha 步 koh 我勝利 e 詩句

妳醒 ti 主耶穌 e 祈禱，白色基督君王主日

無色無裝無 tsa'，絕無對等詞 e 悲傷：一九四〇年

十一月二十四前一工妳坐船離開基隆無 koh to--來

故事 ni tsia 開始 mā ti tsia 結束，無來 ah 無去

我只好 ka 妳 e 名 he ti 印度洋 kap 南海 e 中間

只好 kā 妳 e 名暫時 he ti 南海 kap 印度洋中間

——二〇一三年三月下旬南港

【註】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臺南英國教士會停止運作，外籍宣教師

tsun 五 e 人。二十二暝，萬榮華牧師、校長 kap 四位姑娘做

禮拜、守聖餐；隔 ting 工 ti 基隆坐船 ng Kiô'-û-beh (神戶)。

林安、杜雪雲、連雅麗三位姑娘 koh 轉新加坡，一直 kau 新

加坡投降，失蹤。連姑娘戰後 ting 英國，人 tsah 知一九四四

年十二月二十七杜姑娘殉死；林姑娘後死，時間、地點 ti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 e Sunatra (蘇門答臘)。南神慕林館、

長榮女中 e 杜雪雲紀念教堂，to 是 kih beh sau 念--in-ê。

評語
李漢偉

詩人難得書寫系列史詩，為臺灣過往釘根佇這塊土地的重要人物做傳記。〈林安姑娘〉書寫 Kap 追找，可貴是 tiang 連結佇臺語文學史，這是 Tsi 首詩一開始的重點。

林安姑娘為福音來到臺灣，跟 Ee 耶穌腳步，亦親像保羅宣教的精神「講有鎖鍊及患難 Ee 聽候我，若是我無 ian 生命做要緊，來看做寶貝，獨獨是欲盡我的路站」，E 被迫離開臺灣了後，閣去南洋傳教獻身，直到生命的路尾。

詩人用 Be Tsi 篇幅描寫 E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離開臺灣前，通過待降節、聖誕節 Kap 受難週紀念，見證基督 e 恩典 Kap 救贖，hoo in 頭前苦難 e 路看 E 是榮光。

Tsi 首詩有歷史宏觀 e 大氣魄 Kap 深沉 e 感情以外，佇詩 e 種種技巧上亦有足濟 e 表現，譬如講「曠是空--ê·tō kā-ná 面頭前 e 苦杯 Kap 海」。



施俊州

〉 作者簡介

筆名 Marc Ianbupo。Kang-kha 中庄人。NDHU 創作所藝術碩士；NCKU 臺文系博士。二十一至二十三屆鳳凰樹文學獎；一至二、四至五、十四至十五屆府城文學獎；一九九八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二〇〇〇優秀青年詩人獎；二〇〇二磺溪文學獎；二〇一一國藝會詩集創作案獎助；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三臺南文學獎；二〇〇五李江卻臺語文學論文獎；二〇〇七臺灣文學館、二〇一〇鄭福田文教基金會博士論文獎助。著作：詩集《寫在臺南的書信體》（一九九九）；長篇《愛情部品》（二〇〇三 MFA）；《語言、體制、象徵暴力：戰後臺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二〇一〇 Ph.D.）；《臺語文學導論》（二〇一二）。

〉 得獎感言

詩題抄 lán 教界「北徐南楊」——楊士養（一八九八—一九七五）ê 《臺灣信仰名人略傳 2》（一九六九）。楊牧師寫 -- 妳 ê hit 篇〈林安姑娘〉，干 thóng 字 ê 款；讀，ē 去 hō「感」--tióh。M̄-tsiāh 想詩 kap「感動」ê 關係。十外冬前，陳義芝講 i 評詩 ê 頭一 ê 標準：ài ē 感動 -- 人。Án-ne，楊士養 kám 詩人？詩，有影 ē-sái án-ne 讀，是講 m̄-thang án-ne 教。Lán tsit tè 詩，頭 á tsuā 抄馬太福音起章第一句：「An-hioh-jit āu, chhit jit ê thau chit jit, thiⁿ phú-kng.」天，光 --a！詩 tsuā 行入烏暗地。Lán iáu leh 編 ê 《臺語作家著作目錄》，九八四五一字，ta 燥 ná 詩。Kàu taⁿ iáu m̄ 知妳 toh 一冬出世 --ê，m̄-tsiāh 暫時 kā 妳 hē tī 理性 kap 感性中間，有份 tī 臺語人 ê 榮光 ah-sī 苦難；後壁有氣苦、杜姑娘（一八八七—一九四四），kap siàu 念……

遠洋的記持

· 趙韓文

一、佇病房

天光的時陣，你迷濛的目睷
閣咧走揣著夢中思念的風景
看鬧熱的港口佇海風中清醒
失眠的漁船，佇碼頭裡底暈去
你躺咧眠床頂，親像
一個遙遠的故事，佇白色的病房
慢慢講予人聽
彼咧故事四面環海
海鳥恰鳥魚，飛來游去
穿梭佇漂流的日子
你的身軀是反黃的地圖，充滿著
時間行過的跣跡，有時

袂記得，嘛永遠會想起

二、佇記持的海

天光的時陣，你惦惦起床
倚佇船頭，想欲問
爲何時間游過水面，攏無痕
爲何同款的海會有
粗魯的風颳恰溫柔的波浪
爲何提千里鏡，嘛看袂得故鄉的形影
遐邇濟疑問，攏總變作釣勾，落水
釣起幾尾快樂，恰憂愁
海鳥飛過天頂的時陣，你仰頭
晶晶看。沒人知影伊欲去佗位

盤旋的身影，親像咧提醒你
漂浪的故事裡底，有人佇打狗港
佇厝內無光的暗暝，等待你返來
遐邇遠，遐邇近

三、佇你的心內

日頭落山的時陣，你坐著輪椅
散步，佇病院裡的花園
故事裡底的囡仔已經大漢
推著你四界走揣，走揣一陣遙遠
的海風，吹散複雜的心晟

你的故事猶原青春，每一隻海鳥
攏揣到心愛的海岸，用思念盤旋
捲起巨大的海湧，佇記持的碼頭
等待你輕輕仔想起

若是過去愈行愈遠，將你留佇
濛霧的夢中，親像彼咧遙遠的少年
用單純的目矙，等待波浪
等待白雲惦惦仔染色

等到寂寞的港口，佇歲月裡底暎去
彼隻船，著會佇你的心內清醒
猶原青春，準備欲出海
佇天光的時陣
袂記得，嘛永遠會想起

評語 李敏勇

〈遠洋的記持〉以〈佇病房〉、〈佇記持的海〉、〈佇你的心內〉三首組詩，抒寫一個討海人佇病中的記持。佇病中「你」身軀是反黃的地圖，充滿著時間行過的蹤跡，掠魚的故事穿插佇海鳥伶及遠洋的記持，是記持的海，嘛是心內的故事。

故事有喜有憂愁，思念的風景，佇病中寄託佇記持的海伶內心、遠洋伶厝內、遐邇遠又攔遐邇近，因為「漂浪的故事裡底，有人佇打狗港／佇厝內無光的暗暝，等待你返來」，作者以通行漢字臺文書寫，有意有象。巧妙的配置，將時間歲月、遠洋土地、詩內面的你、家人、孩子交織呈顯，牽作一個抒情網絡。

一首好詩，有味的臺語詩，口語白話，但是情境動人。特別是「你的故事猶原青春，每一隻海鳥／攏揣到心愛的海岸，用思念盤旋／捲起巨大的海湧，佇記持的碼頭／等待你輕輕仔想起」貫穿這組詩的行句，牽繫著閱讀者的興味。



趙韓文

〉 作者簡介

學生。曾獲玉山文學獎、菊島文學獎。

〉 得獎感言

感謝打狗鳳邑文學獎，感謝大家。

海洋若是一首詩

· 陳金順

金色日頭親像海洋的燈塔

佇看無盡尾的四箍輦轉

用永遠袂枯焦的熱情

守護掙力討趁的船隻

藍色天篷是一位慈悲的厝主

攏無收甲半角銀

就予幼綿綿的白色雲蕊

免費倚居

告別四界飄浪的日子

海鳥招海鳥展翅

以他極大無比的志氣

駛過湧疊湧的波峰

飛向光景秀麗的海角天邊

海洋若是一首詩

日頭的光線織出溫暖的膨紗衫

雲蕊的輕柔奏出浪漫的 melody

海鳥的衝喙飛出曠闊的新天地

打狗小漁村滄海桑田

佇歷史的遷變裡蓮花化身

越一下身將疊甲若山的貨櫃

攏總吞落大船入港的腹肚底

芎蕉碼頭久年的繁華

是汗水滴汗水勻勻仔生淚

歲月快老青春夯踎肩胛

烏金碇骨堅持韌命

海翁成群結黨 ㄟ 出地平線

作陣噴射希望的水泉

海洋若是一首詩

港口的腹腸會當貯遊子的相思

碼頭的工人挺好用血汗寫日記

海翁膨皮的身影划出快樂的出帆

暗暝，天星、海洋相放伴

同齊欣賞迷醉的小夜曲

海湧暫時匿鬚

參降溫的沙埔月下對話

春風微微舞弄

柳絲叮叮噹噹

男女對對雙雙

共愛河愛甲毋知人

海洋若是一首詩

燈塔的熱度溫暖漁民

食飽穿燒的記智

親像火金姑的腹肚

逐暝燐燐熾

評語
廖瑞銘

這是一首平實、四正呵咾高雄的海洋書寫。

規首詩六段分作三組來描寫高雄這個有海洋特色的城市。頭一組描寫海景；第二組描寫高雄陸地的生活圖像；上尾 *Si* 一組描寫以愛河為中心的港都情調。每一組攏是先描寫，才做歸納性的呵咾，結構四正，袂奢華。詩的語言運用非常 *li-tiah*、老到，臺語文學語言的鍛鍊有夠成熟，是口語 *Koh* 袂 *siu* 白；語言節奏自由，長短、緊慢無受拘束，朗誦——起——來，真有現代感。有幾個段落真嬌，像：「藍色天篷是一位慈悲的厝主／攏無收甲半角銀／就予幼綿綿的白色雲蕊／免費倚居」、「打狗小漁村滄海桑田／佇歷史的遷變裡蓮花化身／越一下身將疊甲若山的貨櫃／攏總吞落大船入港的腹肚底」。

唯一 *thang* 蹺鼓的所在是，詩名中的「若是」這個詞，有語意上的困擾，是欲講「如果是」抑是「若親像」，這是完全用漢字書寫臺語定定 *Si* 面對的難題。



陳金順

〉 作者簡介

素食主義者。一九六六年仔桃園出世，目前蹣行臺南。現此時擔任《臺文戰線》總編輯。捌得著吳濁流文學獎、南瀛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等。早期大量創作現代詩，近年來轉向小說創作。頭一本長篇小說《天星照路》，書寫莫拉克風災重建過程，入選二〇一二書寫高雄創作獎助。

〉 得獎感言

高雄是一個海洋城市。

會當以〈海洋若是一首詩〉得著這屆打狗鳳邑文學獎，本人感覺十分歡喜。

我意愛海洋的開闊，嘛意愛聽海湧咧唱歌。

拄佢朋友去小琉球吹海風轉來，就接著得獎的好消息，予我心涼脾肚開。

大樹區的星海

· 梁明輝

幾落遍，褫開古早的地圖，航行佇經緯的度數
誠濟擺，掀開荷蘭滿清的誌書，切過行句的海流
阮的目矙，在中國帆的點香更數內，網捕著你的崙嶺
我的 *king-thau-á*，佇西洋船的沙漏節數中，計算著你青翠的所在
彼の時代，帝國的貿易俗戰爭，海面的軍艦和賊船
中央不過一條欺騙的分界，無值得火砲咳嗽，旗幟變面
閣較免講用武力俗傳教，一硬一軟搶奪土地
彼時高雄海岸，佇萬外中國農奴恰牛隻的吼叫之外
干焦阿猴林美麗的曲線，猶起落出單純的世界
打狗人起建的庄頭，雲霧內覬藏，倚入避賊最後的山脈
皮膚是刺竹林籬圍的紋路，喙舌是活井袂斷流的口傳
位多溝多泉的水網，百千重的崙嶺內，開出神話統嬭的花蕊
經過荷蘭的糖板箍桶，木工踏探，中國的剝樹燒炭，修船造棍
阿猴林，跛倚打狗平洋，面對高雄海岸

那堪得不時變向的季風，一船紅毛人返去，一船中國兵入來
那會描絞纏冷暖的潮流，有時畫番界，有時千年神木鋸成板
日時，我看著千車載出，你予人碎屍分解
暝暗，阮見著番山夜火，你重傷發燒，變作一節烏色的火炭
賭一塊遺址，予每時代的犁頭掉反，現出規山的石器俗碎盜

明鄭時陣，官兵的營盤公館，隨人箍地，耕出一片佃農的竹棚草寮
澎湖一敗，攏總遣返原籍，一寡平埔仔囝，留落來打狗遺種的傳說
康熙到乾隆，阿猴林佇中國山水地圖中，功臣利益描圖放大
斟酌險地路關，兵馬營旗，如何箍圍這塊肥軟的土肉
清國尾，地方誌一時拚出數十庄頭名，欲誇口文治漢化

一冊 *han-siau* 的功業，怎樣抵擋一張割讓的條約
提荷蘭日誌，閣有日本治臺的地圖俗調查鬥記持，看人記甲遮詳細
才知明鄭滿清兩百外冬，咱予人改名換腔，變作洗腦的大眼夢

阮走揣神話的跤跡，探看天上眾神的星宿
隔著一條銀河，你我互相用星光，計算彼此時間的距離
吟著淡溪秋月，全款詩句美麗的空間，你我也有時代倚無全的猜疑
明鄭滿清有倭關？反殖民挺政府，反挺之間是怎遙遠？
大道公媽祖婆鬥法，西面阿猴林，東月萬丹，可憐民間戰爭
以大水崩岸論輸贏，用染溪的紅血做隔界，一條淡水，渡頭無渡
明月無明，滿天的星斗，跋落做大樹山崙萬千無名的墓龜

化成媚聲哀啼的歌調，搬戲搭台，佇山野流傳，不時重演

遮的山崙，是神明的仙座，遮的庄頭，是天頂星光的反影

田土予羅漢跋趁食過，坑溝予逃難者來覘過，山頭也予兵馬跣踏過

ㄟ鴨母王的部隊佇遮插旗，阿猴林的翼股，就捌飛過自由的雲天

ㄟ南路營在此追殺，大樹的熱血，就攏送予淡水溪去大海走追求

咱有佻濟理想，就有佻濟星宿落庄來投胎，遮是眾神把守的所在

星光毋含淚，一逝流星的旅程嘛毋認悲哀做結局，化作口傳閣淚世

逐日透早，阿猴林頂鳥喙攏喝咁，倚懸宣告，遮是打狗人的土地

深山內石頭公無話，坑溝邊松樹王不語，祖靈對罔孫無出聲

臍帶相牽的淡水溪，大肚的阿猴林，母體攏慈愛，毋過

你若躡入庄頭廟，看著神話的美麗，*he* 是眾神警告的色彩

你若行入庄跋路，聽著口傳轟轟叫，*he* 是蜂群團結的吼喝

毋是侵略者，你嘛愛 *ann* 腰尊敬，遮是打狗文化最後的聖地

你我航行佇歷史的暗夜，測量星光恰星光反射的闊度，透過天文鏡

記持偌遠？阿猴林到且猶原爲咱，褰開古代的星海

評語
陳昌明

這是一首臺灣開拓史的史詩，E. 神話時期、荷蘭、明鄭、清朝，閣有日本時代，這首詩褹開地圖，計算經緯，探討誌書，找揣歷史的跂跡，「阮走揣神話的跂跡，探看天上眾神的星宿／隔著一條銀河，你我互相用星光，計算彼此時間的距離」意象的運用，非常優美，尤其詩篇最後的所在，閣有互相呼應：「遮是打狗文化最後的聖地／你我航行佇歷史的暗夜，測量星光恰星光反射的闊度，透過天文鏡記持倏遠？阿猴林到旦猶原為咱，褹開古代的星海」。古代的星海是祖先歷史的圖像，使人回想恰感動。有評審認為這首詩的語句比較文言，字句過頭長，無適合朗讀，不過咱也可以認為這首詩，佇試驗臺灣現代文言之詩創作的可能性，又閣表現出歷史的厚度，意象的美感，整體來講，足濟內容壓縮在一首詩，雖然有淡薄阿缺陷，但伊長長的字句，也可以說，有長長的歷史記持恰感情。



梁明輝

〉 作者簡介

二〇〇五年以〈登頂窮遠看鳳山，碧落黃泉尋放索〉一篇關係鳳山南片平埔族的論文，得著臺灣史蹟源流會徵文第一名。

全彼年，《獨攀之歌》詩集入選高雄縣政府主辦「作家作品集」，得著文化局出版。

二〇〇八年臺語長詩〈一尾魚的記持〉，得著教育部臺語詩社會組第一名。

〉 得獎感言

近來即幾年時間，攏咧採訪調查阮故鄉大樹的文化俗歷史，有真濟新的發現。毋但當咧 kā 整理做大樹的地方史，嘛用即號大樹的文化元素，完成了幾啊首詩。親像二〇一二年參加打狗鳳邑文學獎，阮得著臺語新詩優選的〈我行神話中清醒〉，描寫的對象，就是阮熟似的大樹。

描寫阮出世的故鄉，我的心情若描寫阮的母親，一方面「近鄉情怯」，一方面毋敢無真實。事件真實，考證真實，「真實、歷史的詩」是我這幾年來所追求的夢，嘛是阮對故鄉真心的報答。這兩三年來連繼得到文學獎的肯定，表示我的詩用真實歷史揣出路，有淡薄仔成績，上介無即種對真實的寫法，已經予人會欣賞即。

阿爸的火炭

· 張宗正

阿爸的火炭

一枝一枝烏嚕嚕

貯佇竹籠仔內

祛甲齊齊齊

排甲直直直

一籠一籠疊佇店口 等人客

交關

阿爸上愛九芎、想思仔燒的炭

九芎錠心，想思仔直身

薰煙少焰度懸耐著 人客上呵佬

若是買著彼號歹柴燒的炭

人客嫌甲起吓面

只好會失禮一直講歹勢

阿爸的火炭真趣味

賣煙腸的攤仔來到店口填火

香味嗒甲歸條街仔流喙瀾

嘛有媒人婆仔來過兩截炭枝

雙雙對對 圓圓長長

講欲予新郎新娘好生淚

趕緊添丁發財做阿爹阿娘

阿爸的火炭攏用鐵馬載

一籠無夠攏疊一籠

瘦瘦的身軀予後壁火炭籠仔聞咧看袂著

只有火炭籠仔兩月騎車的腳手

佇路邊搖搖出出

一輾一輾慢慢進前

有當時仔若倒頭栽掉倒

轉來的時陣衫仔褲烏趁趁
雙手烏碌碌

一个面畫烏擦白

炭淋浮佇水道頭下面的水桶
看咧真毋甘

當我漸漸大漢

共阿爸鬥拾火炭

掛手囊仔無細膩去予竹篾仔扞著

幼刺仔搵入去指頭仔 微微仔痛

我問阿爸，你的手捌予鑿過幾遍？

阿爸笑笑無講啥

干焦叫我好好認真讀冊

以後毋通像阿爸規身軀烏嘛嘛做土牛

阿爸的火炭烏金烏金

飼阮兜一口灶

一家伙仔有通吃有通穿

阮兄弟姊妹有冊通讀

阿爸的火炭著起來紅絳絳 毋過

伊的心比炭火閣較焰

評語 陳昌明

古早火炭行的經營方式，現住時已經漸漸消失，只贖菜市場內有少數的火炭行，多數人買火炭攏到大賣場，所以少年人比較欠缺e經驗，「阿爸的火炭真趣味／賣煙腸的攤仔來到店口填火／香味唵甲歸條街仔流喙瀾／嘛有媒人婆仔來過兩截炭枝／雙雙對對圓圓長長／講欲予新郎新娘好生滾／趕緊添丁發財做阿爹阿娘」這種平民百姓的記持，是臺灣人對過去很深的感情經驗；賣煙腸、媒人婆仔使用火炭，更是年長者長期的生活記持。詩中形容火炭「烏嚕嚕」、「烏趑趑」、「烏碌碌」、「烏嘛嘛」，用臺語特有疊聲字、狀聲詞，生動表現日常語言，也用火炭的「烏」代表生活底層人民的勞苦。這首詩最後的結局，寫作者伊阿爸用烏火炭「飼阮兜一口灶」，阿爸的心像火炭紅絳絳，雖然表達方式比較通俗，但是非常符合真實的感情俗記持。



張宗正

〉 作者簡介

一九六〇年生，成長於屏東縣萬丹鄉。走南闖北繞了臺灣一圈，包括大、小金門，最後定居溫暖的高雄，編報紙、玩臉書、寫部落格，相信「流目屎撒種子者，欲出歡喜的聲收割」。

〉 得獎感言

年歲半百，才真正體會母語的嬌，雖然有較慢，總是一種清醒。俗語講「手抱孩兒，才知父母恩」！老爸彼代，從來就毋捌將疼囡的心情掛佇喙頭，攞是惦惦仔做，惦惦仔惜，擔家己擔，苦家己吃，委屈腹內吞，不願予序細枵餓受風霜。

二〇一三年父親節前兩天接到文化局得獎通知，雖罔意外，卻是我送家父尚好的禮物，會當表達做後生一個小小的心意，非常歡喜。

多謝高雄市政府舉辦臺語新詩類文學獎，也感謝評審委員的鼓勵，向望母語運動佇臺灣、佇高雄繼續釘根落實。

瘋神機

· 林貴龍

是啥人偷咬一喙蘋果

害人類的手底加生一片迷惑 (bê-hiá)

好奇心 pī 開二寸的視窗

偷 sī 的慾望麻痺無 nī sī 目的目矚

反鎖家己浸佇銀幕的箍牢內

驚惶時間的孔縫 sūi sūi 入憂煩

背著無聊頗頭練功

一指點開千里眼觀千里外的大千世界

貼順風耳聽萬國語言的音樂歌唱

學封神榜的葫蘆收入千萬顏玉藏嬌

K10 入百科資訊聲控喝聲出影

視訊會議連線海角天邊

業務、會計、簡報屈指定案

採購百貨看圖落單急配到厝

隨身攏有祕書安排行程

指尖一撇就是各國都市地圖景致

用衛星定位快速揣著

覘佇巷仔內的美食餐館

到位落名拍卡公告神祕的裝潢

每一路菜先翕相鋪網參朋友共餐

菜色氣味分享 Facebook 評論播送

生活日記連相片公開檔案

邀請比賽有外濟人點看ㄟ贊

約會對坐恬恬寫 LINE 開講

做夥唱 KTV 用手機參無在場的筆談

聽演講專心看掌中的電影館

萬能的電話傳真、月曆、鬧鐘錄人生

翕相、照明、照鏡照心靈

電子縮短交流盤揉的距離

卻在人貼人之間的心靈起造一堵牆

真實接觸的情感予手機毒霸占

這是無祕密的「楚門」世界

顛覆千年的文化隱私權

傳說的神話仙術已經實現

智慧的異形猶閣不斷咧突變

科技氾濫掩蓋傳統的生活

現代科幻太空外星人的電影

未來敢會是變形人的天下

抑是機器控制人的世界

咱是欲移民太空離開地球

抑是等待地球的末日

佇無外久的將來

評語 廖瑞銘

表面上看起來，這首詩敢若是 iPhone 手機仔的功能介紹，毋過，Koh 讀第二遍，Si 會發現，詩人藉 iPhone 的功能來描寫現代人的生活大改變，寫實中有帶感慨 Kap 批判，會使講是一首現代科技幻想曲，尚特別的是用臺語書寫，相當程度拍破一般人對臺語文學的刻板印象，原來臺語嘛會使 chiah「現代」。

詩題本身就展現臺語「諧音」的趣味，「瘋」是「Phone」的諧音，「瘋神」是臺語「hong-sin」的漢字，ah「hong-sin」有華語「招搖」、「炫耀」的意思。這嘛是臺語詩佇語言運用上的專長之一。詩的頭一段用抒情的語言描寫「低頭族」的

圖像 Kap 心境：「是啥人偷咬一喙蘋果／害人類的手底加生一片迷惑／好奇心 Di 開三寸的視窗／偷 Si 的慾望麻痺無 ni 目的目矚／反鎖家已浸佇銀幕的箍牢內／驚惶時間的孔縫 Si 入憂煩／背著無聊頓頭練功」，「手底的迷惑」、「好奇心 Di 開視窗」、「偷 Si 的慾望」，這款描寫相當突出臺語特別的文學趣味。

詩的尾段講出詩人對科技文明發展的憂心 Kap 驚惶：「咱是欲移民太空離開地球／抑是等待地球的末日／佇無外久的將來」，恐驚嘛是真濟人的心聲。



林貴龍

〉 作者簡介

室內設計師、臺語老師、臺語研習班講師。

得過海翁臺語文學獎、阿卻賞臺語文學獎、新北市教師臺語新詩獎、臺北市追風臺北新詩獎、板橋藝文獎新詩獎。

編著《臺灣俗語對句》、《臺語創新實戰教案》。著作《林貴龍臺語小說集》。

〉 得獎感言

真歡喜嘛感覺真光榮，頭一擺得著南臺灣公部門的文學獎，閣是全國性的臺語文新詩獎（北臺灣無），尚界歡喜的是因為著獎，這首詩才會當予閣較濟人看著。（毋知北臺灣的人有福氣著否？）

有看著的人請汝報予無看過的人，希望讀了後有淡薄仔的頓悟點醒；重新沉思咱以前科技無界發達，無手機的時代生活情境，是毋是尚值得咱的懷念、笑談、潤精回甘咧！

做手機的主人愛會曉管制人、事、時、地、物來使用伊，毋通做手機的箍牢奴隸。

臺語新詩類決賽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一三年八月五日（星期一）下午二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決賽委員：李魁賢、李敏勇、李漢偉、陳昌明、廖瑞銘

（依姓氏筆畫序）

列席：林美秀、林瑩華

會議記錄：郭漢辰

初選結果

臺語新詩類共有四十件作品參賽，由五位評審委員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賽，獲得四票的有一篇，三票的三篇，兩票的六篇，一票的五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4 票	3 票	2 票	1 票
〈林安姑娘〉(李魁賢、廖瑞銘、李漢偉、陳昌明)	〈大樹區的星海〉(李魁賢、李漢偉、陳昌明)、 〈海洋若是一首詩〉(廖瑞銘、李漢偉、李敏勇)、 〈遠洋的記持〉(李魁賢、李漢偉、李敏勇)	〈山，贖半月〉(李敏勇、陳昌明)、〈阿爸的火炭〉(李敏勇、陳昌明)、〈原子爐〉(廖瑞銘、李敏勇)、〈瘋神機〉(李魁賢、廖瑞銘)、〈油桐信山櫻三部曲〉(廖瑞銘、李漢偉)、〈阿爸英雄煞來無去〉(李魁賢、陳昌明)	〈祭母文——毋甘對我上愛的講再會!〉(陳昌明)、〈夜景〉(李漢偉)、〈問〉(李敏勇)、〈林氏阿婆〉(廖瑞銘)、〈新娘仔〉(李魁賢)

評審標準

評審們推選李魁賢當主席，主席請評審發表對這次作品的看法及個人評審標準。

李漢偉：我個人認為好的臺語詩，要有詩的本質及內容。積極來說，語言文字不能脫離臺語。消極來說，內容除了二二八以及傳統的親情呼喊之外，希望

有更多不一樣的內容，尤其要與社會脈動結合，讓臺語詩有不一樣的展現，這次就有詩作，反映反核議題以及現代生活的多變。

廖瑞銘：此次參賽的臺語詩，不僅能抒發情感，更能描寫新事物的發展，不止傳統的平鋪直敘技術而已，在題材上更有所選擇及重大突破。除了題材讓人耳目一新之外，最重要的是詩的技巧是否有深化，語言部分不要過於華語化。

李敏勇：在臺灣讀詩很幸福，但評審卻很痛苦，尤其如今參賽的作品，不一定會有真正的感情，有其他得獎的企圖心包含在裡面。我個人認為所謂臺語詩，除了原則上確認為臺語之外，更要擁有詩的感情及條件。如果不是語言上有很大的問題，我都會有同情的理解，配合詩給我的感受。很高興，這次的參賽詩作，證明臺語詩一樣有能力描繪臺灣現代人的生活，不一定只有書寫鄉土。

陳昌明：這次臺語詩有現代性，如果詩寫得好，題材不是問題。比起以往的作品來看，這次的作品比較通俗化，知識性理解性創作較少，多了大眾化。很明顯看得出來，部分作品是為了參賽而書寫，因而讀起來不會有太多的感觸。整體來看議題有開

拓的部分，但我對部分作品，也懷有一些疑慮。

李魁賢：我個人認為，臺語詩目前走出鄉土進入城市，題材逐漸多元化，從這點觀察臺語詩以及華語詩，在題材部分沒什麼差別。只是，如今臺語詩和華語詩，同樣面臨詩質及結構弱化的問題。臺語詩要走向語言優質化，題材現代化，內容深度化，是我的期許。

複選結果

經過評審討論，主席李魁賢決議，由於獲得評審兩票三票的作品共識較高，已超過預計得獎的額度，因此，一票作品如果沒人建議就直接放棄。得一票的為廖瑞銘提〈林氏阿婆〉、李漢偉提〈夜景〉，希望獲得別人附議，但無人附議。

一票作品討論

經討論結果，一票的作品沒有進入決選。因此，評審從兩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及評審。

一票作品討論

〈山，贖半片〉

李漢偉：有不少字我讀不懂，不過，前半段都寫得很好，這首詩有它的代表性，寫上班族爬柴山的心聲。我推薦它。

廖瑞銘：詩裡運用臺語的部分不純熟，感覺卡卡。

李敏勇：如果語言沒有出現太嚴重的問題，我都予以體諒，這首詩看起來語言文字純淨。

陳昌明：我也是想了很久才選這首詩，多次重複運用相同的語言，是它的缺點。但這首詩也有其美感。

李魁賢：以前已有很多篇作品寫半屏山，在歷史環保上，這首詩並沒有太多突破，目前臺語詩已有很多共識的字，不過，作者卻跳過沒用，反而以華語的字配合臺語的音，所以我沒有選它。

〈阿爸的火炭〉

李漢偉：這首詩我原本沒有選擇，不過後來再次閱讀，覺得讀起來沒有缺點。前面幾段書寫燒火炭的職場生活很實在，意象多集中在黑色火炭，只可惜結尾過於俗套。

廖瑞銘：這首詩很難得，詩作原本就應該可以表達更多人

的生活領域，比方書寫庶民的生活職場，像燒火炭這個行業是很少人接觸，只可惜後面兩段過於俗套，我沒有選它。

李敏勇：這首詩很著重在現實生活，但語言上仍出現問題，現在很多人無法體驗那個時代的生活感受，使用過多深度的語言。

陳昌明：這首詩描寫到現代人比較沒有的感覺，書寫很多庶民的生活，讀起來雖然有些通俗，但感情的表達沒有過於氾濫。

李魁賢：這首詩我也考慮選入，早期的臺灣人生活確實是這樣的，表達上雖然過於口語化，在語言表達及生活內容上，我給予高度肯定。

〈原子爐〉

李漢偉：第一段從床開始來書寫，第二段寫原子爐的意象，但沒有書寫出核能對土地以及人類的禍害，無法凸顯出核能的破壞。

廖瑞銘：詩書寫大海看起來意象優美，但題目是原子爐，應該是冷冰冰的。我選它，是臺語詩可以選擇現代化的題材，只可惜題目與內容並不全然符合。

李敏勇：以往臺語詩是庶民鄉土，但這首詩觸及到核能題材，相當特殊，只可惜作者的表現並不深刻。

陳昌明：內容和題目並不符合。

李魁賢：無法看出整首詩的企圖及主題。

〈瘋神機〉

陳昌明：這首詩是此次參賽作品裡，最具現代化的題材，書寫網路生活的手機臉書等，最後一段現代人的生活比喻，可以更加靈活輕巧。

李敏勇：書寫了太多的現代化題材，不夠集中，過於瑣碎，無法轉化成詩的感覺。

廖瑞銘：這首詩對現代生活使用口語化的臺語，表現得相當生動，更跨越了語言的障礙，改變大家對臺語詩的刻板印象，可做臺語詩現代化的代表。

李漢偉：這首詩看起來是介紹手機的功能，但反而被手機的功能帶著走，內容沒有更深度的表現。

李魁賢：臺語詩以往都沒有開發這樣的題材，這樣的作品，應該表現出對文明的態度與看法。這首詩最初肯定手機，但後來對機械文明有所批判以及反省，對於臺語詩題材有正面化的效益。

〈油桐佾山櫻三部曲〉

陳昌明：這首詩語言很伶俐，意象及形容上有些通俗，像是一篇很好的廣告詞。

李敏勇：我覺得因為比賽的關係，許多參賽作品都要過度擴充增加行數，但此詩看起來語言乾淨，意象精確。

廖瑞銘：這首詩看起來是為比賽而書寫，較為通俗，減少閱讀者的興趣。

李漢偉：這首詩過度刻意，可以更加自然。

李魁賢：這首詩看不出對比的意象，寫得最好的反而是第三段，以含蓄的方式來處理，如果最後這一段能改放在最前面，會有更好的效果。

〈阿爸英雄煞來無去〉

陳昌明：這首詩一看就知道寫二二八，很通俗的題材及故事，但它的語言有傳達出動人的情感。

李敏勇：書寫二二八事件的詩，這幾年來實在寫得太多了，反而讀起來不感動人。

廖瑞銘：二二八的詩寫得太多太多，要超越之前的佳作實在很困難。此詩讀起來沒有太多的深意及新意，內容過於表面化。

李漢偉：讀起來並不感動。

李魁賢：我覺得這首詩寫父親一直都沒有犯錯這個部分，寫出和以往二二八詩作的不同處。

三票作品討論

〈大樹區的星海〉

李漢偉：這首詩有歷史的情感，不過，為了填滿參賽的五十行，很多行數都有太長句子。

廖瑞銘：以文字來看，要書寫那麼多的歷史，是很難得的敘事詩。如果沒有看字，單獨用念的話，不曉得它書寫的重點。因為是敘事詩的關係，運用了太多華語化的文字。有好的部分，但也有無法跨越的障礙。長句在試驗上是要跨越解決的問題。

李敏勇：詩的形式上運用太多長句，內容很好，只可惜部分白話臺語的用法過於華語化，如果可以把嚴肅的議題，在形式及內容的處理上，更加輕巧，整首作品的效果會更好。在主題的掌握上，作者很有企圖心，在形式上可以更加強。

陳昌明：語言部分有很大缺陷，用兩種時間對比，歷史感經營得很好。好的臺語詩，有些可以朗讀，有些詩無法讀得很好，此詩詩質很好，只可惜在語言的運用上可以更加思考。

李魁賢：作者企圖心很大，要控制這樣大的題材，句子因而較為綿長，我認為只要語言控制不要過於鬆

散，都還說得過去。臺語詩要走向優質化，難免會跑進文言文使用的問題，我採取較開放的心態看待。此詩也有缺點，有些歷史小錯誤，應該可以避免。

〈海洋若是一首詩〉

李漢偉：這首詩分成三個階段，結構完整，有其匠心所在，整首詩四平八穩，經營得很好。

廖瑞銘：作者經驗老到，使用語言純熟，不會過於文言，也不會過於口語化，詩的形式很完整，超越一般臺語詩的拘束，節奏感非常好，口語的運用不落俗套。

李敏勇：這首詩我讀起來也很欣賞，很符合高雄的特性，每首詩的前面都以同一句作為開頭，處理意象很精準，先寫海洋再寫土地，最後進入黑夜，很多聲韻的運用令人讚賞，整首詩看來非常清澈純粹。

陳昌明：這首詩的語言非常優美，是一首寫景的佳作。作品分成三段，詩的內容看似浮面，如果有更深度的經營，呈現的效果會更好。

李魁賢：這首詩看起來很好，但也有其缺點，書寫主題可以更集中於海洋的意象，如果第一段第二段結合，會有更大的效果。

〈遠洋的記持〉

陳昌明：這首詩對大自然感情的表達極有深度，在病床上回憶海洋的波動，愈讀愈有意思。

李敏勇：在病房裡追尋海洋的記憶，詩的文字很乾淨，我給它很高的評價。

廖瑞銘：這首詩調子過於抒情及文藝腔調。

李漢偉：這首詩描寫行船人年老時在病床上對海洋的喟嘆，文字表達得很優美，但過於華語化。

李魁賢：作者書寫主角在病床上回憶到海洋的種種，把時間感壓縮得很好，過往的生活只有感傷沒有悲傷，情感表現得很自然，在部分語言上的運用很順暢。

四票作品討論

〈林安姑娘〉

陳昌明：這首詩是很特別的題材，把臺灣歷史及宗教結合，後面寓含很豐富的意義，但不是很好閱讀。

李敏勇：這首詩在形式上很有企圖心，但因為詩行含有很多宗教及歷史事件，需要很深入很多的註解，才能引領作者進入它的天地。

廖瑞銘：這首詩裡面有很多教會的典故，在臺語聖經文學意義上極有代表性，並且對臺語文學有著深入的詮釋，有很深度的設計，整首詩的經營很成功。

李漢偉：這首詩匠心所在，是前兩段把林安姑娘放入臺灣歷史發展裡面，隨後從一九四〇年開始，書寫傳教的過程，最末段紀念林安姑娘的貢獻。我個人認為，這首詩用太多聖經的語言作為詩的語言，是比較大的缺點，需要很多的註解。

李魁賢：我選〈林安姑娘〉的原因，是作者想把個人史放入整體臺灣發展史裡面，這個努力很值得肯定。作者用史詩的方式來書寫，全詩表達林安姑娘傳教的貢獻，雖然部分使用羅馬字，但仍讀得出來，我覺得詩可以自由讓人體會，此詩並不需要註解。

決審投票

經過評審會議充分討論後，共有十篇作品進入決審，各評審第一名給六分，第二名為五分，以此類推，統計出來最高分即是首獎。投票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評審	李魁賢	廖瑞銘	李漢偉	李敏勇	陳昌明	得分	獎項
〈林安姑娘〉		6	6	6	2	2	22	首獎
〈遠洋的記持〉		5	3	3	6	4	21	評審獎
〈海洋若是一首詩〉			5	4	5	1	15	
〈大樹區的星海〉		3		5	1	6	15	
〈阿爸的火炭〉		2		1	4	5	12	優選
〈瘋神機〉		4	4				8	
〈山，賸半片〉				2	3	3	8	
〈油桐佾山櫻二部曲〉			2				2	
〈阿爸英雄煞來無去〉		1					1	
〈原子爐〉			1				1	

決審投票結果，〈林安姑娘〉獲得二十二分最高分確定為首獎，其次為〈遠洋的記持〉獲二十一分為評審獎。〈阿爸的火炭〉獲十二分可獲優選。但由於〈大樹區的星海〉、〈海洋若是一首詩〉同獲十五分，〈山，賸半片〉及〈瘋神機〉同獲八分，五位評審針對這兩組詩作，進行第二次投票，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評審
〈大樹區的星海〉		李魁賢
		廖瑞銘
		李漢偉
		李敏勇
		陳昌明
	3	2
得票數	得票數	獎項
評審獎	優選	獎項
〈海洋若是一首詩〉		李魁賢
		廖瑞銘
		李漢偉
		李敏勇
		陳昌明
	3	2
得票數	得票數	獎項
評審獎	優選	獎項
〈山，賭半片〉		李魁賢
		廖瑞銘
		李漢偉
		李敏勇
		陳昌明
	4	1
得票數	得票數	獎項
評審獎	優選	獎項
〈瘋神機〉		李魁賢
		廖瑞銘
		李漢偉
		李敏勇
		陳昌明
	4	1
得票數	得票數	獎項
評審獎	優選	獎項

第二次投票結果，〈海洋若是一首詩〉與〈大樹區的星海〉得票數是二比二，〈海洋若是一首詩〉入選評審獎，〈大樹區的星海〉獲優選。〈瘋神機〉與〈山，賭半片〉得票數是四比一，〈瘋神機〉獲優選。

綜合兩次投票結果，主席李魁賢宣布二〇一三打狗鳳邑文學獎臺語新詩類得獎名單如下：

首獎一名：〈林安姑娘〉。

評審獎兩名：〈遠洋的記持〉、〈海洋若是一首詩〉。

優選三名：〈大樹區的星海〉、〈阿爸的火炭〉、〈瘋神機〉。

（本評審過程全數委員皆以臺語表述意見，為顧及不諳臺文者方便閱讀，權宜以華文刊登。）

「二〇一三打狗鳳邑文學獎」徵稿辦法

壹、活動宗旨：鼓勵文學創作，並藉創作主題的發揮，呈現具有大高雄特色的文學精神。
貳、指導：高雄市政府

主辦：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規劃執行：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參、徵文對象及文類：參賽者須具中華民國國籍，年齡不拘。

文類	說明	獎項
小說	六千至一萬二千字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十萬元 評審獎兩名，獎座及獎金八萬元 優選三名，獎牌及獎金四萬元
散文	三千至六千字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八萬元 評審獎兩名，獎座及獎金六萬元 優選三名，獎牌及獎金三萬元
新詩	行數五十行以內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八萬元 評審獎兩名，獎座及獎金六萬元 優選三名，獎牌及獎金三萬元
臺語新詩	行數五十行以內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八萬元 評審獎兩名，獎座及獎金六萬元 優選三名，獎牌及獎金三萬元

※臺語，同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獎之臺語、臺南文學獎之臺語、臺灣閩客語文學獎之臺灣閩南語用語。

肆、投件日期

- 一、收件日期：即日起至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五日止，一律採掛號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 二、收件地址：高雄市八〇二苓雅區五福一路六十七號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中心
(信件封面請註明投稿「打狗鳳邑文學獎」及參賽文類)。

伍、評審方式

- 一、原則分初審、複審、決審三個階段。初審由主辦單位做資格審查，複審及決審則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作家等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工作。
- 二、參賽作品若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小組議決獎項從缺。
- 三、得獎名單預定於二〇一三年九月間公布，頒獎典禮時間地點另行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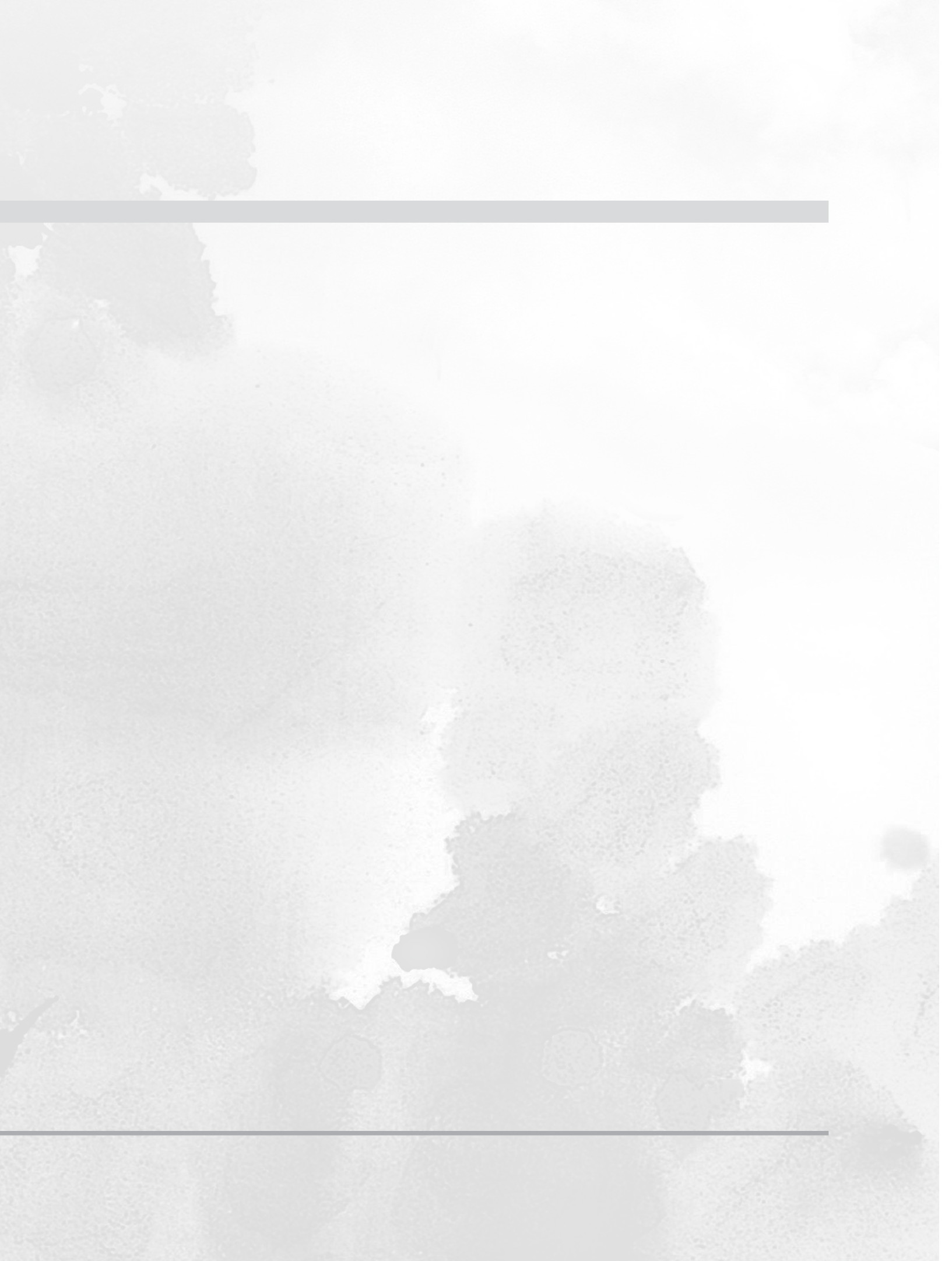
陸、投稿須知

- 一、參賽作品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 二、參賽應繳資料：
 - (一)報名表一份。
 - (二)投稿作品一式六份，中文書寫。請以電腦繕打，內文新細明體十四號，固定行高25pt，直式橫書，以A4規格紙張雙面列印，編列頁碼，長邊裝訂。字數不符規定或字跡不清者，不予評審。
- 三、同一作者得同時參加各類徵文，惟每類作品以一件為限，並分別封裝掛號郵寄。信件封面上請註明參賽文類。

- 四、參賽作品上不得標註姓名、筆名或印製任何可資辨識作者身分之記號、符號、圖像或文字。
 - 五、參賽作品限未曾獲獎、未曾出版、未曾在任何報章雜誌、虛擬媒體（包括網站、部落格、Facebook、BBS 等網路媒體）發表或公開展示者；參賽作品不得有抄襲情事；得獎名單公布之前，不得重複投稿其他文學獎及媒體刊物。違反上述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已得獎者，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已頒授之獎項，主辦單位並得對違反人求償專輯銷毀及修正印製之費用。
 - 六、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糾紛涉訟，經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取消其得獎資格，其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若因作品抄襲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時，主辦單位得請求賠償。
 - 七、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於該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授權主辦單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保存或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出版權（含電子書）則為作者與主辦單位共有，主辦單位為推廣、行銷、上市流通之用，有發表及印製權利，不另支稿酬或版稅。
 - 八、得獎者應親自出席頒獎典禮及配合本局文學獎推廣活動，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不克親自出席者，應先徵得本局同意。
 - 九、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同仁不得參加徵文。
 - 十、報名簡章及報名表請至網站下載：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http://www.khcc.gov.tw/>
或活動專屬網站：舒讀網 www.sudu.cc/。
- 柒、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予隨時修訂並公布。

工作小組：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電話：(02) 2228-1626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電話：(07) 222-5136 分機 8817





筆墨由我·寫南方

二〇一三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作 者 張蠡青、游善鈞、陳榕笙、陳金聖、韓必晴、沈 眠、林娟娟
沈宗霖、陳秀玲、倪惠娟、蘇園雅、鄭立明、黃文俊、李長青
郭家斌、王正良、大 雨、施俊州、趙韓文、陳金順、梁明輝
張宗正、林貴龍

出 版 者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發 行 人 史哲

企劃督導 劉秀梅、郭添貴、潘政儀、陳美英

行政企劃 林美秀、陳嫻如

地 址 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電 話 07-2225136

傳 真 07-2288814

網 址 www.khcc.gov.tw

執行企劃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總 編 輯 初安民

編輯企劃 田運良、林瑩華、詹宜蓁、鄭嫦娥、呂佳真

美術編輯 黃昶憲、陳淑美、bear 工作室

地 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00 號 13 樓之 3

電 話 02-22281626

傳 真 02-22281598

網 址 www.sudu.cc

總 經 銷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330 桃園市春日路 1492 之 8 號 4 樓

電 話 03-3589000

傳 真 03-3556521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出版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3 年 09 月

ISBN 978-986-03-7812-2

GPN 1010201696

定 價 新台幣 240 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筆墨由我·寫南方：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3 / 張蠡青等作 . -- 初版 . -- 高雄市 :

高市文化局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2013. 9

248 面 : 21×28 公分

ISBN 978-986-03-7812-2 (平裝)

830.86

102016730

Printed in Taiwan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